奧修

從未生
從未死

只是拜訪這個
地球介於
1931年12月11日 - 1990年1月19日

神秘玫瑰的眼淚

羅傑尼斯顯露奧修

很久以前在月亮上

伸展在我眼前的是全景式的景觀
莊嚴的雪峰康辰仰歌山脈
每一次我看見這個廣大的擴張時
我凝視於在我前面水平的全然的美
我有著接下來偉大的生命洞見
我可以實現的夢…我是充滿著像做夢的神秘好奇者
我的眼睛是張開的…我是個作夢的人…只是等待來到這個世界上

從這些山脈範圍 我沉浸所有轉世的靈感
日出創造金色的天空
日落
在山的頂端陳列紅色和紫色的影子
喜馬拉雅山脈將是我接下來10年的童年
對我的教育 真的是天堂啊
遠離家裡 在大吉嶺的聖保羅st pauls學校

我的父親是非常有名的企業家 來自於大規模成功的商業家庭
我的母親是個電影明星 剛發表了她的第一部寶麗屋bollywood電影
這部片子開始她的明星身份以及讓她紅遍整個印度

啊如此的光輝…如此的誕生…我有如此的好運
擁有完美的童年…完美的生命
我是真正受到祝福的孩子

當我還是個孩子 我很強烈的不喜歡我的父親和他的驕傲自大
他的虛偽權威控制…他唯一的興趣是金錢和力量
以及控制其他人…這些品質總是讓我起反感
反叛和拒絕他給我的建議
我不喜歡他堅持要我像他一樣
和學校的其他孩子做朋友只能在他審核通過後
他們的父母親的社會背景…我發現他在這些事情上極端的卑俗
而且總是要我跟他保持距離

我愛我的媽媽 被她的脆弱和天真的品質受吸引
她美麗而謙虛 總是考慮到別人
以及對人的敏感度…甚至是個超級明星也不分散她
在她的日常單純例行工作 到廚房準備食物給我們
或給客人…總是堅持服務我們…她既燦爛
而且對於見到她的人都很慈悲 對於她和人的關係
也從未考慮以金錢衡量任何的特別或真正的價值
我讚許和愛她生活的這些單純品質…她變成了
我的理想角色而且我長大後希望能夠仿效她

我的父親只想要我變成最棒的企業家
雖然暗地裡 我的母親想要我變成電影明星像她一樣
她唯一只希望我快樂而且總是告訴我 活出我自己的夢想
總是悄悄地告訴我不要變成像我父親一樣的生意人

我的父母給我取名為rajnish羅傑尼斯
raj的意思是國王 而nish的意思是夜晚
合起來的意思是夜晚的國王
或者是滿月的神

我父親的名字叫施羅吉shivraj而我的母親名字是茗列拾vimlesh也稱為名迷
我的父親將他們兩人的名字 各取一部份而湊成我的名字

我是出生在西元1961年1月20日的早上3點05分
我有一個妹妹叫做shona秀娜 她出生在1963年1月19日的下午4點30分

我的父母安排我們的生日都在同一天
醫生的錯…如果讓我的妹妹晚出生8小時的話
我們就會有同一天的生日了
這造成了我們兩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總是爭執選擇哪一天
我們都想要慶祝生日…而有很多的親戚不能夠
連續兩天同樣的情況…兩個蛋糕…他們決定了我們同時慶祝
我們的生日 以一個大蛋糕從相反兩邊切開
日期訂在每年的1月19日慶生

我是七個半月出生的早產兒 而且有些困難
因為我的重量低於6美鎊(2.7公斤) 所以被放在早產兒保育器
我的生命中曾有過非常瘦和虛弱的身體…淡色的臉孔
這讓我的父母常常帶我去看醫生
因為我的體重過輕和虛弱的身體情況
而且不久就開始發生
很多超出正常範圍的意外 開始出現在我的童年時期

我拾回一些像這樣的經驗
在運動會…馬拉松…健身訓練…工夫

我愛跑步和訓練我的身體…這些增加警覺的經驗
帶給我一個無價之物而且我也愛身體的活動
我的學校醫生被我的父母警告 關於我的身體虛弱
這讓他很驚訝…但是他保持靠近的觀察我
並且留意到我會昏厥而且復發癲癇症
在極端的運動中像痙攣

有一次像短距離衝刺賽跑…一百公尺…我第一個回來…喘氣…
到結束…我跑而且倒在草地上痙攣
醫生看到賽跑結束…然後過來看我
青白而且體力不支…並且想要阻攔我參與短距離衝刺賽跑
我做到說服他 我只是呼吸喘了些而且這不會
有危險…我必須繼續為學校的團隊跑步
他猶豫但也保持安靜

我十四歲時
在馬拉松的季節…在大吉嶺跑三英哩
我試著努力又努力在這些練習跑步中
我必須跑第一因為我的母親會參加今年的頒獎典禮

總是同樣的規律…這是兩英哩遠的跑步點
還剩最後的一英哩…馬拉松最糟的地方
位在一個往上60度的陡坡路…將近兩百公尺長
我們最痛恨這段路…最累人的拉長跑步

我決定使用我所有的力量往上到頂點
而到了頂點…往下的最後一英哩…是容易的

我總是到了山頂都會看見西藏喇嘛寺
每次停在這中斷或稍作休息一會兒

我盡我最大的努力…並且設定今天的跑步時間
完全的筋疲力竭到山下
沒有休息…必須迅速衝上山頂然後休息
今天我的腿是真的沉重而且承受抽筋的痛

跑到山上我到了山頂
然後抽筋
我今天是累死了
我跌倒

我聽見喇嘛寺的鐘聲在響
並且感到強烈的能量把我拉向鐘聲
我試著抬起我的身體但是卻抬不起來
身體沉重的像石頭
今天發生甚麼了

我突然感覺到很大的光球
從我的身體飛出去到喇嘛寺
我可以清楚的看見喇嘛寺
躺在那兒的地面上
是金色的寺院閃亮著如此的光芒
周邊圍繞著火
舞動起閃亮的藍光並且緩和的發熱起來
西藏的喇嘛們在喇嘛寺周圍走動和坐著
我無法相信
我是無意識的站著或是在地面上
我如何能夠看見這麼遠的距離
我停在全然混淆的奇怪和沉醉的狀態

我可以看見其他人跑步經過我…我可以看見近距離的人
我必須持續我的馬拉松跑步
而像是魔術般的我站起來像一根羽毛
感到如此新鮮而且爆發生命 像我剛開始跑步的情況

我感到我的腿飛起離開地面
它們甚至沒有碰觸大地
這是怎麼發生的?

我幾乎可以衝刺最後一英哩…我感覺像是超人
大笑我的最後一英哩 好像我發現一些新的未知秘密

我結束三英哩的馬拉松…甚至還想再跑三英哩
馬拉松跑步的距離太短了
我繼續往上跑到學校…另外的一英哩半
我的朋友們都嚇到了…他們都認為我騙他們
認為我可能跑捷徑或是半路開車

我並不想把這件事告訴我的朋友或是醫生
因為醫生已不准我跑步

我記得一個很靠近的同學叫馬遜得mazumdar
他是數學的天才
他很靠近我 而我能夠對他吐露我非一般性的經驗
他總是聽我說 而且我感覺到他可以了解
有一天早上他逃跑…整個學校亮起紅燈警告尋找他
所有的地方都找不到他 警察出動去搜尋
花了幾天的時間他們發現他跑到西藏的寺廟
而且事實上他想成為和尚
最後他們把他帶回到學校 而他的父母被通知到校
因為他的全然決定 他們允許他成為和尚
這個意外撞擊我之後的幾年 我非常稱讚他
並且希望我有像他那樣的勇氣成為和尚

徒步山上露營到湯格盧tongaloo
使用愛丁堡公國王裁定的圖表

徒步到湯格盧tongaloo
最後一小時穿越濃密的森林
之前下過了雨水 而現在開始罩霧
我脫離我們學校露營團體已經很遠而且迷路了

我累了而坐在青苔蓋在岩石上面
我突然明白到我一個人單獨迷失在深暗的森林中

空氣變得越來越寧靜
而我開始聽到嗡嗡叫的聲音越來越大聲
好像上千的蜜蜂下降到我的耳朵裡

害怕的我想跑
但我卻冷凍的靜止
是恐懼或是我的身體變得太重以致於無法移動

整個森林嗡嗡叫而且變得活生生
樹木變得更綠和更亮
它們似乎活生生而且像水一樣流向我
我幾乎可以感覺它們從有距離的碰觸我
把我拉向它們

嗡嗡的叫聲在我的耳朵裡已經無法忍受
幾乎擴張我的耳膜
之後突然安靜下來
並且不知從哪來的很大很暗的空間飄向我像一道雲
暗的更暗而且柔軟的像天鵝絨 完全把我給封起來

我掉進一個深暗的無意識空間
我想要移動而且掙扎 但是我卻是完全的癱瘓
並且我的手腳和身體沒有意志
身體變得沉重像鉛礦 我掉入無意識

過了很久之後我醒來了
我不知道已經過了多久時間…天將變暗
森林的嗡嗡叫聲變大聲但有比較溫和一些
而我的嘴巴更甜了些
我沉醉在聲音中

我站起來…沒甚麼重量…我似乎飄在空氣中
某些東西把我抬起來…而且我走路像有翅膀似的
完全的漂浮和輕盈

在我三個月冬天假期到孟買
我的父母持續擔心關於我虛弱的身體狀況
還有我對食物強烈的厭惡…我痛恨白天吃東西
以及習慣一天只吃一餐…在晚上吃
在早上我總是喝二十杯或大瓶的茶水
很輕沒有牛奶…當我在大吉嶺成長時 這樣是被接受的
並且茶是我們最愛的飲料…我從不吃早餐也不吃中餐
我父親總是賄賂我每吃一個印度餅就有10盧比
我有這種習慣只用碗吃飯的癖好…如果食物在盤子上讓我吃

我就生氣的把它丟掉或者把它打破…而且堅定的只吃一碗
拒絕再多吃…我非常的固執 也只有用這樣的方式
他們能夠讓我甚至一天只吃一餐
雖然我從未生病 而我的健康卻是讓我父母一直擔心
只有從奇怪的一些經驗中受苦 讓我的父母責備我吃得太少

我清楚的記得一個星期天在海邊

蓋了沙的城堡 然後把城堡破壞蓋更大一座城堡
享受馬房閒聊和騎馬

到了日落
我的身體累了而我想要回家睡覺
但是我們的朋友堅持要我們留到天黑

我累了而且躺在沙灘上
可以感覺到日落…風在改變
在我的肚子一個奇怪沉重的震動來自日落

整天的海波浪聲開始淹沒我
我想要回家…而再次一些奇怪的恐懼抓住我
我感覺到被海洋淹沒…被波浪淹沒

我不會游泳…我開始哭了 然後他們終於決定我們可以回家

回到家在我的房間又累又睏
房間是暗的…但是波浪聲充滿我的耳朵
越來越暗
害怕被淹沒的恐懼讓我保持清醒

突然房間似乎變得更暗
而我無法看見任何東西
我感覺黑暗把我包圍起來
我感覺我一直掉落掉落掉落掉落
無止盡的掉落 而我必須快速的抓住些甚麼

我因為恐懼而流汗 並且不能夠做任何事
一直持續的掉落
我必須習慣於這樣的情況
我只需要看藍光 我能夠看見這個藍光在管子的尾端

至少我可以看見它並且抓住它

如此的恐慌但又全然的無助
所有我能做的就是允許不論是甚麼讓它到結束
或是允許我變得無意識而且入睡

突然所有的變成全然的寧靜 但我是非常的清醒
我之前從來沒有感到過如此的柔軟而且寧靜
它變的舒服而且藍光也變得更大更亮

我朝天花板看
天花板充滿著光
銀色藍點
上百萬的舞動銀色藍點充滿在空氣中

整個房間在震動而且牆壁在移動
我需要離開房間
讓我窒息而且不能呼吸

我站起來感覺到完全的自由
輕盈的帶著翅膀
漂浮
地心引力完全離開我

我跑到房子的外面
我父母因為我的跑步聲音而醒來也跑到外面
我跑到我的花園的一棵大樹
大樹把我拉向它 這股力量我之前是從來不知道的

我想要靠近它
我感到巨大的平和以及平靜下降到我身上

時間大約零晨2點…我的父母想要我回到我的床上
擔心蛇在樹旁
我抗拒並且大叫和他們爭吵…我要睡在這棵樹底下
我今晚不會回到房子裡

他們讓僕人陪我到早上6點
而且威脅我隔天帶我去給醫生打針

我的童年常有這樣的發生
內在告訴我這是正常的
但是帶來奇怪的恐懼
說我的經驗給我的朋友們聽
不久我明白或許我有些異常
之後不久我變的隱遁而且像獨行俠
在遊玩場所獨自一人走很長的路散步
對其他人隱藏這類的主題…保持安靜和單獨

我們的秘密功夫俱樂部
很大的吸引力…練習功夫是被禁止的
男孩將是男孩…剛好是我們需要進入的…功夫
李布魯斯bruce lee燃起我們的想像…我們秘密聚集在練身房

我做練身是違背我父親的希望
我可能會在高馬架翻觔斗受傷
在雙桿上用我的兩隻手走路
在圓型場旋轉…在地上背面翻觔斗的練習
危險和冒險是男人的食物…跳火圈
我們生活的方式…冒險和歡笑危險

但是功夫是被禁止的…甚至更興奮
我們的頂端秘密俱樂部…也形成冒險兄弟會
身為電影明星的兒子…我得到特別的訓練
並且辛苦努力來證明我在團體的位置
我必須成為最好的 因為他們都在看我
結果是激烈的訓練而且也完美的呈現

在我們回家的路上經過鐵工廠
我秘密地準備一雙不銹鋼桿
的皮革和功夫的工具雙截棍
帶有鐵鍊子…以及真皮縫製的皮革套子
這是最熱的一雙功夫雙截棍
所有我的其他朋友使用木桿
鞭打颼颼聲…像李布魯斯的練習…很猛烈的
失去控制以及損撞聲進入我的腰骨
變得無意識的冷的像死亡
我的秘密團體朋友發現我睡覺頌著西藏經文
你在發出甚麼奇怪的聲音和音調語言…這讓他們爆發
害怕我奇怪的前世頌讀…我曾是西藏喇嘛
奇異的

十年在聖保羅 大吉嶺 對我來說像是童話故事
在我所參與的每個活動都很優秀…像運動, 跑馬拉松,
體操, 田徑, 下棋, 戲劇, 藝術, 幾乎所有的活動
總是贏得獎賞和功績
總是注目的焦點以及留下成就的足跡
最後得到校長獎
在1977年進入下一個首督學校

突然在1976年是我所有的夢的最終測驗
夢破滅…當電影雜誌和報紙開始報導
關於我母親和父親的分開
以及他們的離婚協議書
我被害慘在我最後的一年 並且期待
創造我回家的新生命而且第一次和他們在一起
我每年只見到他們在冬天三個月的假期
非常困難的得到允許離開學校
而且在我最後學校測驗的前三個星期去看他們

我早已知道我的母親經過很困難和
我父親像間諜一起生活…而且我馬上讓她知道我站在她這邊
並且我了解她也給予她我全然的支持
我父親責怪我母親關於他們的分開並且對我狂怒
關於支持我母親 他總是威脅要切斷對我經濟的支持
如果我對其他家人說出對我母親的支持的話

我的母親來自很貧窮有四個孩子的家庭…她的父母親
只是單純的學校老師…外祖父母馬他吉mataji和皮他吉pitiji
他們是完全的誠實和謙虛的人…他們
很優雅和完整 總是說出生命中更有價值的話

我的父親來自於有七個孩子的企業家生意的家庭
每一個在印度都有名有財富和權力

我的聲音和反叛 支持我的母親帶給我壞名譽
以及和我的叔伯,他們的孩子和我的祖父母分開
他們有力量和有財富而且不喜歡聽到我攻擊
我父親的名聲…他們都說血濃於水
從來沒有聽說自己的孩子有勇氣反對
這個傳承企業生意家族的長者

我母親的父母保留安靜並且只是接受他們不能做甚麼
來對抗如此有力量的人們…貧窮的他們不能
干涉的說出如果將他們的女兒嫁給
貧窮的家庭會更好並且過著簡單和快樂的生活

我回到學校在沮喪的狀態而且少了一些最後
的考試卷並且沒念書 已道出我最後的考試成績的一半

簇火

我回到家和我經常喝酒的父親大吵
我父親每天晚上和美麗的電影女演員做性的殷勤
有一天晚上他完全醉著和兩個這樣的女演員各在
一邊…在凌晨2點他大聲叫我要我和司機出去
替他們在附近的餐廳買食物

我在睡覺而且對他一直喝酒我已經生氣
還有他和很多的女人有性關係
我回答他 我不是他的僕人並且說他可以自己去
或是叫他的女人去買食物 如果他們要的話
他對我吼叫而且開始打我巴掌 說我不知道如何
對長者表現…我舉起我的手也打他巴掌
很用力的讓他搖晃受驚嚇

這是第一次我有如此的勇氣打我父親巴掌
他告訴我要我離開家裡而且如果他發現我在那兒 他會打我

在那當下我保證離開家裡

他告訴我他會教我課題而且不再給我任何一分錢
然後我會向他乞討而且很快就會滾回來
我說我寧可餓死在街上 發誓再也不回來
也不在這輩子再見到他

我在零晨離開再也沒有回去
我十六歲…只帶著我的牛仔褲和襯衫在背包裡
在孟買零晨2點的街道上 無任何分文

不再成為生意人…我痛恨那個字
不再成為電影明星…我痛恨名氣
不想變得有錢…我痛恨這樣的人
我只想要自由和流浪

我在六歲到十六歲住在山上
每年只有三個月的假期回我家 舒適安逸的避風港
公寓在閃亮的城市…在那兒美麗的人們每晚都在過慶祝的生活

我還住在單純的喜馬拉雅山上
還在作夢和叛逆沒有想過真實的冷酷
那個在我前面的…真實世界

我的父母在打官司
在那些日子裡我被阻止見我的母親

我離開孟買然後到德里我唯一喜愛的姑姑家
羅傑史瓦莉 保羅太太mrs rajeshwari paul是我深愛的姑姑 我叫她桑尼soni姑姑
她變成我的新的父母而且從那時開始照顧我
她帶我去punjab滂扎布的jullundur朱崙杜爾看我的祖父母
他們試著努力把一些感知帶給我去看見真實的世界
以及讓我做家族的鋼鐵工作和製造生意
這只有很短的日子 我對他們引領的生活並沒有感到任何的興趣

在1977年十一月的一天早上我醒來看見新聞的宣布
我母親最終的過世以及在於神祕的情況下
沒有人陪她在醫院在她死亡的時候
還有我父親和他那邊的家族
基於法庭的命令而無法見她
她的身體火葬而不幸的是我們都不在場
如此的悲劇…一個有名的電影明星火葬只有
少數人參與最後的葬禮

她的突然和悲慘的死亡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驚嚇
我記得我承諾自己我將會在我的生命做些甚麼
在對她的懷念而且以這樣的方式記得她
我必須了解生命中我將朝向哪裡以及我要做甚麼而且為什麼這麼做

她的死亡形成在我生命中很多的新問題而且我開始尋問
生命的意義和人應該如何的生活
社會和人們的優先順序以及價值
花了一夜又一夜試著回答自己這些問題
完全單獨一個人沒有向任何人說也沒有任何人是我的指引

我已經對全家族抗爭和叛逆 而這造成我自己
孤立於他們的生活和他們的建議
沒有人要和我做甚麼因為我太驕傲不能聆聽
任何人或是他們好的建議

我現在有自由度可依據自己而生活…我感到沉重
負起責任找到一些方向…我沒有任何想法要做甚麼
或是到哪裡去尋找…我迷失但是又高興我是自由的

我喜愛睡到中午12點或是1點…醒來花一個小時
啜飲茶…然後只是懶懶的什麼都不做…沒有工作沒有夢想
做甚麼…只是純然的懶惰和全然的以這樣的方式自得

一個公家的托兒所在我家旁邊 我花所有時間在那兒
問他們我是否可以每天替他們的植物澆水幾個小時
園藝工作者對我變得非常和善以及驚訝於
像一個有名的電影明星的兒子和他們每天一起像園藝工作者
我愛這些單純的人並且享受和他們在一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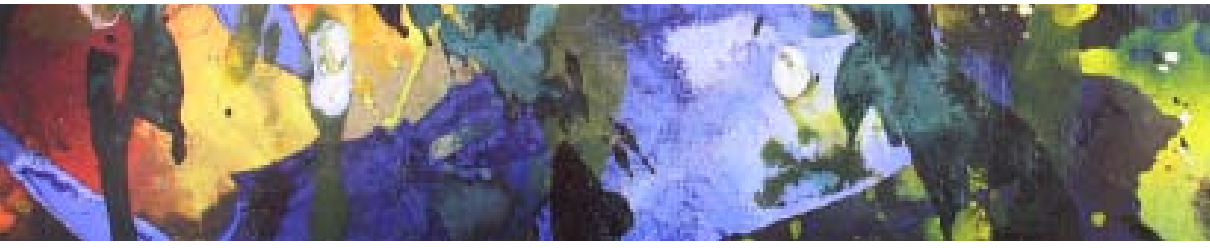
我用所有的錢開始跟托兒所買植物
園藝工人私底下賣給我便宜的價錢
有時候園藝工人偷植物給我 送我植物當作禮物
我的屋頂露臺很快就放滿超過200顆植物
我愛澆水和照顧這些植物
它們是我的新朋友 我了解它們並且和它們感到合一

想念我的學校學習 我有了靈感讀所有的書籍
研讀和學習…知道我要去哪而且我的生命要做甚麼
沒有任何方向和主題的閱讀

桑尼姑姑私下允許我向我姑丈沙提阿 保羅satya pauls借書
很小心的從他的大圖書館一次借一本書…他的閱讀廣泛
可以提供一個大的圖書館 關於所有主題的名作 但是大部分
在宗教而且書籍像巴嘎伐 集他bhagavad gita和屋帕尼沙upanishads生命的
佛陀,克里虛那,馬哈維亞,甘地…作家像開里爾 居棒khalil gibran,譚郭蕊tagore
任和我能找到的書對我來說似乎是無聊而且能預測

我開始尋找並且開始讀所有奇怪的書籍
任何關於未來,死亡,死亡後的生命,神秘的,宗教,
特別是西藏人和喇嘛,佛教的生活,成為和尚
這些主題吸引我而且像磁鐵一樣的受他們吸引
所以我每天晚上在我的屋頂上敞開的天空和我的植物一起看書
一直到早上3或4點…我的生活感到如此完整和充實

在學校我的藝術和雕刻優異
我另外的靜態生活熱情 設計和畫畫回來了
或許我將變成畫家或是藝術家設計藝術和創造性的工作
我不久就開始買藝術歷史書籍和偉大的師父像
冉不任rembrandt,莫內,高昆 gauguin,梵谷,司燦內 cezanne,米開朗基羅,畢卡索, 答里dali, 督暢duchamp 並且花了幾個月的時間閱讀他們的生命和工作



我花了九個月的時間只是閱讀和無止盡的閱讀

在過去的四個月我開始夢見我飛在天空
超越屋頂上並且突然醒來以及發現我的床單因為流汗而濕
這些夢變得更鮮明而且我看見
一個長鬍鬚的人看著我帶著令人讚嘆的磁性眼睛
那是我流汗醒來所能記得的
我放了很多的畫紙在我的床邊
而且開始畫這些眼睛和鬍鬚…眼睛和鬍鬚
不久我的牆壁貼滿了超過五十幅素描面對著我
帶著這些磁性的眼睛和鬍鬚

有一本書我正在讀的是羅賓著那 他勾蕊rabindranath tagore
寫的集他加力gitanjali
這個作家曾是我在學校的偶像…我決定或許我看見的
是他的臉 因為我總是受到他的生命和工作吸引

我沒做任何事並且我不想要家庭的生意工作
我已經幾乎讀過我在姑丈圖書館所選的書籍
而且我姑姑開始對我花所有的零用錢買植物生氣
以及買書而不是買食物…但是我持續用信用買書
欠附近的書店很多錢…而且和他們有了麻煩
我姑姑找到每個月分期付款的方式還款

看我如此的堅定和固執只想要看書
不作任何其它的事 我姑姑建議我開始看一些
在主要的圖書館下面鎖住的圖書館裡的書籍 並且保證拿到鑰匙
櫥櫃鎖住而且很困難私下從我姑丈那兒拿到鑰匙
…所以她告訴我要等幾天而在這幾天
她會送一些雜誌給我 滿足我的閱讀習慣

我清楚的記得我醒來的下午
我的僕人下午4點從我姑姑家騎腳踏車來到了我家
他帶了我的下午點心…他泡了我的茶
而我問他關於我姑姑答應我的雜誌

360度到天堂

我記得就像是昨天才剛發生的事

這個片刻我看見門徒雜誌上的封面印著他的臉頰
那些眼睛和那鬍子
那真像是時間突然地停止了
我的心跳變得急促
房間裡的東西開始搖擺和旋轉
我幾乎昏過去在一個驚嚇狀況
哇…在我面前所看到的是甚麼
是夢…或者我是醒著的

相同的眼睛在過去的四個月的每個晚上留在我夢中的
而此時在門徒雜誌的封面上凝視著我
似乎像是上百萬的閃光
上百的畫面從我眼前經過
一切同時發生的
我知道我已經找到我在尋找的

他是我所尋找的…他是我的生命…這是我生命的意義
所有的事情都對了…問題已結束了
我已找到我為甚麼而出生的人

在那片刻我有些知道我的未來
我之前的經驗終於有了瞭解…它們都是我尋找的一部分
掙扎已結束…我知道我的生命要做甚麼

淚水在我眼裡我虔誠的向他的相片鞠躬
帶著深愛的感覺慢慢的翻開雜誌封面
再一次所有的畫面流入我的頭上

似乎我都知道
我認識這些人
我知道這個地方好像我曾經到過那兒
我讀到的第一句話

平凡的人是 道

我仍在驚嚇中而且開始喜悅的哭
哭和晃動
持續超過一小時
我就是不能停下來
我的頭開始變的輕盈和空
而且壓力築起來到爆炸性的痛
再一次房間開始浮動
地板開始搖動和移動
發生甚麼事了
地震嗎

我顫抖而且開始暈眩並且大聲叫僕人
抓住我然後帶我到房子前面的公園

我的頭擴張而且我的胃脹大的痛
當僕人抓著我時我無法走路而且顫抖
然後僕人慢慢地帶我下樓到敞開的公園
我倒下和躺在草地上 不久我變得平靜和靜止

我想要趕快回到我的露臺上閱讀
但是害怕爬樓梯 如果我的頭又再一次
感到爆炸而我的胃又脹大
我需要在大地上並且感到根植於地…讓這些平靜下來
花了幾個小時我才有勇氣回到樓上

沒有吃飯 我開始沉入在門徒的雜誌上面
每一個和每一張巴關bhagwan的相片直入我心
每個描寫引發喜悅的眼淚…只有三四本的雜誌
我知道門徒sannyas這個字的意思…他的串珠mala…他的門徒們…普那社區

我如何馬上到那兒…我明天將如何到那兒
這是我所想要的 過了晚上然後到普那
我那個晚上並沒有睡覺

我知道我姑丈早上8.30離開他家到他的辦公室
所以我等到他離家後到我姑姑家
她從未在早上看到我…我總是下午2點醒來
我需要馬上見到她而且要一些錢
在我家附近的羅吉瑜珈中心我找到地址
我需要她的錢然後同一天到普那

她無法相信當她那天早上看到我
我看起來像落魄的人…但在我臉上露出相當的平靜
她可以馬上認出
我喋喋不休地告訴她我發生了甚麼事然後她的眼睛有了淚水
她變得柔軟而且慢慢地向我鞠躬和碰觸我的腳
她了解發生了甚麼
對我來說是偉大旅程的開始…她知道但是她擔心
關於我的離開…關於我的未來…我還太年輕
只有十九歲而且沒有父母親…沒有錢沒有未來

她知道我的個性固執和堅定不移而且我會冒險
甚至餓死也要做我想要的
所以她溫和的勸我不要去…她沒錢可以讓我去普那
我應該等幾年後等到我的生活安定後
而這段時間繼續讀巴關 羅傑尼斯bhagwan rajneesh的雜誌

我很生氣的離開 她不了解我緊急的
我必須去普那…成為門徒
我到羅吉瑜珈中心…有個老人叫史瓦密 嗡 帕咖使 撒瓦斯瓦替swami om prakash saraswati 坐在他的椅子上…我走過去向他鞠躬
我告訴他我的頭脹大而且我的胃激烈的痛
並且我覺得我快死了 而我需要去普那
他只是微笑並且建議我回家然後好好睡個覺
吃好的食物以及用衣服蓋住我的頭…不要在這種狀態下去普那

我再回到姑姑家而且求她給我錢去普那
她告訴我她會仔細的考慮並且累積錢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然後我就可以去

我明白這些只是策略延緩和讓我改變我的想法
我感到所有這些老人家都有一些相同的結論

我的口袋沒錢…決定同一天到那兒
我匆忙到康那特connaught的儲搜tripsout旅行社 哈力使 不德羅吉
harish buddhraj 那兒
他知道我的家庭但是決定用信用買機票是不可能的
我提出賣給他我房子裡的唯一佔有物
一個新的冰箱…賣他半價…單程機票和一些現金
這個主意他高興的接受了

他馬上請人去搬冰箱
而且安排隔天去普那的單程機票
我的僕人拒絕冰箱被搬走…我必須回家而且賄賂他
要他保持安靜而且不告訴我姑姑我把冰箱賣掉

我又回到康那特connaught買了一些橘色衣服而且讓裁縫師
做我的第一件橘袍 當我耐心的等待兩小時
我的靈性生活已經開始了
整個晚上我注入上打的門徒雜誌
我的頭突然的疼痛而且我的胃脹大
上和下像一個上下彈動來回的玩具啾啾球
某些東西試著平衡築高的壓力
整晚持續的安定我的內在

隔天早上我得意的漂浮著和喜悅 不久我就會到達普那
天空變得多雲…雨降下來
陽光穿越雲層閃耀…哇真是一個夢
我坐在計程車上 我的口袋有足夠的錢
到天堂的路上

我抵達天堂普那在1981年二月
穿上我的橘袍馬上到社區
時間是晚間…我走在到社區的路上…哇
看見如此多的非常美麗的門徒帶有很多
的喜悅和慶祝寫在他們的臉上…在所有街道上
我感到能量的湧上並且想要成為這裡的一部分穩定而我的頭痛像
魔術般的消失…留下來的是甜甜的味道在嘴巴裡
的純然陶醉和溫暖以及蜂蜜流動在我整個身體
我的鼻孔帶著茉莉花的香味…我從地面漂浮起來
在一種擴張 這個是我之前不知道的

對於拜訪者已經太晚了
所以我走在社區外面只是看著門徒們
花了整個晚上走在街道上
每個街角都充滿了人跳舞和彈他們的吉他
在很多地方都播放他的演講帶子
他的神聖的聲音柔軟的話語以及門徒們坐著喝著
和沉入在他每個話語像甘霖
深入聆聽他的話語的噓聲

我的天啊…我希望我能夠把全世界帶到他的腳下
我作夢這只是剛開始
而我想像巴關bhagwan將會蛻變全世界

如果他們將只是來到這裡並且聽他魔術般的聲音以及感覺和
喝這神聖的喜悅 那是會遍佈整個周圍的空間
空氣濃厚帶著液體…流動像神聖的喜悅…這就是天堂
這些人們是這個地球上最受到祝福的

我驚訝的往內看見那些曾在巴關周圍的門徒們
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我能早到這兒幾年
他們是如此的受到祝福能夠坐在他的腳下
我為甚麼不早點出生…我應該早一點到這兒

我愛所看見的每一個人…我愛他們在這裡並且感到
和每一個我所看見的人和臉孔有連結
我第一次的愛

整個晚上我無法入睡
找到附近唯一簡單和便宜的民宿
在民宿的開放走道上只有一張床墊和蚊帳
很多人睡在很小的房間
全部都滿的沒有其它地方而且我沒有很多錢
只足夠在這大約十天左右以及申請成為門徒
我必須賺點錢如果可能的話我能夠待一個月
首先我要從巴關那而申請門徒
看他的眼睛…馬上靠近他
鞠躬並且碰觸他的腳

我單純的無法入睡…空氣充滿著活生生
這是一個全新的宇宙 有很多要吸收的
我受到來自各個方向的新事物衝擊
它來自各方並且圍繞著我像是魔術迷霧
我喘不過氣…這些人如何能夠接近他又能呼吸
我只是單純的在一種快樂驚嚇的狀態中

我到了沒有門的大門
終於…而且變得完全的靜止
這是我師父的殿堂的大門
我變得全然的靜止並且深深的鞠躬到地面
我有股無法言語的喜悅的眼淚
感激只是在這裡

我被守衛遇見 問我為什麼我來這裡而我要甚麼
莫名其妙是我的感覺…我要甚麼…如此的荒謬
我想要成為門徒並且住在這裡一輩子

我保持寧靜當我被所有事物淹沒
我變得結巴而且所有的話語似乎都離開我的說話
我看起來沮喪而且完全的發白然後咀嚼出我
來這兒要變成一個門徒

他們問我我的名字
我再一次發現困難的說而含糊的說出羅傑尼斯rajnish
他們笑著而且很好奇的方式看著我好像我是傻子
他們說羅傑尼斯真的是你的名字然後一次又一次的笑
問我一些證明文件
我說我沒有帶任何的證明文件
但是試著解釋我的名字叫羅傑尼斯 我的父親取了這個名字給我
他們讓我在外面等了一個小時而最後看我安靜的等待
要我和一個守衛進去克里虛那屋然後見一個人
這個人決定我是否可以進入社區

我走到經過大門…但是地面已消失
我正飄離地面兩英呎高…單純像翅膀的滑行
很多人很好奇的看著我…好像看我走路的方式
突然我明白到我從未用這種方式走路…某些東西帶著我
而我在一些新的流動 那是超越我的控制
太喜悅的想著 我保持緩慢走路到克里虛那屋子

我被安排坐了一個半小時…然後看見一個女人穿橘色衣服
頭繫著頭巾和其他進進出出在她面前的人一起坐著
我記得她的臉在門徒雜誌上…所以這是啦使密
我被叫進她的辦公室…我感到想要碰觸她的腳
這些是巴關神聖的女神…受祝福的人

她安靜的問我的名字而我重複像一個發愣孩子羅傑尼斯
她看著我並且和坐在她旁邊另一個門徒女人商量
然後再問我一次我的名字以及我是誰
我重複我的名字而且告訴她那是我父親給我取的名字
她問我的姓…而我說我已停止使用我父親的
名字當我離開我家後

我無法想像所有這些對她們而言聽起來像傻子和布穀鳥
我只是我自己而且天真的回答事實
她發現我有趣而微笑然後問我想要在這做甚麼
我等待她允許我說話並且我想要碰觸她的腳
而且請她和善的允許我能夠有我的串珠和儘早從
巴關那而成為門徒
我來這要成為門徒而且用任何可以的方式一輩子住在這裡
她似乎是慈悲的女人而且溫暖的微笑著說
巴關已在前一天進入寧靜
我需要做一個月的動態靜心和亢達里尼
她會看我這一個月的進度然後我會得到門徒

我請求她 我沒有足夠的錢可以待一個月而且我
真誠的每天做我的靜心然後帶著錢再回來
但是在這幾天請給我我的門徒和串珠
她說她會考慮而且開始做靜心
帶著這個承諾我被帶到大門而且允許我買我的門票

在大門買我的門票 我突然明白啦史密說過的
巴關已進入寧靜…我的心突然的崩潰
那是甚麼意思…我就不能見巴關了
我感到我會死…然後問了周邊一些人那是甚麼意思以及
他們感覺巴關何時會再出來
他們對我的問題似乎很茫然好像我一無所知
而在這周圍事物的移動方式
我是新來的而且渴望和興奮地要見巴關
只是放鬆…冷靜下來…放開來…他有他的方式
他將會很快就出來…這些如此冷淡的貓
我馬上看到我的焦慮和不安
我需要學習這個新的語言…只是在這周圍而且冷淡
並且學習生活自在的藝術…順著流走
我學會的很快

我每天早上的唯一問題就是巴關何時出來
他何時會再開始說話…我何時可以成為門徒以及得到串珠

每天一至二次在我的頭上穿刺上千的針
一種甜美的痛...我走路會飄…我愛做亢達里尼靜心
它達到平衡我的頭的效果
而且讓我完全的醉

很快的我看見人們開始注意到我而且以好奇的方式看我
這些跟我無需用力的滑行和我緩慢的走路有關
很多人靠近我而且會抱我
很多人開始竊竊私語和談論我…對我來說都是很奇怪的
我是純然的天真在狂喜中而且對每個我見到的人微笑
我愛所有的人事物…空氣是愛
我柔軟的帶著優雅走路而且尊敬他的佛圈
並且感覺到巴關散布在空氣中植物和樹以及大地本身
這是他的殿堂…大地是他的心 空氣是他的愛
我的腳步變得越來越敏感

至少兩個星期已經過去了而沒有巴關的足跡
我已經成長進入社區的空氣並且感到廣大和高大的像樹
但是我的心痛著要見他
我每天晚上哭著希望明天我會是幸運的

明天從未來到

我在佛堂跳舞當他們宣布以及問
們徒觀眾是否高興巴關決定搬到美國
每個人都大聲的高興著…而且它是一個秘密
他們隔天正式宣布確認
巴關不會再出來而且他已經前往美國

對我來說是熄燈…我流著淚
在這個美麗的普那綠洲不再有巴關
這裡是如此的活躍而且成長到如此巔峰
突然的離開…對於所有的門徒是一個新的
每個人都急著賣他們的佔有物然後搬到美國

我再一次只是驚嚇…我的心大聲哭泣
我需要得到我的經濟
同時得到護照…取得美國的簽證
我甚麼都沒有…不論如何我要加入巴關在美國
不管將要甚麼我將會讓它實現

我沒剩錢所以我搭火車第三等級的列車回德里
帶著新世界的問題要面對
找工作而且賺錢去美國
辦護照以及那不可能的美國簽證

回到德里…我唯一想念的是我的植物

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去製木工廠
作一個像普那串珠的木製盒…得到木製珠子
剪下巴關像片的黑白照
在羅第lodhi花園的一棵樹下成為門徒

我買巴關腳的相片…每天晚上我把串珠放在這張相片上
把腳的相片和串珠放在我的頭邊
平和的睡在他的腳下
每天早上醒來把串珠溫和的戴在我的脖子上
就像他給們徒的方式而且鞠躬三次

布單 沙冉喃 嘎科科哈密
桑尬和 沙冉喃 嘎科科哈密
答曼 沙冉喃 嘎科科哈密

這是我每天早上和晚上記得他的事情

我回去見我的姑姑…她很生氣我把冰箱給賣了
當夏天來臨 我的單人房在屋頂
在夏天是很熱的而且她每天準備的食物將會壞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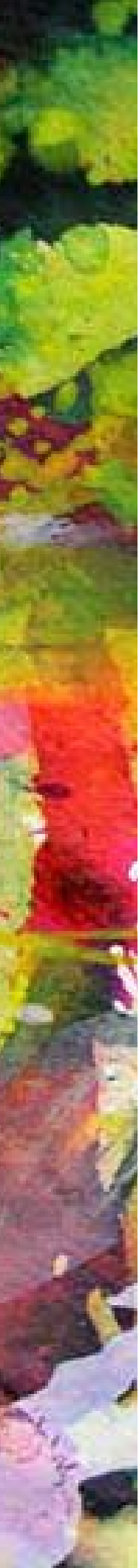
我生平第一次道歉而且在她肩膀上哭
我非常需要幫助 我想要賺錢去美國
她很驚訝我如此的積極必須賺錢
並且高興著我明白錢的價值
而現在也對找工作和工作賦予價值
她馬上打電話給卡枯塔calcutta的叔叔周金德joginder 他需要一個可靠
而且誠實的經理人在他的德里辦公室 薪水少1600盧比
是固定的加上費用而且保證如果我增進我的價值就加薪

我開始全然的認真工作
很天真的對於我將會賺到的錢
需要的數量甚至申請護照
對於印度人極複雜的申請到美國的簽證
我要存錢買機票去奧瑞岡oregon
我可以做所有的事情只要能與巴關一起

我現在處於家人和他們的力量控制之下
我需要學習這個語言
尊重和賺你的每日麵包
我不想要有錢…我需要錢

我到羅吉瑜珈中心而且一次借三本巴關的書
白天在辦公室工作…每天晚上看巴關的書
我必須在這十個月至少讀完巴關的兩百本書
像他們說的我已經看完整個圖書館書籍

我從來不是看書學習任何事物或是研究
讀他是全然的詩意…只是全然的喜悅
我可以感覺在話裡他的呼吸以及寧靜介於中間就像他
就在真實的生活中…我只是沉浸於所有他所說的
而且進入無語的寧靜 那是傳遞給我真正的訊息
我已不記得我看過的任何內容
只有嗡嗡的寧靜在我周圍
只是持續的韻律和流動…真實的漣漪
只是藉著看他的相片我的靈性被滋養…他的姿勢
我開始感覺更靠近他在遙遠的距離
已經去過普那而並沒有見到他真實的生活
我內在的火焰變得飢餓而且尋找他
我開始感激我所讀過的所有偉大的愛情故事
總是發現故事太甜美而且愚蠢



現在第一次我知道甚麼是真正的感受像
愛一個師父
火焰中的燃燒和燒光
像蟲尋找光

當我增進我的價值 公司的工作變得重要
我優秀於買賣而且有很棒的組織技巧
小的辦工室不久開始有八倍的買賣
我叔叔很高興看到我的進展
但是更看見我全然的積極而且
他現在已控制我…他提高我的薪水到3500盧比
而且允許我使用公司所有的東西

在這幾個月我的祖父也很高興
而且開透過其它方法安排錢給我
我就開始累積

我請我叔叔幫我一個重要的忙
我需要高薪水的文件
一份來自有名的公司穩定工作的證明
適當的戶籍地址…一些公司的文件
讓我能申請旅遊的護照

花了我六個月得到護照
現在來到困難的部分…美國簽證
旅行社告訴我這是不可能的
一個印度人沒有任何的旅遊記錄…空白護照
只有十九歲…簽證是不可能的

這是鑄造我生命的狀態
不可能這個字不存在於我的字典
所有認識我的人都說我是如此
不可能這個字不存在於羅傑尼斯身上

對於我的美國簽證申請我準備很多
的文件…從我叔叔那兒有特別的允許
我母親的名聲和提到父親的生意
我的薪水顯示每個月為16000盧比
我被認定為家庭電影的伙伴…工作範圍擴大
私人的生平資料擴大誇張
大量的經濟存款在我的名字下
獲得頭等艙機票到美國
中間停在泰國渡假

我穿上最好的西裝和領帶 攜帶著昂貴的公事包
而站在美國簽證部門前面
我要去美國 這是我父母答應我的假期
他們有錢又有名
我意旨於常出國是我的規律
當被問到我是否在美國工作
我回嘴的問我是否看起來像是美國的僕人
那已經夠了…問我的女人顯得有些尷尬
美國人的方式…藉由封面評斷一本書

我拿到我第一次三個月多次入境的美國簽證
在1982年一月…共十個月的時間讓這些敲定

慶祝…我已經賺了我的機票
我的美國簽證…800美金

巴關我來了

我的旅行社跟我打賭說
不可能這個字並不存在於羅傑尼斯的字典裡

二十歲…我第一次旅行到國外
我抵達曼谷
當然首先拜訪的是帕澎pat pong的夜生活
從未看過在夜晚如此活現的人們
都在狂放的喝酒和跳舞
我愛我所看見的 但是感到害羞以及完全的外地人
魚不在水裡
除了800美元外 沒有帶太多錢
回到客房
在泰國三個晚上

再到東京一個晚上的停留
正是十二月31日…新年除夕
太貴到外面冒險
航空公司把我們放在那如塔narita一個美麗的飯店
他們準備了香檳酒在屋頂的酒吧
我會感覺到我單純的不屬於像這樣的情況
吃完我的晚餐就去睡覺了

早上飛機到洛杉磯
飛過國際線

再一次慶祝新年…這是好的前兆嗎
慶祝新年兩次

首先降落在美國…很驚訝的是我只有感到很普通
在二十歲的年記沒有真正的興奮到了美國
我感到迷失而且全然的混亂在洛杉磯廣大的距離間
只有車子和車子以及免費車道和免費車道
人們如何而且在哪裡相遇
對我來說這是異國
我感到真正的痛苦以及和我所看見的失去連結

我要去會見在聖地牙哥的朋友
他會幫我在美國而且安排我到奧瑞岡

搭著遠洋快輪然後抵達了聖地牙哥
感覺那兒好多了…海邊和城市比較容易抵達
可以看見的是人們在遊行漫步

我的朋友並沒有安排我到奧瑞岡
而且我明白他只是需要有人和他一起分攤費用
在他的公寓 如此我的錢就會花完了

我打電話到奧瑞岡然後他們馬上開始
問我拿的是甚麼簽證而且印度人可以允許待多久
我帶多少錢
需要50000美金才能住在社區
我不能了解這些人到底在說些甚麼
他們似乎有距離而且冷淡…我知道我去奧瑞岡的行程不會發生了
我感到和社區沒有連結

我開始明白自己只是天真和愚蠢
沒準備錢的真實性以及這個世界
我對於美國的文化和環境已經很痛苦了
素食者沒有真正的食物
我退回我的殼並且想儘早離開這裡
兩個月在聖地牙哥學習關於食物生活和旅行的代價
奧瑞岡已經不能去
不想停留超過我的簽證時間
並且失去所有再回來美國的可能性
我回到印度而且計畫準備好再來一次

花了一年的時間
這一次我已經和我的親戚說過而且會安排我
直接到我媽媽的姊妹 靠近芝加哥的巫夏阿姨那兒
她已保證要照顧我而且讓我
在瓦可幹 妮洛伊斯waukegan Illinois她的兩個旅館住和工作
這個方式我在財務上至少可以到奧瑞岡參與節慶
因為我無能力在社區住下來

1983年1月9日我登陸紐約
巫夏阿姨很和善的了解我唯一日夜在她的旅館工作
的理由是我想要存錢
每三個月可以去奧瑞岡
我不久明白她的咕甲瓦替gujarati先生只想要我工作
他們開除清潔婦人和經理
而且不久我開始獨自一個人經營十六個房間的旅館
洗衣和廁所和房間以及客人入住和離開
都是一個人的表現…甚至沒有一個小時的休息時間
更糟的是這個旅館只有常來的海軍路戰隊
他們在附近有基本訓練…總是粗暴和喝酒以及髒亂
所有的房間持續的上下顛倒
我只是跑來跑去清理房間和準備給下一個
酒醉的海軍陸戰隊進入然後剷平一切
有時候清潔房間到半夜兩點

我從未抱怨而且很滿足的只要他們允許我去
奧瑞岡十天在節慶慶祝的期間
我得到到第一個機會 我打電話而且安排去七月的慶典
在我姨丈燒斷他的保險絲的問我如果我去了 那誰要照顧
這個旅館

保證付我的薪水一個月累積只有300美元
也從未付給我…他說如果他給我我的薪水 我只會去
奧瑞岡而且浪費在性的導師巴關那兒
所有這些對我來說太多了…我只是收拾我的背包並且前往芝加哥
去紐約見另外一個舅舅
我阿姨急忙的追著我而且付我四個月800美元
在她那兒的工作…替我姨丈的行為道歉…他從來沒有
尊重任何人 總是超過工作又付的少而且把最好的人趕出去

奧瑞岡不能成行了

在遠洋渡輪再一次在路上…我到了紐約
在曼哈頓公寓的另一個舅舅咪吒vijay和舅媽琪琪kiki
他們對我極端的有愛心而且和善待我
他們也許是第一個真正坐下來而且聽到我的整個故事的人
建議我工作…在我實現我的門徒希望前先成長起來

我舅舅是紐約的oberoi團體的副團長
並且不想讓我在美國不合法
安排我在印度德裡替他們工作

我告訴他們我覺得我需要去倫敦 在那兒是我一個有前和有名
的叔叔住的地方…或許他可以給我工作

他們很有愛心的買了一張到倫敦的機票給我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真正接受來自別人的東西
我保證會還給他們錢…我在幾年後把錢還給他們

1983年五月在倫敦
我倫敦的億萬富翁叔叔司瓦劇 保羅swraj paul說他很忙並且
三個星期後再打電話和他的秘書約時間

我打電話給一個定居在倫敦做衣服生意的印度朋友
他很高興的幫我…就像他自己需要幫助
他和他的太太最近剛離婚…他總是一直旅行
他的房子很髒亂…他一個人的衣服生意不穩定
有太多的衣服存貨要賣
我完全適合他的計畫而且對我是理想的考驗

我清理他的房子…清除他髒亂的辦公室
開始賣他堆積的衣服存貨
只在幾個星期內就賣光了 清楚的是我有賣東西的技巧
而且一個人可以經營公司
我的朋友過度興奮而且我們有個理想的工作安排
看到結果他很大方的
我一個月事實上賺了1000英鎊
而我開始愛上倫敦和衣服的區域

終於在這個經濟黑洞的最後有些光
我閃電一般的好運不久就沒了 因為我的朋友必須失去他的倫敦
辦公室和經營工廠以及來自印度的外銷商

我現在在倫敦已一年
我已經學很多而且穫得寶貴的經驗
所以我創造一個櫥窗公司
開始設計我自己的標籤以及內銷到倫敦
因為在英國賺錢不合法 所以我創造一個表面公司
和我媽媽的表兄弟
我的公司甚至賣女人夜晚的睡衣
經由我的設計和標籤renei…在印度製造
而我不久在harvey nichols的聖誕廚窗和
Selfridges,dickens 和jones銷售
在每家店的上面在奔得bond街 騎士橋街和奧斯佛街道
小金屬裝飾的睡衣在倫敦正熱門

我的設計是蠻橫的以及現代
我已賺到高的聲譽 設計尾端帶著低價標籤
在開始公司設立經費後以及大約一打的機票來回
在印度我已經有利潤超過25000英鎊…大約35000美元
奧瑞岡的夢似乎是真實的
5000美元我可以居留住在那兒

我在倫敦已經兩年而且生活很美
我每天早上在他的腳下並且戴我的串珠
布單沙冉喃 嘎科科哈密的鞠躬

我被一個知名國際品牌邀請到義大利米蘭
幫助他們的設計發展以及安排來自印度的衣服
這是我最後一次的金錢旅遊然後回到印度之後到奧瑞岡

我和幫我成立表面公司的表兄弟說這件事
所有關於我的百貨店門契約 我的renei標籤
內銷資料…銀行帳戶…所有都是他的名字
我過得很簡單 只有食物和
每個月倫敦地鐵使用錢 沒有其它真正的花費
住在他的房子而且付他住宿費用

在我成功的帶著生意簽定和來自米蘭的訂單回程
我被海關攔下來而且帶入做質問
我被告知他們得到消息說我在英國賺錢
而且作生意違反我的觀光簽證的規定
並且我不再被允許進入英國
我目瞪口呆而馬上明白或許我的表兄弟
已經向他們報告我而試著偷我的錢
他的工作是無聊的政府機關關於社會安全
而總是對我的公司賺大的利潤有興趣

我變得清楚而且陳述我的公司只在印度
外銷衣服到英國而我的表兄弟
用信用內銷衣服而且有意不付我的印度公司
我必須來這裡處理未解決的責任
海關人員接受我的故事
並且給我不像一般的三個月簽證只給我兩個星期的入境簽證

我在機場打電話給我的表兄弟
他聽起來很驚訝我回到倫敦
我已明白他試著要騙我
他從未到機場…假裝他的媽媽在醫院

而他的房子鎖著並且兩三天後再見到我
當我到那兒他向當地的警察抱怨我是陌生人
我是被禁止進入他家的

我打電話到印度 當我在米蘭的期間他到過印度
已使用我的renei生意和另一家廠商簽訂合約
並且當我打電話給我的消費者在harvey nichols和selfridges
他們說我只是做設計的工作
我的表兄弟是老闆並且已經把我給開除了

再度回到街道

失去我辛苦的收入35000美金給一個小偷和無賴
我不能做甚麼因為整個公司是他的名字

我回到印度而我的朋友們都很驚嚇因為他們都知道我如何的辛苦
我為我的門徒夢想工作
我的製造廠 我給他們生意的廠商想要我回去
財務上和幫助我…我的設計是熱銷的
到現在我已經成功的接觸到倫敦 巴黎 義大利和西臘
也在米蘭和紐約

我必須重新建立他們對我的信心
做一些自由契約的設計以及接受設計費用
在五個月內我的主要衣服外銷商決定給我
衣服的信用貸款20000美元
我不能到倫敦…英國的遷入處現在警告
我特別的睡衣需求已被我的堂兄弟拿走了
他已經離開他的政府工作而且開始經營我的公司
所以我計畫到大的紐約和洛杉磯市場
那裏也比較靠近奧瑞岡

當我在印度讀到瘋人的筆記
這本書變成我最愛和最喜歡的一本巴關書籍
單純的勝過其他的書因為巴關只是說給自己聽
沒有聽眾…純然表達自己和經驗喜悅
這本書我至少讀過十遍
一次買了五十本給我的朋友唯一的禮物

同時我讀了我愛的書
所以我做了所有書籍的單子
到德里piccadilly的書店
這個老人變成我最靠近的朋友之一
他喜歡在他的小店在connaught地方收及最棒的書籍
很自豪的保持在他的書店裡有幾乎所有的書目
他處理了我的單子的所有書籍
安排將近九十個書目而我開始另一個閱讀的旅程
書本有mirdad,道德經,克里虛那穆提,raman maharishi
拉瑪克里虛那,戈齊福,里查 伯可,herman hesse,leotolstoy,paul reps

1985年10月25日我回到美國

海運價值20000美元衣服已抵達美國海關
我和朋友使用內銷方式
帶著最近設計的樣本預售
藉著我的知識和衣服的貸款
我將銷售而且在兩到三個月內得到錢
每件衣服賣了超過百分之百的利潤
現在簡單了…只是推促銷售員和一些辛苦的工作

束縛的蓮花

我記得那天早上在1985年10月29日
我在早上9.30接到一通電話
我睡在洛杉磯葩撒得那pasadena的親戚家
醒來…打開電視…看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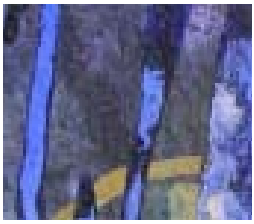
巴關被逮捕了

社區被破壞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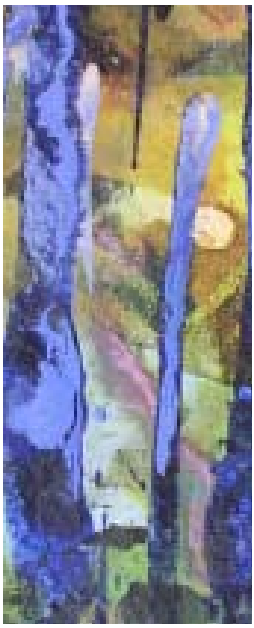
我不相信我打開電視在畫圖的房間
在新聞中巴關微笑的下飛機戴著手銬
美國情報人員帶著槍在他的周圍

甚麼地獄…我在惡夢中嗎

我拿起床頭燈而且砸爛電視
我非常狂怒而在那個片刻我可以殺任何人



他們如何能夠這樣對待巴關
手銬和身體的鐵鍊
全然的恐怖
完全無法接受
鐵鍊在纖弱的神聖本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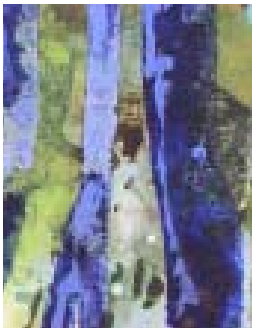


他們知道他們在做甚麼嗎
他們不能看見他的神聖當下嗎
鐵鍊在他的優雅
和脆弱的手
槍在他的周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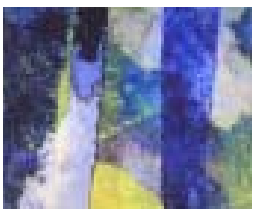
巴關微笑著
閃亮和優雅
他的臉全然的平靜和閃閃發光
閃耀在他的眼睛

那天早上的第一件事
我仍記得那個畫面

這個世界已經瘋了



我的生命已到了盡頭
現在已沒有任何地方要去
沒有奧瑞岡
沒有追著巴關跑
不需要賺錢
牆壁在我眼前
他的畫面
被鐵鍊手銬



我是一條呼吸火的龍
震怒於當下
發洩這個怒氣
頭腦凍結
我將要做甚麼

在全然爆發性的忿怒
我第一次閉上眼睛
而且聽到寧靜的聲音

你的成道是所有你可以給我的

你的忿怒可以被正面的使用
在兩端燃燒臘燭

全然
往內

你的成道是我唯一的保護

我得到來自於巴關大聲和清楚的訊息

往內...只是往內

我打電話到社區
沒有人真的回答電話
說他們不知道將會發生甚麼
似乎社區要結束了

我想要離開美國並且回到印度
我不喜歡美國而且他們對他的作為
對我所愛的和崇敬的門徒們
他們集合血液汗水和淚水建造
地球上最棒的活佛綠洲

他們破壞了未來上百萬的探尋者

我匆促到市中心我的內銷者...試著工作
出清處理賣掉所有衣服
出清給批發商成本價
並且安排清礎收支平衡
以及把錢還給印度公司而且離開美國
二十五天清除和還他們錢
擁有只存到的2000美元

跳入深不可測的零

我帶著沉重的心回到印度
集中在前面的挑戰
充滿著火…充滿著叛逆和決定接受我內在的報復
我的忿怒管道…燃燒內在…全然的燒燼
我可以做得到…成道是我的自然
只是一個全然和真誠的努力
我知道我知道如何…現在是時候…只是死亡

我不知道從何處開始我內在的跳
我認為將是在喜馬拉雅山上
或許在尼泊爾的波卡閉關
我到我的朋友哈利使 不得羅吉的儲搜tripsout旅行社
並且開始說出巴關和社區發生了甚麼
我將要開始深入靜心
並且找尋一個適合的山區地方
然後要他給我一張到加德滿都的機票

奇怪地他建議我到普那社區…我很驚訝的
我已經聽說社區在巴關前往美國後就關掉了
他指出而且把在他旁邊最近一期的奧修雜誌給我
說他的朋友薩達 沽汝答亞 薩sardar gurudayal singh總是寄給他奧修雜誌
普內社區開放 二十個門徒住在那兒…太好了
這是我找尋的…一個安靜的地方和所有的靜心發生著
請哈利史給我一張去普那的機票

我像一個在死亡線上的人
全然的堅決我有使命
我想要全然和集中…沒有無益的友誼…不跟任何人說話
只是在那兒靜心和全然 沒有其他的了…完全停止

我把所有我的佔有物都留在背後…只擁有一見縫製的橘色袍子
完全的素色…沒有扣子…直的而且簡單
一雙夾腳鞋子
以及一份巴關鐵鍊和手銬相片的報紙
我自己手製的串珠…他的腳

我想要沒有任何不管甚麼的分心
只是簡單而且過著簡單和集中…不再延緩
我必須到達成道…到達或死亡

我再一次抵達普那社區沒有門的大門
而且變得全然的靜止…這是我師父殿堂的門
不論何時我進入這個美麗的木製門 在我周圍的空氣就變了
空氣往上提升…我就轉換到另外一個世界
巴關的神秘學校…他的祝福佛圈

這個沒有門的大門….再一次我被問到我是誰我為甚麼來
奇怪的是這個方式他們總是問候人們…總是猜忌

我被送到去見這個嚴厲和生硬的史瓦祕 史瓦巴swami swabhav
他馬上開始教導我並且告訴我 我必須學會
平衡我的生活…左巴佛陀…問我有多少錢
支持我自己…這個地方只給工作的人們
工作是崇敬而且是唯一我能在那裏的方式
否則我就不被允許

我說我已經看過超過兩百本巴關的書
我提到我想要集中只在靜心和寧靜的坐著
而且我不想要工作…而靜心是我唯一的工作
對我生氣他感到我不了解巴關的希望
工作是崇敬…靜心而不工作是懶惰

他單一指出他的方向而且堅定我是不被歡迎的
我確認清礎我的經濟可以支持我的生活
我不想要或是要求居留像其他人一樣
而且我每個月會買門票以及付我的食物
進門靜心…晚上離開…住在社區外面
這個激怒了他因為他感到我不被支配和控制
像其他無助的印度人依賴社區的支持

我告訴他關於我在1981年到普那 當我沒能得到來自巴關
的串珠或正式的門徒
我很傷心並且雙手合掌請他給我門徒
他變得柔軟和微笑…他高興我最後彎曲了
並且需要他的幫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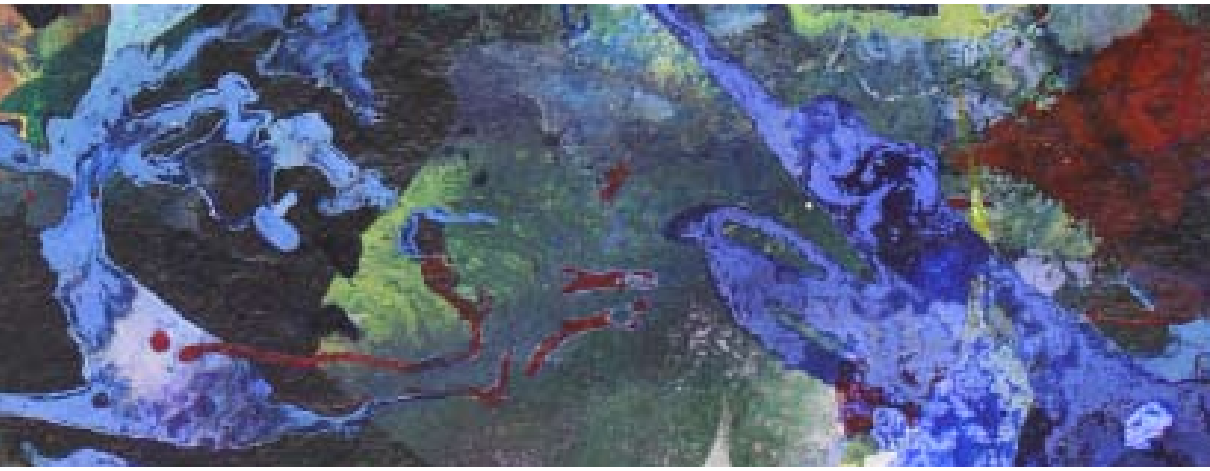
經過我和他的經驗 他總是很硬
但是事實上我愛他因為我可以清楚看見他是真誠的
而且聰明的在他對奧修的愛並且真正的只關心
門徒靜心如果他們進入社區
而且不在那兒只是混混
他們會對待他的權威是認真的

幾天之後我的名字問題浮現
史瓦祕 史瓦巴到現在看到我是真正的天真柔軟和單純
而且我的名字羅傑尼斯rajnish適合我並且決定給我門徒
和我的串珠跟名字使瓦祕 羅傑尼斯 巴替swami rajnish bharti
而不久人們開始叫我羅傑尼斯rajneesh

我仍可以感覺到巴關的空氣濃厚
社區震動著他得當下而且對我再一次是天堂
我可以在那兒沒有障礙被允許移動到任何地方
走在佛樹叢後面

巴關曾住過的地方
神秘的老子門總是蝕刻在我的心
不論何時我到這個門 對我而言所有的事物都停止了

老子門被打開對我幾乎是個驚嚇
我記得每一次我已經經過在1981年的那個門
我的呼吸會慢下來而且我脈搏寧靜並且往內
深深地向我師父鞠躬…時間會停止
它已是我永遠的方式…而且甚至是每一天
只有這個門的記憶靜止我…它是進入我的殿堂的門



門是開的…但是我沒有走進去…它太神聖了
我感覺只有我真正的值得受償我才會經過這些門
我安靜的經過…這個門變成一個停止
對我是最深的片刻

直到現在只是看書和看書
跑來跑去要靠近巴關…夢想一天我可以見到他
上百的情緒片刻…幾天的亢達里尼…沒有真正的坐著
現在真正困難的部分是真正的靜心

我到隔壁門的桑德半sunderban旅館
不客氣的守衛說他們已關門了…而且他們不出租房間
我說我想要一年期的房間 我堅持要見老闆
一輛車子經過…他列瓦talera先生進入桑德半
我見到他而且要他給我一個房間
他笑著並且說他從來沒有見過像我這樣的人…只是方式
我要求他一個房間…他笑著說有鬼住在那兒
並且說我會是它們的好同伴
並且同意給我一個房間一個月1200盧比
我告訴他我不需要任何東西在房間
只有一個墊子在地上…一個空房

美麗的修飾花園…延伸得玫瑰在入口
一個方便又大的蓋住陽台面對著花園
社區就在隔壁門…我準備好了

時間是1986年我現在是二十四歲
而這個人可以想像我必須設定一些靈性目標
為我自己成就和完成底限
為我的成道

我聽到巴關的成道日是三月21日
這個時間太快不可能有任何的成就
然後在七月有師父節的慶祝
完美的日子給予巴關一個禮物
一個門徒只可能給他的成道給予師父
所以我設定了時限

在所有我讀過的巴關的書
有如此的多和如此多的方向…我要從哪而開始
我要找到一些簡單和容易的開始點
我能夠依循和衡量我的過程

心理上我已準備
固態…液狀…氣體…三個階段朝向成道

第一個月撼動而且融入固態基礎
第二個月順著流走並且變得液狀
第三個月經驗細微而且沉入無法看見和蒸發

簡單…不讓它複雜…依循這個方法
每天看著過程…如果甚麼也沒發生…強化這個方法

我不可能在早上起床…總是在下午1到2點起床
我覺得這是可以的…我可以歸因為我可以靜心到晚上
我總是在半夜三點還醒著

清楚地動態靜心不在我的單子裡
而且有理的是我的身體已經很脆弱
不論如何我真的也沒有如此固態基礎要撼動
所以我每天很認真的做亢達里尼

我開始亢達里尼
搖晃…如此全然的搖晃事實上它自己發生
音樂移動身體在高的韻律…濕透的流汗
舞蹈…我不能移動我的腳
上半身軀幹波動像是一支高大的竹子…某些東西把我往上提
坐著…我的頭頂像針刺穿
頭頂被強大的力量往上拉 伸展我的脖子
躺下來…靜止死亡…我白化…沒有記憶
只有鐘聲響時…我回來了

開始我的寧靜坐著
我不久就明白了靜止坐著很困難
沒有真得很多頭腦…只是身體嚴重的痛和坐立難安
沒辦法安定而且很痛
從未在我的生命中如此交叉腳的坐著…完全的不舒服

我甚至無法靜止的坐著
每十分鐘我就張開我的眼睛…只是坐著是非常的困難
時間過得很慢…甚至十分鐘都太長
身體痛而且想要站起來和移動

這樣的方式我如何能成道
我感到我九十天的目標是如此的荒謬和愚蠢

我張開我的眼睛…巴關的相片凝視著我…他在鐵鍊中
我再一次狂怒…我閉起眼睛對自己生氣
我只是沒脊椎和虛弱…甚至不能坐著
並且生氣的告訴我的身體閉嘴然後習慣這個痛
沒有其它方式…簡單得沒有選擇
只是對痛無知…給自己原則…如果一個人要死那就死
介於頭腦和身體很大的掙扎和戰爭
每一次輸了
張開我的眼睛看到巴關在鐵鍊中
無法忍住看到這個畫面
閉起我的眼睛而且持續的跳入…往內…往內…往內

二十天左右…只有亢達里尼靜心
然後激烈的一天勝餘時間只是坐著…開始看我坐的時間
不久一小時似乎太短了…然後三小時…然後六小時
完美的時間坐著

現在我開始感覺到在我的身體有特定的控制
並且感到一些成就…一種確定的內在力量
意志活躍超過頭腦

我開始有意識的經驗和直接靜坐
甚麼是往內的真正意思
我只是眼睛閉著並且感覺我內在的身體
而且感覺來自內在的內在緊握我
或是在亢達里尼的脊椎園柱
或是在深入靠近肚臍
或者是我跳入並且同時緊縮我的呼吸
我需要使用我的呼吸直接和指引我的跳入
很多的問題…往內…內是哪裡

這些問題撞擊我而且每天晚上我實驗好幾個小時
以不同的實驗…它是如此全神貫注而且激烈
我愛這些跳入的每一個片刻
清楚的是有另一個宇宙在裏面
範圍更深入而且更廣泛
一個偉大的科學家是需要的 往內並且觀察所有這些可能的層面
所有這些多重的內在經驗透視
多麼的喜悅…全然的喜悅…變得有趣而且時間就一直飛走
或許我飛進很多新的層面…神秘加深了
我已不再尋找結果…旅程握住了我

我的簡單方法是
做亢達里尼的撼動…撼動固態
然後晚上靜坐三個小時
我現在開始向前每天晚上不受干擾的靜坐
晚上9點到早上3點…晚上六個小時…每天共九個小時靜坐

開始對我變得比較清楚的是佛圈被活躍起來
並且擴大很多我經驗的內在沉睡空間
當我還小在山上在我的學校時期
所有在我的內在變的活生生
而我給予它完全的信任和支持

這些日夜的每天九小時的激烈靜坐
我開始明白我每天晚上睡十一個小時左右
我應該把睡眠時間也加在持續的靜心
然後開始練習慢慢入睡倚靠著
而且好像坐著是持續的…每天晚上入睡在這樣的狀態
我不久在早上起床被大的向上拉力拉而且開始
經驗在我周圍一個廣大的能量池

獲得一些方向的感知而且控制我的靜坐
我感覺固態的部分已結束了

我已變得更流動和液狀…我的日子在改變
我開始實驗我先前的走路經驗
走路變得更慢…更輕盈和快活
童年的經驗開始顯現
早期沒甚麼重量的走路經驗變得比較愚鈍
現在開始感覺像滑行
現在社區的門徒們開始注意到我
早期我靜坐時遠離他們的視線
現在我每天走在佛堂樹叢後面…所有的眼睛看著我
特別是史瓦祕 史瓦巴…總是檢查我
當人們開始談論 我引起他的麻煩
我走路的方式就像巴關
我的名字是羅吉尼斯rajneesh像巴關
我讓他們想到巴關
警告鈴傳到他的耳裡

我寧靜…我不跟任何人說話而且他們認為我是啞巴
我不聽別人而且他們認為我是聾子…不誇張的
不久他們認為我太自大
其他人認為我假裝成道…比老天thou更神聖

我太全神貫注地而且沒給任何注意力
日夜太短了…深深的浸入在這個實驗
每天的細絲引領到隔天
我必須依循這個拖帶能夠加深而且不在我面前鬆開

我可以感覺到有人引領著我…我不是一個人
我有個指引翱翔在我上面…我可以感知到在當下
我的身體走路但沒有在走…某人帶著它
它的移動不需要我任何的努力…滑行開始
我已變成垂直的光…它移動身體
經驗沒有身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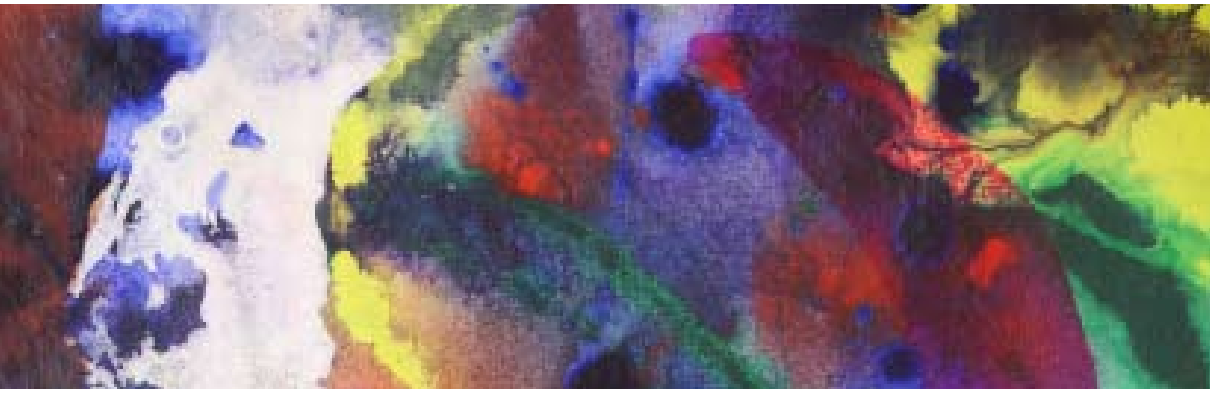
我重新搜集一些慢慢走路的經驗
我可以談上千頁在這些實驗

走路和感覺我全身移動從腳到頭
我集中在我前面的地上
全然集中在我走路
在簡單的走路移動

當身體慢下來呼吸也慢下來
一個新的內在呼吸接管
它是涼的芳香和甜
它把我的頭往上拉而且我停止念頭
只有我和我的腳步
沒有念頭
只是一個空白的空間

我的頭有針穿刺它
是痛的但又陶醉

它讓我醉
空氣變得濃厚
帶有一個新的溫暖感知
而且某些東西在我整個周圍握住我



我被史瓦祕 史瓦巴叫進去
他告訴我變得正常而且不要表現神聖超過老天thou
而且他受不了我假裝成道
模仿巴關…丟掉我的自我…停止觀照靜心
我將會發瘋或是不久會成為瘋子
並且開始在社區像其他人一樣正常走路…只是變得正常

我可以感覺到每天當我走到佛樹叢後面時他瞪著我
或許他不了解我
被克里虛那辦工室的門徒誤導
那人爪narendra狡猾和算計
馬垂亞maitreya讓政客在社區外而且寧靜
一股巨大反對我的力量築了起來

我現在每天二到三小時走在佛樹從後面
溫和的傾斜上升…溫和的傾斜下降…一個完美的通道

我感知像是一個巨大的支柱通過我的身體
並且同時開始經驗
一個球飄在我上面
很巨大的球滾在風中也在我上面

像是一個高大支柱滾動下面的身體
我的腳走路持續的奇怪移動
我不能感知到我的腳在地上
只是感知翱翔在地面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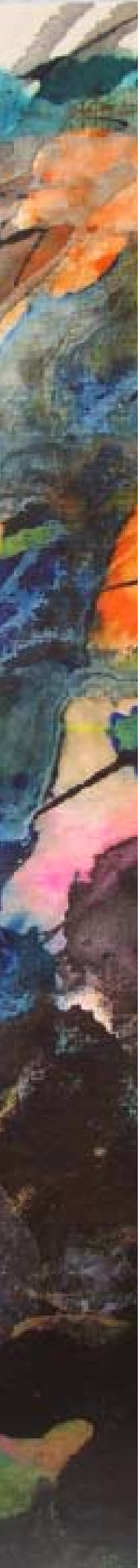
兩隻腳變成一
右邊移動左邊而且左邊移動右邊

是一個奇怪的緩慢移動
但又平衡緩慢韻律的移動
你必須依循著

一個高大和細的支柱滾動下面走路的身體
一個巨大的球懸浮半空中平衡後面前面的移動

我必須走得很慢不然的話球會失去平衡
支柱失去韻律而我必須停止走路

不久無法避免得被史瓦祕 史瓦巴叫到辦公室
我被建議停止緩慢走路而且被告知不被巴關允許做觀照靜心
如果沒有做動態靜心和工作的話
它會讓人根植於地而我變得瘋瘋的…要小心
不然我不久將被趕出社區只為了我自己的好
而他已經給我門徒並且是他的責任告訴我關於我的自我



我問他事實上是誰給我門徒
所述好像是他在那當門徒被給予時
那它是他的自我…那個是純然的中空竹子
而且在門徒時的空
而那只有巴關可以給我門徒
並且我把串珠回給他
我被社區趕出去

我繼續深入我的走路實驗
現在開始晚上走在旅館的花園
戴著眼罩強化這個經驗

針穿透我的頭頂而且拉緊
我的走路已找到完美的韻律…一個平衡如此的完美
像走在懸浮半空中的繩索穿越天空
完美的平衡…沒有害怕掉到左邊或右邊
純然的優雅…純然的和諧…全然的喜悅和狂喜
只是如此的慢慢走…抵達一個宇宙性的高潮

所有在我周圍的移動變得緩慢
好像我在做夢
空氣停止…我的呼吸停止
而在我周圍的事物凍結
一個巨大的大口坑洞面對我
如果我移動我將會掉入這個深洞

我完全停止凍結
我下面的地球張開到很深很深的洞
我不能往下看…我被吞進去
一個匆促的聲音把我吸進去…更深又更深
我站著不能動在驚嚇中…靜止在黑暗中
似乎經過了永恆
然後突然的一個光的爆發
在我周圍閃亮著
和百萬的閃出火花的光

我掉進一個通道了嗎
或是我上升到天空
一個高大光的支柱通道把我往上拉
我感覺我的腳往上離開地面
地心引力已經離開我的身體

不久我開始有奇怪的經驗

我感知的球在我上面滾動
似乎球變得越來越大
支柱的經驗更強烈些而且更深入大地
我明白我浸入的靜止創造了一個反射池子
一個在我上面的鏡子…看著下面的我
我也開始看見光球滾動在人上面
一個特定的閃亮放射來自於少數一些人

我有讀過巴關說過幾次
進入到你的本然中心
我再次進入我內在的詢問

哪裡是本然的中心
是一個垂直的中心…或是肚臍的中心
是頭頂上的中心
我試著跳入這些每一個內在的通道
深入的看中心到底是甚麼意思

完全混亂 如果亢達里尼的經驗
像一個高大支柱的垂直的光…是這個垂直的中心
或是飄在我上面的光球是我的中心
但是我總確定肚臍是中心

我有理的自從我不是身體
不是頭腦…不是情緒
而且是一個不依戀的觀照
或許中心就不會在身體裡面的位置
是一個在外面關照的點

我有理的
如果中心是圓圈的一部分
那麼一個圓球會是比較正確的
而因此中心
事實上意思是圓圈的非常中心

我的走路經驗兩者都自然
一個高大垂直光的支柱
以及一個巨大球滾動和飄在我上面
我深入的挖這個問題
兩者似乎是正確的
垂直的和圓球
但是是哪一個

不久我開始實驗把圓球當成我的中心
它似乎比一個不依戀的觀照還正確
沒有連結身體頭腦知覺的經驗
以這個新方法開始
從老鷹眼睛的視野看我自己
從水平的距離
而在我周圍的人們開始看我像一個空白
而且我的臉部沒有熱情表現…似乎死亡和無生命

加入這個死亡的看
我開始實驗晚上的暗和黑
我簡單的磁力沉入這個黑暗的晚上
並且讓我的房間完全暗的安置黑色
我愛黑色
我記得我開始進入黑色的夜晚
似乎表面有太多的光
而且我無法更深入黑
所以我決定使用眼罩在晚上坐著

變得越來越激烈
對我而言越來越興奮…這個冒險是振奮愉快的
我被吸進去

晚上戴眼罩坐著開始看見新的窗戶打開
而且我變得覺知我的內在身體事實上不是暗的
而是充滿藍色閃光移動和活躍的
並且被一個深黑保護和圍繞著
是自然的光滑和柔軟
我越是沉入我感到平靜圍繞我
內在的藍光變得更濃厚而且活躍
我知道我完成一些光的爆發

兩個月已經過了
我透過一個門徒去試探以及跟史瓦祕 史瓦巴道歉
他的反應很美而且他帶著微笑歡迎我回去
看到他更輕盈和溫暖的一面
我開始從那時起愛他
我感到我錯了把我的門徒和串珠還回去
並且道歉的要回我的串珠
而到現在史瓦祕 那人爪對我不高興而且說服史瓦祕
史瓦巴 我拿我的門徒以一個新的名字叫阿看 巴替
只是教會我讓我放掉羅吉尼斯名字的自我

我對於羅吉尼斯的名字沒有自我
並且沒有條件的整顆心的接受
對我任和名字都可以
所以我變成史瓦祕 阿看 巴替
但是每個人都叫我羅吉尼斯

現在是七月了而我的底限將到
我必須在師父節慶成道
只有二十天左右

我的日常活動看到很大的改變
我有意識的走每一步
有意識的移動我的手…站著或坐著帶著警覺
每個姿勢或身體的移動都被我看著
而且我變得有名 走路緩慢的人
這個走路緩慢的人
在我的部分是沒有努力
它是喚醒而且讓我陶醉
每一個移動變成是喜悅的看…全然優雅的
而每一個優雅的經驗是無法抵抗的
並且是一個禮物…它變成是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靜心的

我的激烈增加
我幾乎瘋狂於我的盡力
我責備自己不夠深入
我每天只有九小時靜心
加上晚上的睡眠…十九個小時
我浪費了五個小時沒有在本質
我寫下來我應該靜心十二個小時…睡九個小時
兩個小時早上洗澡和喝茶以及一個小時吃晚餐

我必須敲更多的門
實驗更多的方法不是只有我的頭腦熟悉的方法

加入另一個層面到我的晚上靜心
我每天晚上睡覺當作我是死的
而且進入更深和更深的想像我已經死了
而且他們把我的身體火化

我的睡眠變得更輕而且大部分的晚上我是醒著的
所以我決定不需要真正的睡眠
我是完全的新鮮和休息夠的並且決定我需要推得更深一些

我覺知到很多層面的經驗聚集著
一種像多層面集合式的了解
而來到更大些的敞開
是含糊的感覺
但是確定的我聽到我的內在聲音
確認我是接近
一些甚麼

剩十天到我的底限

我決定完全寧靜的坐著連續七天而且不動

降落到黑洞

在桑德伴旅館有個小院子和一顆小檸檬樹
這是個完美的點坐著不被注意到
完全沒有干擾

我開始我最後七天的跳入
全然的堅決而且更激烈的集中

開始所有最後的七天

我的身體開始變得非常非常熱…我有高發燒
並且持續的流汗…在我入睡發燒申吟
隔天身體開始變得冰冷
發抖和打顫…我的牙齒卡搭發抖
是很奇怪的
一天激烈的熱…另外一天激烈的冷
或許我太強迫自己
所以我放掉強迫因為這個方式我只會生病

某些東西在我身體開始壞掉
我感到一股透明蒸發汽體在我周圍
冷和滋養…像一個寧靜的指引

激烈和集中使我的身體頭腦聽我的期望
支持我的每個期望和慾望
我已釋放瓶中的妖怪

靜止坐著…只是靜止坐著
我開始明白外面的空氣不是空的
它是濃厚帶著蒸發的能量以及從外面抓住我
並且有一些濃厚的能量以及從內在抓住我
或許如果它們能相遇…內在和外在會合一

所以我變得完全的靜止
而且集中在靜止
吸氣…呼氣
我開始集中只在空隙
吸氣空隙…呼氣空隙
這個空隙是我的新的集中

也開始來到片刻我會忘記呼氣吸氣
開始出現長的空隙暫停
並且突然的感覺我將要掉進某些東西
只是滑入空隙中一些的洞
當我明白第一次如此是極端的嚇人
我在介於呼吸和空隙的一個相當複雜焦點上
有幾次恐懼的呼吸停止我靠近意識的暫時喪失
而我可以聽到洞的聲音就像被吸塵器吸進去
是很嚇人但是仍然很興奮

當我的靜止變得越來越緊縮
我也開始經驗一個靜止的擴張

新的經驗開始呈現

我的身體開始聞到茉莉花香
香味超過控制開始陶醉我
而且我的眼皮變得沉重又沉重些
陶醉於極端的沉重和濃厚
我開始進入一種恍惚的狀態
沉重入睡圍繞這我

我失去我的心理緊握於我的每日例行控制
這個沉醉是如此簡單的超過控制
我是喜悅的釋放
不再例行
只是順著這個恍惚而且讓它接管

聲音的經驗變的奇怪
幾乎像是聲音來自各個地方
而我坐在它的裏面…像波浪圓圈的移動…在我周圍
我越經驗這個我就變得更覺知我的寧靜

它變的震耳…波浪的聲音在我周圍
寧靜深入
我掉入一個像蜜蜂所發出嗡嗡的聲音裏
嗡嗡的聲音像上百萬的蜜蜂在我頭上
有時候太大聲…無法承受
但是它在我的控制之外

我的碰觸開始擴張
我坐的岩石感到幾乎像是羽毛
我可以感覺我的手是活生生和羽毛像碰觸

我現在總是往上看
介於我的眉毛之間在一種催眠狀態
鑽孔機用力的壓住它緊握我的前額像一個固定桌子的工具
我不能往下看
我的眼睛總是往上看天空
好像等待甚麼出現在我前面

當我的內在感知開始朝向外面
我可以感覺到他們也向內…一個融合
內到外而外到內
敏感度成長…已經不再有牆壁了
我向上蒸發

我的身體開始擴張而且伸展像氣球
我感到空氣流動和我融和

從沒有的地方和所有的地方
從天空,大地,草地,樹木,岩石,空氣
整個變得生氣蓬勃而且所有開始灌注給我
我的身體已經消失
我是完全的透明而且臣服

一層又層突然在我面前打開
我努力的試著和控制這些經驗
一個多層面的經驗全部灌注下來給我

我需要去廁所…我感到很大的釋放在我的肚子
所有的東西已經從我沖出去
我的身體似乎為了甚麼準備著

每個皮膚的毛細孔開始分泌某些東西流出體外
濃厚的像蜂蜜流出整個皮膚外面
我變得黏膩…身體感到乳狀…而且柔軟的像個嬰兒

我經驗一個高大的亢達里尼像是敞開的
一個快速急流的垂直移動朝向天空
我的頭開始突然的有壓力…突然放掉壓力
推向內我的頭蓋骨是非常痛的
而我自己開始哭起來
並且希望所有這些將會停止
太過多了…某人請停止這個…我在爆發

開始下雨
我的呼吸變得更清楚和敞開
我的整個身體是有氣孔的而且呼吸
我自己成為呼吸

我找到一把傘…雨傘沒有留在我的頭上
但是被強迫搖擺到右邊
我試著把雨傘放在我的頭上面…它又搖擺到左邊
我不能夠讓雨傘保持在我上面
我放掉…雨水降下來
奇怪的我看見雨停在我上面…雨水沒有降到我身上
這個垂直的極流力量分開了雨量
我走路像是在一個神奇的夢

樹木和綠景已變的超幻覺的
空氣變得充滿著光和閃亮
顏色舞蹈像彩虹和雨滴
我看見的所有東西都變的越來越亮
不同的顏色擴散到每一個方向
每一個片刻是活生生的帶著新的改變
但是對我的知覺經驗太過多的吸收
這個流動太快速了
這個是太多了…太突然

第一次我看見某些東西大又黑的在我上面
真實裡我變得非常害怕

我匆促到社區找指引
並且要求史瓦祕 史瓦巴允許可以住在社區裡面幾天

社區漸漸準備了七月的慶祝
參加的人可以付吃住在社區裡面
我的要求沒有保證
回答是他們總是警告我會發瘋的
而我從來都不聽任何人
現在自己去解決

我到史瓦祕 瑪垂亞他只是微笑而且說
他不知道怎麼辦並且去問史瓦祕 那人爪
誰知道史瓦祕 那人爪看見我的情況
不想要處裡我的問題但是溫和的和有愛心的建議
我包住我的頭而且吃食物可以根直於地
我謝謝他而且照著他的建議

我已經沒有吃東西好幾天了
而且社區的食物讓我往下
並且我用手巾蓋住我的頭
門徒們以奇怪的眼光看我
我的眼睛看起來很奇怪而且醉的
任何人看我都是固定在我的眼睛
我的第三眼變的活躍
一個門徒跟著我問我他是否能為我做甚麼
帶給我任何東西…帶任何東西
他的眼睛固定…他在一個恍惚狀態…鎖住在我的空間
我有愛心的試著離開他和他的連結
人們看見他如此虔誠的跟著我
他們開始談論

我感覺我現在可以回到桑德伴
路是暗的…我已不再感覺到地面
我的腳步進入空無的黑洞
我必須只是保持我的平衡
我感到我的左邊離開…右邊離開
一個垂直光的柱子是我的指引
一個敞開的通道
亢達里尼已經伸開而且我覺得高有一百公尺到天空
超過社區的樹木

沒有甚麼可以停只現在的這些經驗

我甚至不能進到旅館…當我進入走廊我感到壓榨
我可以感知整個走道
甚至感知遠距離敞開的窗戶
我的身體滑行剛好在走道的中央
向左轉剛好在轉彎處…身體自動的
我明白我是歸於中心藉由一些力量
一些新的完美被經驗著
如果我移動我的右手而左手和諧的跟著移動
右腳步移動左腳步
每一個向上移動平衡向下移動
向前向後

我是純然的完美
純然的優雅在移動
優雅有一種新的神聖揭發

蓋住頭短暫的安定穿刺在我的頭蓋骨
但是食物帶來新的再一次的能量激流
頭擴張進入光
晚上的掙扎是無止盡

我記得大約是晚上八點
從一個層面我是全然的喜悅
而另一個層面是全然的恐慌
這麼多的發生…我不能進入旅館

今晚我將會在院子的檸檬樹下

從所有這些突然的改變而累並且筋疲力竭
我坐在樹下而且往上看
這個神祕的黑洞飄在我上面
現在翱翔幾英尺在我上面

強烈的茉莉花香壓制我
我是全然疲於所有這些刺激

我感覺黑包住我
而且我掉掉掉掉
無止盡的掉

進入一個黑坑
一個黑洞

一定已經經過好幾個小時了
但是不久我就清醒
我可以看見
從裏面
我已掉入到某些東西

掉入仍然持續著
但是溫和和放鬆
像一把柔軟的羽毛下降
經由通道

我看見一個新的宇宙
都是光
所有垂直經驗的閃現
在我前面快速的我可以看見我的前世
一個立即的
幾秒鐘
我可以感覺看見和呼喚任何東西
壓縮和激烈的
所有的東西變成六個層面

我一次能夠碰觸感覺經驗
都是活生生的好像真實世界
而真實世界只是想像的
我看見和佛陀的一世
一世是西藏喇嘛
在這看見的眼睛前面動見伸展

我看見我的身體重新活過這些記憶
移動和釋放
緩和的盡入這些經驗

我看見我的身體申吟和溫和的向內移動
肌肉的放鬆
鬆開所有這些前世的鎖

無止盡的持續這些畫面
化生動物
最後我記得的
是魚游泳

在海洋

慧星的拖曳

似乎已經經過了永恆

我不知道這個持續了多久
在黑洞裏我沒有感知時間

我在黑洞裏無意識
我覺知廣大的當下抓住我

祂只是下降而且包住我
我有些知道這是探視
來自於我之前認識的人

我聽到和認知這個柔軟和溫和的聲音
來自我的前世

一個閃亮的光的本性

釋迦牟尼佛
下降

我無意識無助的躺著
只是無助和無意識

我只是從內在看著
祂給我的祝福
在我偉大的抵達

祂的祝福以及希望持續祂在人類的工作
我可以感覺到而且聽到祂的話
祂回到這個世界
祂的話充滿了偉大的保證
祂的實現

我感到被提上到天空
帶著每一個祂的心的表達
祂的本性的整合
祂當下的力量
祂給人類的承諾

佛陀回來的保證
在2500年之後
我是他選擇的媒介
我被認知是
瑪垂亞
這個
朋友

光的合併正發生著
我感到我的身體從裏面改變

我的腰圍變寬…更胖些
我的咽喉擴張…我的手擴張
我的手只移向一個新的mudra像表達
我的腳寬大
我的身體已被接管

我仍處於近乎昏迷
深入的手術正發生著
在深入的陶醉
我全然的在
喜悅…喜悅…喜悅

我醒來帶著光的廣大爆發
就像太陽已降入我的頭
沒有頭顱
透過我的頭我可以看見
閃亮無能忍受的光
灌注到我的頭
我是盲目的
完全盲目的

我不能張開我的眼睛
它們沉重的像岩石
我不能移動我的身體
我完全沒有力量
我無力的躺在樹下
但是我是清醒的

從一個遠距離我可以看見屋頂…社區的樹木
我可以看見我的身體躺在院子的檸檬樹下
有人請到這來幫我移動
我像一個岩石…沉重的像一個岩石…不能拾起我的身體

我希望我能夠起來
而這個希望奇怪地 我被吸入到我的身體
並且經驗痛和沉重就像在手術完之後

我不太記得在晚上所發生的事
只是掉進黑洞的記憶
魚在海洋的記憶
而且發現自己不太熟悉自己
我不認得我的身體和它的改變
我走路不同…我站著不同…我的手不同
我的臉大了些而且變了
我感覺裏面和外面不同
只是我是誰

當我變得垂直和坐下來
一個大的旋渦再一次併吞我
而且光開始通過我

不…請不要再來一次…我已經夠了
我可以感覺一個高的垂直支柱的光再一次敞開
我感到一股強烈的波動下降到我
而我再一次被吸入
我再一次掉進

我下降下降往內
而不久我認出昨晚我已到過的點
我開始在一個圈圈敞開進入通道
終端有閃亮的光
我再一次在我的肚臍後面的裏面
所以我現在將離開我的身體
我準備了
這會結束的

但是下降持續著
我現在掉入肚臍以下…而且害怕
我的念頭試著而且浮現
我在錯的門…我必須從肚臍離開
不是我面前的黑洞

我開始強烈地抗拒
我開始搖晃高的垂直支柱的光
藉著前後搖晃
我不是必須再一次掉入這個黑洞
我必須保持意識
我必須從肚臍離開身體

我搖晃後面向前面保持我的意識活躍
移動移動移動
現在一個強烈的掙扎保持活躍已經開始
一個強烈的掙扎
亢達里尼握住我靜止
我的頭顱開始感到破裂
我可以聽到頭顱裏面一些破裂的聲音
這是會變得死亡而且非常非常危險
我在做甚麼
我如何能救我的生命
這個掙扎持續超過一小時

終於某些東西放棄了…亢達里尼穩定

我明白有另外的靈在我的身體
而且之後有另一個
三個龐大的光球在我上面

我不了解他們是誰
他們都在看這個掙扎

我感到無助
或許是太多太突然了
我沒有準備如此的下降進入我
我的身體太脆弱
沒有準備
我的意志強烈但是沒有經驗
我必須放掉不管這是甚麼

我寧靜的坐著再一次感受到佛陀祝福我
帶著慈悲和了解
我可以感覺祂說祂會等到我準備好了
並且溫和的微笑
而且優雅的融和
進入在祂上面的另一個靈

我覺知但是太茫然而且在一個特別興奮的狀態

神祕玫瑰的秘密

我想要起來而且儘快地離開這個地方
並且直接朝向前面的開放花園
我因最後的一小時掙扎而全然的筋疲力竭
需要移動和呼吸並且找到平常化
藉由開放空間的走動平衡自己

我走到花園而再一次被往上拉
我的眼睛往上看
天空是多雲的
雲離開
天空敞開
藍色的天空爆發

顯現一條閃亮的銀白色通道

我嚇到了

我看見最閃亮的光球
鑽石光降下來

巴關雙手合掌的禮敬
溫和的微笑而且柔軟的滑行下來朝向我

我已經死了而且到了天堂
我簡直不能相信在我面前看到了甚麼
最是天堂的而且神聖的場景
大地停止了

我掉到草地上向他下跪
我的眼淚無法控制
我向上看

他微笑而且溫和的安慰我

我不能停止這些急流的眼淚
讓我的眼睛哭泣看看是不是真的
他仍在徘迴和觀看

喜悅的眼淚持續洋溢我
我再一次往上看
他微笑的飄著

他的指頭優雅的指著我旁邊的紅玫瑰
我看著玫瑰含苞慢慢的張開

他微笑而且說著
你是那玫瑰花瓣的水滴

我給你的祝福
你已經回到家

我慶祝你

他的眼睛閃爍像鑽石
他微笑深深的看著我

並且溫和的往上到通道

雙手合掌禮敬
進入藍色天空

我持續凝視著天空
最終神秘的師父顯現在我面前

當門徒準備好了師父就出現了

我立即瞭解了所有的事情
他看著我經歷嚴厲的考驗

像個瘋子開始笑
然後哭又笑
然後哭又笑

很深的寧靜下降到我的心
超越了解的平靜

我已經知道
我已經看到

看者是清醒的

那天天空多雲
空氣濃稠

敞開的玫瑰看著我
它的芬芳到風中

神祕玫瑰

我在喜悅中…我是喜悅的
喜悅沐浴在周圍
一個人如何可以涵蓋這麼多的狂喜
我太喜悅的快死了…我的心爆發

在我看見巴關從天空下降的片刻
以及顯現他自己…蛻變了所有事情

那是個鍊金術的
而且是個廣大的量子跳躍
一個全然新的蘊釀已經進入我的意識

所有我已經讀過的都變成水晶的透明
所有的問題都被蒸發了…所有的陰影都消失了

我攜帶的舊的身體頭腦和它的無休止
都被融和進入新的經驗
和平喜悅和光

而且已看見
身體頭腦了解和知道
光的了解已被透過多重層面而通過

看見是本性

看見者和看消失了

看見者是當下

我和宇宙跳舞…和風微笑
柔軟的向幻覺的存在說話
享受每個和每一個片刻

在那一個立即的片刻
我活在存在的另一個行星
我明白我們都活在存在的不同行星上

來自高深了解的說出簡單話語
以及來自他們所接收到的深度
改變了表達而且被不同的了解

我甚至不能開始表達我想要說的
這只是冰山的一角

是需要被說的
不能只保持安靜
安靜也將會沒有任何意義

是全然的壯麗…它的美…它的優雅…它是全然的愛…它是光
它是宇宙性的而且超過無限的天空
它到達所有的和進入所有的

真實是無所不在
在每個當下和我所看見的每個纖維
滲透整個空間和本身的空
有形和無形

噢甚麼樣的奇蹟…甚麼樣的奇蹟
人像是在海洋中的魚
沒有覺知到水自身的生命

真實是個敞開的天空
神祕隱藏的敞開給所有人看

無限的喜悅

我回到家了
這是我的宇宙
我尋找真實已好幾世了
它注視我在每個方向

我已經死了而且重新出生
我已經實現我對巴關的承諾

時間在1986年七月的師父節慶祝
我的眼睛淚汪汪的

我需要變的安靜而且吸收無限的
這個在我前面看見的新的宇宙
我需要變的安靜吸收和了解
無限的暗示
我需要時間沉澱而且允許所有這些通過進入

但是我已不能再坐著…我想要跳舞
散布爆發喜悅的找到
給門徒們…給我所愛的朋友們

剛好滿九十天
會閃亮的改變…在他們裏面的火焰
我每天走在他們之間…只是普通人
我將會是源頭和靈感給他們知道他們也能達成
他們也可以不久沒入這個宇宙性的狂喜

我的心向外朝向他們…他們都保留這個
每個人類靈魂保留這個

我走路帶著新的滑行通過沒有門的大門
慶祝師父節…我要加入他們的慶祝

布單 沙冉喃 嘎科科哈密
桑尷和 沙冉喃 嘎科科哈密
答曼 沙冉喃 嘎科科哈密

他們都在莊子廳…我進入老子門…帶著無限的喜悅
我感覺我現在是巴關住的神聖空間的一部分
下著毛毛雨…空氣很神奇的…充滿著更新的能量
我柔軟的進入莊子廳慶祝
我跳舞和跳印度舞kirtans以及巴關的歌充滿著空氣

老子…地球的天堂…這個地方是蓮花的天堂

我希望我能夠有一天擁有像這樣的殿堂臥室
一個大的圓形空間而花園圍繞整個周圍
我沉浸入狂喜中

我可以看見很多眼睛洞察我
門徒們感覺到在我周圍有些新的當下顯現
他們似乎生氣我如此自由的跳舞
他們之前從未看過我跳過舞
只是個嚴肅認真而且總是慢慢的走路
往前看我的腳步
我不能了解他們的憤怒
他們竊竊私語而有退縮害怕靠近我

我總是一個陌生人
他們已經慢慢的習慣和忍受我
藉著笑話和笑我的緩慢走路

但是現在我更是個陌生人…這是一些新的
他們放掉他們的笑聲
笑話不再適合我攜帶的這個新的空間
現在轉換成辱罵我已經變成成道

我甚至沒有說出一句話
我是全然顯現喜悅以及沒有說話
但是我的當下…我的每個姿勢
我飄浮的走路…周圍的氛芳
每一件事都讓他們想到巴關

他們全都開始竊竊私語說我認為我已經成道了
我是假裝成為巴關

我很吃驚…難道他們全都變成頭腦的閱讀者了
他們現在可以讀我的頭腦了
而且為他們自己決定我在想甚麼
然後說這是我所想的

我明白這只是繼續更多醜陋的開始
這是我進入的真實世界

靈性自我的世界…力量的遊戲
競爭…判斷…忌妒…痛苦的折磨

沒有甚至一個人在意靠近我
閉起他們的眼睛…問我發生了甚麼
只是人類…成為追隨的旅遊者
他們已經都為他們自己決定了
判斷…陪審…不用審判的罪惡…逞罰
而宣布他們的判斷給所有人

偉大的真實尋找者

他們不會讓我單獨一個人
突然每個人變成我的師父
持續的來告訴我關於我的自我
我的疾病…以及醫治…丟掉我的自我

都沒有我的詢問
也沒有我的允許被他們的衡量尺檢測
我開始看見師父們在我的周圍

我感到慈悲對他們
我知道他們事實上已經清楚的了解
某些事情已發生在我身上
而這個是他們明顯的忌妒
我會學會帶著寧靜的慈悲和這個一起生活

我可以看見每個人活著事實上是在尋找真實
不管他們移動的方式是甚麼
好的壞的…對或錯
他們全都是在尋找真實

真實是所有生命的源頭

出生死亡和再出生
往前進化
到真實本身
圓圈是完成的

這個宇宙性的高潮進化
到如此高的意識
它可以看見自己…接收自己
透過成道而慶祝真實

我希望所有活著的人成道

已經看過巴關如此廣大的光的靈
而看到我自己的靈
只是個嬰兒…剛出生

我明白我剛剛經驗成道
而還有更多…更多更多的

對我只是從個門徒
變成一個獻身者

第一次我明白美和優雅
成為一個獻身者…我的眼睛是張開的

現在我真正是他的獻身者帶著張開的眼睛
我知道他最深的祕密
我總是看見他

我把我成道的經驗放在他的腳下
與我所見到的巴關相比之下是很淡的
我需要進入更深…深入和拓寬這個經驗

我了解巴關成道在21歲在1952年
但是持續寧靜而開始門徒的工作在1970年
花了他十八年的時間完成整個旅成

從神祕家到巴關
從神祕家到師父

從神祕家…這個人的內在和外在和一
到巴關…沒有內在沒有外在…只是融解進入一

神祕家…這個人可以從內在幫助…看你的本性
巴關…這個人可以從外在幫助…給你他的本性

對我來說清楚的是他穿越五個深的三摩地經驗
在十八年的期間裏
三摩地 三摩地 三摩地 三摩地和最後的三摩地
爆發 爆發 爆發 爆發和最後的內破裂

三摩地是水滴滴入海洋…變成海洋

水滴臣服
消失進入海洋了解本身的廣大
沒有失去甚麼…變成像海洋一樣大

但是海洋消失進入水滴
如此無限優雅
海洋變成水滴
巨大像小的鞠躬

只有東方知道如此深的表達
只有這個了解和經驗就已值得死了

我是全然的愛巴關
那是所有我尋找的
在他的腳下成為獻身者
誰想要變的成道
現在我有巴關

我已經找到更大的喜悅…更大的愛…我的師父

我想要靠近他而且第一次看見他的身體
甚麼樣的夢…我將會看到他…將會是心醉神迷的
我不能想像將會發生甚麼…將會蒸發甚麼

這是全然的奢侈
一個橫財的幸運找到真正的師父
而巴關師父的師父
最進化的靈走在這個地球上
所有世紀的人

我只想要碰他的腳和哭
看見他走路飄浮
坐著聽他的話語…沉入他的寧靜
看他的優雅姿勢…看著他的眼睛
看他創造他的魔術在空氣中
觀照他的有磁性的當下
當淹沒尋找者進入喜樂的波浪

我現在帶著張開眼睛的看
看見巴觀將是世界上最全景式的壯觀景象

我了解為甚麼馬哈喀什mahakashyap保持寧靜
我將會像他一樣

我不想要被認出
保持寧靜而且守住我的秘密
我是貪心的
想要享受而且沉入深入我的經驗
擁有私密的匿名

巴關是這個宇宙最棒的秀…只是看他玩

沉殿我新的宇宙經驗
仍在驚嚇狀態…吸收一層又一層的經驗
允許身體頭腦全體和精細的鍊金術改變
我的身體從內在以一個多層面的方式改變

這是所有花我代價的
我需要更多和更多的睡眠…很深的寧靜和休息

我是一個人單獨

社區對我有敵意
門徒們開始說出反對我

我可以感覺到他們對我的攻擊
有時候像是短劍或是劍號刺穿我
我需要學習保護自己

我的身體敞開柔軟而且脆弱
仍然在汽化的狀態
所有的事物進出像一個敞開的空間
我可以感覺到在空氣中些微的移動

我可以讀和看人們的思緒和感覺
我開始看見他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我沒有尋找學習關於別人
只是他們經過我可以顯現而且敞開靈性的門

所有事物在我周圍是透明的
顯現本身的神祕給我

我已經氾濫如此多的知進入
我想要找到方式關掉
並且允許一些不覺知的接管

所以我儲存睡眠儘可能的多
不再靜心…只是放掉…只是放鬆
睡覺而且讓時間沉殿東西

這也會過去的

浸沒在他的眼睛

我第一次的三摩地是在1986年七月10日
1986年七月29日巴關回到孟買

在我三摩地之後的十九天
我知道他會來

真是甚麼樣的奇蹟發生呀…他們都通通一起發生

美國的嚴厲考驗
悲慘事件和罪犯破壞了社區
十七個國家的世界旅遊和愚蠢以及荒謬
否定他的簽證…他的驅逐出境…門徒是如此的不幸

巴關他自己是受影響最小的
我可以了解他內在的看待像是銳利我們的劍
強壯我們的門徒們下定決心往內

有時候驚嚇可以被使用為階梯攀爬而且讓人警覺
禪師使用所有的和每一個情況
當作是策略而創造覺知…警覺

他只有關心對於他的人們的影響
他們需要一些好的消息…一個新的地方可以去…再聚集一起

他看到我的抵達不久變成一個新的靈感源頭
給他的人們創造一個新的動力和火焰
一個平凡的人…只有九十天…日本式腹式自殺的方法…回到家

我到社區得到他回來的消息
居住社區者得到特別的通證可以在蘇米拉sumila中心看他
孟買和安排者安排私人巴士把他們都接到那兒
我做了請求給予通證以及和他們一起搭巴士

我已在普那社區四個月但是我被拒絕擁有通行證
我已在他們不要的名單上
我被告知他們不會允許人們像我這樣的去見巴關
說我是布穀鳥而且可能會對巴關有身體的威脅
他們會審查那些被允許去蘇米拉的人
他們已經通知史瓦祕曼奴和史瓦祕泰太嘎在蘇米拉中心關於我
我大吃一驚…為什麼他們都這樣對我

我對於我的三摩地保持寧靜和祕密
一個夢魘對我已經開始
他們試著阻擋我去見巴關

我坐計乘車到孟買然後到蘇米拉
一大群的門徒已經到那兒
那兒沒有人知道我…只有普那的門徒們
所以我決定維持低側面以及試著得到通證

人們被安排排隊站在靠近蘇米拉的大門
而我渴望的在四小時前就排隊
我是第三個排在靠近門的地方
現在我深入往內而且變得靜止和等待
對我而言這是活的老子大門

我想要全然的靜止而且只有帶著我最深的靜止到大廳
這是我的夢第一次相遇
我必須全然的靜止
在我最深的片刻對於第一次的相看

人們排隊而在四個小時之後的等待
沒有警告的大門敞開一些讓那些外面的人進入
馬上一大堆的人群從後面推
把每個人推開然後先進去

我被推到旁邊…我在脆弱的狀況…不能跑
只有觀看當這些人推又匆促的經過我
激烈的推而大門完全被打開
來自裏面的喊叫 關大門…關起大門
一個忿怒的門徒出來而只有我
和幾個其他人被留在外面
而喊叫對我說…是用這樣的方式行為嗎
你們都在槌打他的工作…不是以這樣的方式…你們只能離開

我柔軟的說我站在這排隊已經有四個小時
他們都把我給推開的旁邊…我沒有責備…事實上我停在靜止
他糟蹋我而且問我為甚麼和他爭辯
他將會記得我的臉孔而且不讓我進去

甚麼樣的笑話…這是宇宙性的判斷方式嗎
或許這個世界畢竟還不那麼的瘋狂
只是看看我們自己的人們

我的第一次相遇從未來到
我只是走在街道的花園並且變得寧靜
而且整個晚上靜止的坐著

到了隔天
我學習新的規則…所有的通行者將會被帶到
靜心中心的前面區域…到那兒

當我正站在外面的大門…我看見瑪 拉使密ma laxmi到外面
我懇求我向她描述前幾天的事件

她點頭微笑並且說她都看到了
好…然後遞給我今天的特別通行證
謝謝你瑪 拉使密…這是我特別的一天
我們被引領到裏面…坐在一個區域…然後不久就被帶上樓

我走的非常非常緩慢…讓其他人經過我
最後在旋轉階梯的最上層
我第一次看見瑪 味味克出現在階梯的頂端
而且看我慢慢爬上階梯

另外一個禮物給我的眼睛並且感到對她無限的感激
她照顧巴關…她是我眼前的女神
我雙手合併禮敬和向她鞠躬
她微笑…我覺得溫暖的被她歡迎
至少最靠近巴關的人是有愛心和慈悲的
我告訴我自己

阿受可 巴替ashok bharti在唱歌…一個長的白色鬍子
在他的聲音中有如此的熱情和愛…一個愛的流動韻律
這是我屬於的地方…再和這些人一起…我們需要一起
和巴關指引著我們…他的永恆旅行隊

空氣變得全然靜止…所有的眼睛轉向
巴關進入帶著微笑
我看見他走路像醉漢而且同時覺知
溫和的禮敬帶著閃亮的眼睛…滑行到他的椅子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

足足有六年的等待

巴關身體的當下是無可抵擋的
每個空氣分子浸透蜂蜜…濃厚和滿出
我之前從未有過的醉
我一個月前的三摩地沒有那麼的甜
這是真正的

我的眼淚流出
我看著他…但是害羞的…又閉起我的眼睛
我不能直接看他的眼睛…會被干擾
我閉起眼睛而我的淚水直流而淚水直流
時間消失了

我被送到相同的黑洞
甚至更深而且溫和和甜美些

我可以聽到他說
有一天這個片刻將會被歷史記得的
祝福你的到達
更深入…還有更多…還有更多

我不能聽到他的話
我浸入喜樂

嗡 嗡 嗡 嗡 振動各個地方

我聽到阿受可 巴替再一次唱歌

我在那兒…我到那兒去了…我是誰

他喜悅的跳舞…我知道為甚麼…他知道我知道為甚麼
我會保持秘密直到我長出我的翅膀
而他讓我飛到享受的世界和唱他的歌
跳他的舞…分享他滿出的愛

我在喜樂中而且完全的感激存在所給我的全部

他的當下是一個深入跳進永恆
這個相遇是永恆

我需要吸收今天晚上他淋灑給我的
全然的喝並且不要浪費任何一滴

我不要再干擾巴關了
我對他的崇敬維持一個神祕的距離
我想要讓我自己在我的腳趾上並且不把他當作為理所當然

我知道他灌注所有的給我
我必須準備更深的井儲藏而且喝得更多

讓其他口渴的追隨旅遊者喝
這個地方是小的…很多人想要見到他
讓空間給其他人…給他們機會…他們都需要他

我保留永恆的感激對於瑪 拉史密的通證

我喜樂地回到普那

親身要見到他的最後欲望也完成了
現在我必須進入更深而且做那些最珍貴的片刻
我很幸運在蘇米那接收
往內而且準備更深的接收師父

我單獨的坐著
很多的層面已經打開而且我需要時間
融合這個了解和開始往內成長
開始出現全然巨大的經驗面對我
完全不能明白的暗示散發甚麼
在那個黑暗的夜晚靈魂

優雅和慈悲下降的偉大佛陀
釋迦摩尼佛…他的祝福
我沒有經驗和因為害怕而掙扎的無意識
並且開始明白巴關是被守衛的
他的保證星靈體被知道是瑪垂亞maitreya

每一件事已發生得如此突然而沒有準備
我之前是精神上 情緒上 身體上未準備好的

我希望我已經放掉…而且甚至如果我已經死了
他們會在那兒照顧我重回到身體
我感到很深的罪惡感
但是我只是人類而且脆弱的

這個也會過去

我將會再準備一次…下一次只允許事情發生
下一次被吸入到黑洞
等待死亡…這個黑洞…重新出生

沉澱往下進入靜止
所有的慢慢得讓我變的清楚
有七個層面…越來越高的覺知行星
引領去經驗行星
純然的觀照

不是身體…不是頭腦…不是情緒
不是星靈體也不是六個細微身體連結到這個身體
它是沒有形式的…全然的觀照

前五個中心只有發展成長和結晶
引領到覺知
在那兒是經驗者和經驗的…二元性

抵達第六個中心
在那兒第一次變的覺知到覺知本身
經驗的狀態…沒有二分性

第七個…沒有中心…經驗的狀態
已經沉浸進入一個純然的觀照
空無…虛無

我進入得更深又更深跳入對我敞開的神祕
而巴關一次又一次出現祝福我
神祕的和惡作劇的徘徊著我 看我是否警覺
而我可以感覺他在當下

他的幽默和輕盈讓我發笑以及愉快的笑
我被啟發…在我裏面一股新的幽默感成長
我開始看到人類自然的荒謬
在我周圍圍繞的是簡單和美麗

他的眼睛看到所有的
這是開放的天空 我生活在下面

巴關深深的了解我全然私密的權利
而我開始學習尊重其他人的私密
在我靈性的經驗 其他人來到我面前
不管我看到甚麼我保持寧靜
並且從未判斷任何人

巴關對於個人的自由有巨大的尊重
自由是他的金色鑰匙
如果我想要無意識是我的自由
我可以在我自己放鬆的空間成長
不急…不急著而不再跳入日本式腹式自殺的方式
只是放鬆和享受微風

旅程就是目標
事實上是沒有目標
只是全然的美的旅程本身

我的內在罪惡和釋迦摩尼佛下降蒸發的痛
我是被巴關有愛心和慈悲的指引著
他的智慧和清明的了解
他帶著愛的碰觸治療我

了解巴關的立即成道的方法
或是漸次成道的學校

清楚的是巴關是完美的對的
成道是突然的
沒有第一次突然的超意識經驗
沒有甚麼是可能的

而在之後
漸次的超意識喚醒到宇宙性的意識
融解進入最後的狀態

漸次的成道方法是荒謬的
一個延緩
一個人永遠只是留在殼裏

我的門徒了解是深又清楚的
有六十億的人口在這個地球上
只有一百萬是他的門徒
巴關選擇他的門徒
他知道每個門徒的潛力
他廣大的洞見看見很遠的前面

這些勇敢和稀有的個人
每個以自己的方式打破模子
來自家人朋友和社會的孤立痛苦…經濟的困難

他們都在這兒為了巴關的愛
有勇氣掉入他的腳下而成為門徒
他們賺到我的愛的尊敬和感激

我判斷他們是我的有愛心朋友以及追隨的旅行者

巴關開始靠近的看著我
我是覺知他的洞見的可能陷阱
或許我將會成長我的靈性自我

我現在知道巴關可以看我的靈
他知道所有靈性的可能性在此時的我

但是頭腦…人類自我和力量的意志
那是另一回事

都是依個人的情況…個人的態度
每一個人可以決定何時轉換和宣稱成道

這是我的自由讓頭腦玩遊戲
或是害怕而停止更深入而宣稱這個經驗
自我知道如何藏在無意識的地下室

我覺知到
也覺知到他關心我的完成
這是他慈悲的靠近守護我和有愛心的指引我

我變成成熟的獻身者
我愛巴關
我已經完全的忘記和放掉我的成道
有更多的可以跳入…有更多的可以發現
我在他的翅膀底下溫暖和舒適

我對他的愛是更大的
我是另一個馬哈克什

我進入更深到黑洞
這是最後的未知領域
尋找
最終的真理

甚麼是無所不能的…無所不在的…無所不知的
不滅的…滲透全部…知道所有的
無味…無聞…無碰觸…沒有聲音…沒有看見
不能被創造的是當下…不能破壞的將會被保留
穿越空間…穿越時間
莫測高深的…無可測量的
有它本身的光的源頭…永恆

黑洞…是無法知道的…最終的神祕

我已開始了解發生了甚麼
光只能在黑暗被接收
一個光的原子彈爆炸的經驗
光擴張到各個地方
被來自內在的黑洞所見

內在經驗黑…外在經驗光
涅槃…火焰的休止…外在永恆的火焰

黑洞…內在本性的核心

我的妹妹秀娜和她的先生羅昧使抵達孟買
來自香港的婚禮和所有人住在太吉瑪哈旅館
我被要求到那而和他們相遇

我到普那只有剩下的錢而現在也用完了
我只擁有一件袍子我每天洗…亮乾然後穿
袍子已變的褪色和透明
我愛這件袍子當它變的柔軟以及像粉狀
我的三摩地袍子對我而言是無價
拖鞋變薄而且壞掉了

我沒有覺知到我外在的貧窮顯現

我進入太旅館被要求在大廳和經理人碰面
我要我坐下來而且問我為甚麼到旅館來

我問他為什麼問我這個問題
我可以到餐廳或是咖啡店或是任何地方
甚麼是他問這個奇怪問題的理由
然後明白他認為我是個乞丐

他看到我得舉止以及聽到我流利的英文然後就安靜了

我說我來這和我妹妹和家人相遇在太旅館
他問說他們是誰而我回答是秀娜和羅昧使 吉橫吉橫瓦拉
他張著嘴驚訝的…突然變得客氣和歡迎
這個吉橫吉橫瓦拉家庭…秀娜是你的妹妹

他撥打電話到他們的房間而且秀娜急忙到大廳
看著我她哭了…你對自己做了甚麼
你的衣服怎麼了…你變瘦了…窮困的

我看著我妹妹…鑽石和貴重的婚禮服
我告訴她我感到慚愧 在我眼裏她顯示貧窮而我是富人

經理凝視我們兩個…這是甚麼世界
好奇怪的兄妹…如此的對比
在泰吉瑪哈旅館的中央

她給我足夠的錢讓我可以過接下來幾個月的生活
很奇怪的在這個新的情況裏與我妹妹和她的家人相遇
而我到普那沒有參加她的婚禮

已經經過一個月了…我可以聽到他的呼喚

從現在起這是我和巴關的方式
二十一天深入的準備
持續七天液狀的食物
高峰狀態而且在滿月的夜晚見巴關

他的名字巴關 斯理 羅傑尼斯而我的名字是羅傑尼斯
真理有一種美…一種詩意…優雅
滿月與上升月相遇

我決定到孟買
我記得到那兒是九月16日
他在演講而我安排一個星期的通證
然後奇怪的17日他再一次進入寧靜

18日是滿月
他又開始演講…真好…我的第一次滿月達顯

我的皈依之路有更深的成長
他跳舞的抵達顯獻給我更多
他很高興我的進步
我的寧靜和集中在真理而且抵達
我穩定和成熟…能夠保持偉大的祕密

更多的保留沒有被說出來
勝過說過的

神秘宇宙的師父和門徒關係
當門徒成長…師父就顯現
這是一個沒有結束的旅程…一個開始沒有結束
成長的深入又更深入…擴張又擴張

師父有意願走所有的旅程
他已經是敞開而且知道無限的更多

門徒必須保持敞開…臣服和脆弱
總是敞開全部和所有的一切…從不決定在哪兒結束
有更多得像每一個水平面被交叉
無限的更多可能性

在一顆檸檬樹下
一顆心
天空!!

月亮在上面
徘迴在下面…
心的天空

來自越過海洋
師父下降…
早晨的水滴!!

水滴
在花瓣上
心敞開的!

淚滴
微笑
一杯茶

降雨的淚水
笑聲如雷

它是神祕玫瑰!!

1986年羅傑尼斯的詩

2500年的瑪垂亞maitreya在當下

巴關開始羅傑尼斯 屋帕尼沙upanishad的演講
坐在師父的腳下
這些演講不久就變成新頁
我可以了解他們將會引領到哪裡
神秘又神祕的在這些演講被顯現

知道我這個星期留在孟買
透過果並 喜答govind siddharth這個神祕的門敞開

全部經驗的某些部分我在七月的晚上已經歷過
顯現在他的問題上像是個宣稱

那也是我那個晚上的經驗
所以我明白他看到第二個的一半
他沒有看到我…和那個爭扎
從他的洞見和領悟這個部分是模糊的

我聽到巴關說
不是只有發生在你一個人身上
還有其他兩個人也在那兒
誰也同時發生相同的經驗
他們也猶豫是否宣稱與否
他們的猶豫是自然的因為宣稱是如此的大
一個人感覺是如此狹小但是不能保持只是跟著你
像是懷孕的孕婦它能隱藏懷孕多久
有一天她將會把孩子生下來

這個人感到困窘不知要如何說它

而說出來在這個極懷疑的世界
對於真理人們是聾子
對於美人們是盲目的
對於感覺敏感人們是沒有心的
這個人感到宣稱這樣的事情是孤單的
但是這不是出自於自我…一個人不能以自我宣稱這樣的事情
因為自我感到尷尬而不喜歡感到尷尬
是出自於一個人的謙虛而宣稱如此的經驗

而再一次我聽到他說
他在等待…這三個的其中哪一個要先宣稱
果並 喜答已經證明得真正謙虛有勇氣
不論他說甚麼…他已經看到不是睡覺…不是在夢裏

是真的克理虛那姆提準備了就像這樣的現象
釋迦摩尼佛已承諾在25世紀之後他會來
當成是瑪垂亞maitreya神…瑪垂亞的意思是朋友

嘲弄的我聽到他說
果並 喜答的困難是他不能保持是個祕密
世界上最困難的事情之一就是保住秘密
而那也是祕密

而又再一次我聽到他捉弄
還有其他兩個人也出現在當下
並且如果他們有勇氣…他們的問題將會來臨…如果他們
不能聚集勇氣然後他們將會總是有保留秘密的負擔

當我聽到這些話時我凍結得冒冷汗
他是要我用相同的方式向前走出去嗎
那就像是在要求一份證書…開始靈性自我的陷阱

在蘇米拉外面我看見門徒聚集在果並 喜答的周圍
尊敬地向他鞠躬
我發現那是很美的而且想要像他鞠躬並且知道他的洞見
但是人群太多了
我知道他的眼睛已經敞開…他也看到這個偉大的現象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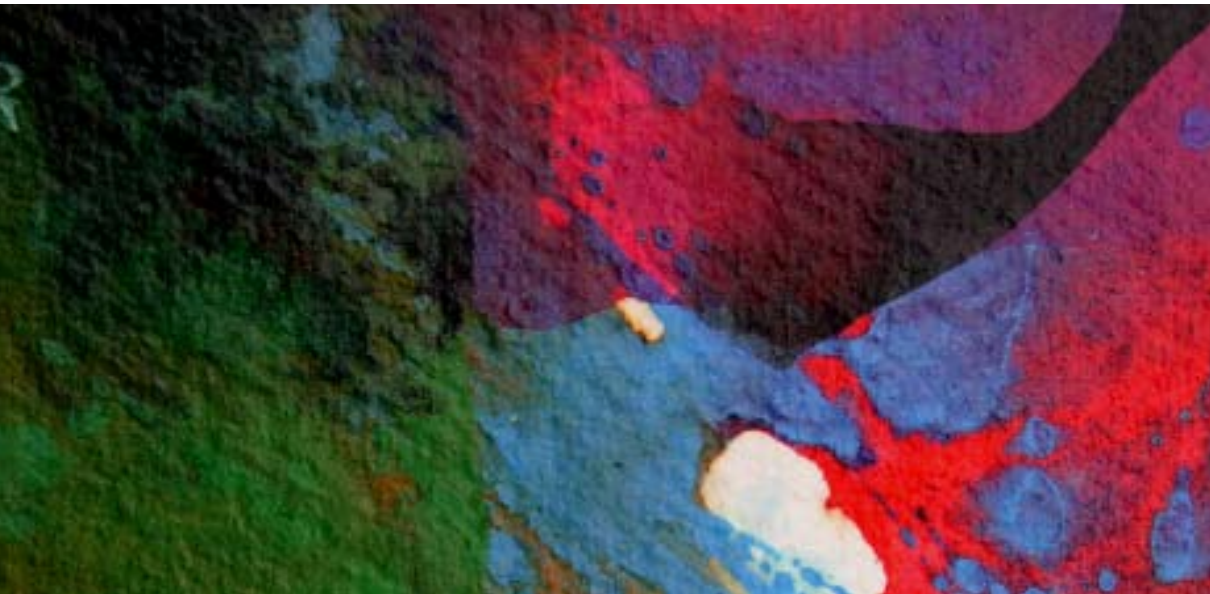
我不想要像那樣的被圍繞
那不是我的方式…不是我的方式
總是守護我的私密和給予我全然單獨的價值
我厭物人們對我鞠躬而且碰觸我的腳

對我是透明清楚的 巴關只有宣稱
果並 喜答已經抵達成道的點
依據我的了解那是不夠的
到達成道的點
是旅程的剛開始

而且這些是我相同的話語
當私下問到關於果並 喜答那些日子的經驗

我停在寧靜
而持續的尊敬追隨者灌住他
越來越多的問題…它變成一個故事
我興奮的回到普那但是寧靜的
我知道有大量的新移動在爆發的邊緣

我預知巴關不久會回到普那



我看到巴關用他幽默的方式捉弄我
用考驗我的勇氣的方式以及看我是否會掉入他的陷阱
而且是否真正能保守秘密
這將證明我真正的意向
他已經丟了笞刑…球在我的法庭…我將是否拿誘餌

我對巴關的愛遠遠超乎我的小成道瞥見
甚至下降的釋迦摩尼佛都將不會透過我顯現

我知道如何保密
我已經說過而我再重覆…我會像是瑪哈克什

而不久難過的是我聽到幾個月之後巴關說
幾個月前在孟買果並 喜答有了洞見
釋迦摩尼佛的靈魂尋找身體
在他的洞見他看見巴關已經變成釋迦摩尼佛的媒介
而他是對的…但是這是人的不幸
雖然已經碰觸了對的點但是也會走錯路
因為巴關已經宣稱他成道 他就已經消失了
從那時開始就不再見到他
或許他認為…現在可以用來做甚麼
我尋找成道而我找到了
巴關說成道只是開始不是結束
他已經很靠近而現在已跑到很遙遠

我聽到果並 喜答已變成師父
不久他的自我會創造甚至更深的陷阱
而且完全破壞了甚至他單純的門徒

我看這件事 真是難過的不幸
巨痛的一天…很可惜…他值得更多的

我從未想要進入這個陷阱
我會殺了我自己…如果發生在我身上我會再重生

第一次成道的經驗
允許啓發敞開這些多重的層面
這些層面第一次變成可能
一個人必須跳入更深進入每一個層面
並且吸收每個本身的方向

它將會有五到六個像這樣的爆發
或是三摩地狀態去吸收和融解一層又一層
而且漸漸完成這整個旅程
融解進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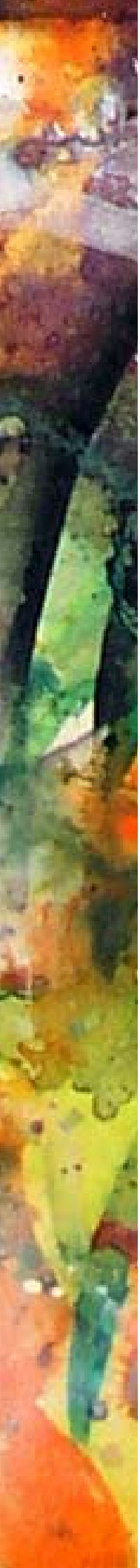
我只是淹沒越來越深
我每天的作息也持續發現很深的改變
我的身體移動和簡單的日常活動
變得更優雅
我停止做靜心…靜心的變成我的生活
一種放鬆的觀看覺知接管我的每一個腳步
我的每一個姿勢 我的每一個看 我的站著方式 我的方式
坐著洗碗 洗澡 刷牙
禪是活生生的經驗…活著靜心的方式

對我沒有所謂的靜心
只有靜心的存在

我灌住所有我的覺知到這些簡單的日常生活活動上
而儘可能的睡…在漆黑的房間

我知道我再一次在等待黑洞
變成熟悉於夜晚的黑
我變成一個夜晚的觀看者

我的走路是禪而且坐著是禪
凝是在我周圍的光亮



現在我已經通過巴關的祕密之門
巴關的星靈體越來越頻繁的拜訪我
我開始學習他的祕密傳遞的方式
他的寧靜和祕密工作的方式

我允許他儘可能的接近我的身體
創造情況讓他舒服進入並且對我工作

還有另一個祕密是我成長和掉入的
就是我走路的方式

我前世的味帕桑那觀照通道已打開
這些垂直通道更容易地讓活的師父接近
因此釋迦摩尼佛已發現到我
是個適合當祂的媒介

巴關總是走路以一種特定的方式
他的亢達里尼波動和移動是遠遠高過大過我的
是更遠大和更寬以及更高又更深的

巴關可以容易地加速我的成長
如果我掉進同步和他的垂直一起
所以我開始走進更深的水
和他手握著手
一步又一步…垂直的波動又垂直的波動
我慢慢的融入到他的通道
顯現給我高又更高
我攜帶著他的神聖火焰…他和我一起跳舞

眼淚短暫掉下來表達這些神聖的片刻

神秘學校的作用對我敞開
我變成他的祕密學校的一部分

天空沐浴
鑽石
看!!
天空沐浴
鑽石在你上面!

昨天降雨
沐浴感激
在寧靜
昨天下過雨

寧靜
寧靜的淚滴
帶著感激
鑽石昨天下雨

昨天下雨
你看到嗎?
鑽石在你上面

1986年羅傑尼斯的詩

1986年羅傑尼斯的詩

芬芳上升
寧靜更深
消失!!

老鷹水平高飛
天空在裏面
花開著

在飄浮的腳步
一個溫和的微笑
玫瑰在手中!!
…消失了
只是一朵玫瑰

我應該是這個世界上第一個宣稱的人
而且顯現巴關狀態的真實意義

他已經穿越成道

這是一個進化的狀態
第一次巴關完全如此的一個不平凡宣稱

人們把它當成詩人的價值
對巴關沒有如此的詩的執照
它是個實際的宣稱
一個實際的現象發生

巴關是最偉大的賭博者…和他的生命玩
總是走在剃刀邊緣高的天空
已經決定往前走一步
沒有活的佛陀曾經在之前走過

沒有佛已經轉換他的星靈體
給他的門徒當他還在身體時

轉借他的星靈體
他的身體停留沒有被保護的情況…脆弱的
他的身體已經是非常敏感和脆弱的
這個轉借是徹底極端的和非常危險的

有一次我了解
我開始攜帶他帶著極度的照顧和意識

這些經驗是如此的廣大而我不能只在一本書裏容納它
它們是我和他最棒的活生生經驗
而且它們已經成長更深又更廣泛的意識

我停留不動並且沒有去孟買看他
我祕密的移動到他的新層面
不冒險我的身體在移動中或是旅行
我在普那保持寧靜

我知道他準備要到普那
就發生了

1987年1月4日巴關抵達普那社區

喔 很棒的白色天鵝

我們都在等待他的護衛車子
秘密的半夜從孟買來

門徒們跳舞跟唱歌…從大門到老子屋排滿著
等待又等待…跳舞和慶祝
大約早上2點他抵達了 向所有在裏面跳舞的人揮手

天堂在他的勞斯萊斯黑色坐椅
真是很幸運…我親愛的師父回到普那

巴關再一次在他的高峰
每天早上跳他的舞…全然的在他的天性
你可以看到他以他的手臂爆發…高到天空
淹沒整個莊子大廳
進入閃耀的他的高飛壯觀

溫和柔軟的發笑聲
一個秘密在他微笑的眼睛

更高又更高…更高又更高巴關
愛的歌曲灌進他的抵達

把我們帶進更深到我們的本性

波浪是往內波浪是往內

門徒們在狂喜…他們再一次在愛中
他們的眼睛帶著喜悅和感激的閃爍
佛圈再一次抓住了火
某些新的在空氣中

巴關在抵達的演說是在這個地球行星的新人類
新人類在地平線

金色的未來…叛逆的…新的黎明
整個佛圈被充電
並且等待新人類的誕生

我知道…而且和他舞蹈
誰在跳舞…是我在跳舞…或是他舞蹈我
舞者消失了而只有舞蹈

巴關羅傑尼斯師父的師父 一個男巫的肖像
一個新人類…羅傑尼斯…瑪垂亞朋友…在地平線

他的智慧和年紀
我的青年和像孩子般的
合一一起工作
我將會以我的年輕保護他的身體和佛圈
他將會以他無限的經驗和智慧指引我

我們在等待這個片刻將會變成顯現在這個世界上
是如此的爆發故事啊

真實裏我是可能可以預見的
一個鐵鍊的反射動作會引起更廣大的新現象
很多門徒變成成道
突然到各個地方

我們需要一百個佛陀…緊急的
讓集合式的超意識充滿著光

巴關帶著他整個靠近的門徒圈一起抵達
我直到現在只有讀過他們
而且想像很多是秘密的成道

我讀過有名的心撕裂的故事
關於高深偉大的師父徒弟就像佛陀

我夢想過我可以看見和走在這些光亮的靈魂間
很多這些幸運的門徒們有如此的尊榮和特別恩典
能坐在巴關的腳下十二到十五年

我覺知到他們並且開始帶著好奇的眼睛看著他們
而且經過他們我的雙手合併而內在鞠躬
我希望我能夠擁有像他們的好運能夠靠近在他的身體當下

只是我對很多我不知道的那些人的敬意
從他們引發忿怒…這是個奇怪的惡夢嗎

我希望他們有我全部的愛和他的祝福
有一天他們覺醒到他們的佛圈

我被看著
被巴關看著
但是現在也靠近的被門徒看

在社區走路緩慢的
天真的和沒有重量的
沒有努力的滑行
帶著知和愛的微笑

忌妒和有權力的自我的人
他們開始散播關於我的謠言和謊言
在我周圍下毒的空氣

我被所有的攻擊
藉由言語 藉由他們的情緒消耗以及藉由他們的行動
判斷我在四周飛

我認為我是個師父
我認為我是成道的
我是假裝成道的
我是模仿師父的

我是散播負面能量和壞的能量
我製造陷阱讓人們進入我的謊言
我只是尋找他們的注意力
我是偉大的假裝者
我是第二個巴關

我可以瞭解他們的猜測
我是隱藏某些東西…那是確定的

我是成道的…我秘密的已經知道
我是反映師父…那我也能了解
我假裝要成為師父…我有覺知我是攜帶著他

他們的判斷和他們激烈得讓所有在我周圍的人都知道
只讓我覺得稱讚
它確認了我在對的路上
而這是他們給我證書的方式

我是平靜的和容易的朝向我的佛圈
我可以輕意的吸收他們所有的劍
我對我的追隨旅行者有慈悲心

他們一定痛在仍未抵達…創造忌妒
看我溫和的走路經過對他們是多麼的痛
我對他們感到無限慈悲

這幾個月有兩萬個門徒已經過我
模仿我走路

嘈雜關於我每天的成長…對我都沒有關係
我需要學習吸收和接住這些小的交換

他們沒有散播像罪惡的謠言
那將會是真正讓我驚訝
我知道他們事實上開始去了解我
他們反射出他們看見在我周圍的光
但是他們的自我受傷
這是簡單的事…不是科學火箭
只是時間問題 他們不久就會了解

我內在發笑
我開始對這些有了一些幽默感
我開始更愛他們
並且向侮辱我的人微笑和有愛心的揮手

我記得一個光輝的一天

我走進大門在下午2.30在我通常的時間
而看到一群大約四十個門徒追隨和模仿我走路
在我後面靠近著…對我是歡喜的…但是對他們是認真的

他們被告知要模仿我…讓我丟臉…藉由他們的味帕桑那的治療師
藉著在我背後緩慢走路而在所有門徒可見的敞開視野下
保持跟著我不論我到哪裡而且不能留下我一個人
直到我生氣或是丟臉或是逃跑或是某些激烈的事發生
我看著所有這些跟隨的門徒靠近大門而經過克里虛那屋
的辦公室在那兒坐著那些有權力的人看著每一個人

對我是如此的美…看著大約四十個左右的門徒緩慢走路
他們現在已找到他們的合適
我只是裏面笑著而且繼續不理他們
他們嚇唬和噗的聲音在我後面要我給他們注意力
我知道他們的遊戲而持續的走著…不理他們而裏面笑著
不久我到了水池瀑布
在那兒我暫停而且靜止停住 讚美這個美和接受所有的
閉起眼睛聽著水流聲
他們不久會無聊而且或許離開

但是他們被告知不論甚麼代價都要跟著我
所以全都暫停而且靜止的站著
我知道我現在抓到他們了…他們進入陷阱
現在我可以做任何我想要做的而他們要跟著做

阿哈…好棒…禪師父羅傑尼斯
顯是給他們禪的方式
那是我幸運的一天
一群大約六十個門徒左右的聚集著
看著在我後面的四十個人愚蠢的樣子

玩完這些覺知的交戰片刻
我停在靜止…開始看到他們停不住
這不是他們的規則

開始看到他們的擊敗…我想要這個故事繼續
所以我再一次慢慢的移動不想失去他們
慢慢的慢慢得我繼續往前直到路的盡頭
引領到石頭水池的上面
我溫和的左轉…路很狹小
所有四十個人在我轉彎時都會遇到我
多麼喜悅啊…我讓他們進入陷阱
我繼序寧靜的走路…看見他們全都猶豫是否跟隨著

前面幾個仍然跟著而且像團體的猴子而其他的試著跟隨
但是他們有太多人在一直線上…區域太窄小了
只有幾個人可以移動而且有足夠的空間轉彎
和後面的人相牴觸

阿哈 阿哈…現在他們要怎麼做
所以我爬上岩石到水池瀑布…我看他們都在下面
他們麻木了而且無聲的…混亂他們接下來的移動

我笑著…嘿你們這些猴子們…你被告知要跟隨我
只是照著我做…爬上石頭然後往下跟著

喔…他們全都像飛舞的蒼蠅…互相看著
而全部社區的人看著他們的擊敗

我溫和的重複再來再來啊
再來再來…你不能輕易的放棄
走路像我一樣…至少走的正確
等我一下…我現在會引領你們再走路
等我一下…我必須顯示給你如何走而且正確的模仿像我一樣
等等我…等等我
他們都跑了

一個人對抗四十個
味帕桑那的治療師已經要求過…被她的自己人恥辱

我的味帕桑那走路是集中在所有周圍的
而自從我來到這的第一天
這個治療師總是以聲音顯示她的不喜歡來對抗我

她持續的被每一個味帕桑那團體問到關於我
她是有名的治療師而且當然必須有所有的答案
在普那社區味帕桑那領域中絕對正確的教皇
她惡意散播她的意見說我是清楚的發瘋
並且是注目的尋找者
我不是在味帕桑那的狀態而是在很低的能量
只是走路像一個死的白癡
我是印度人有性的壓抑
而她讀到的我是完全的凍結
並且因為性的阻礙導致我走路的緩慢

像我這樣的人發散壞的和低能量
而我吸取其他人的能量像個吸血鬼
並且和我的氛圍保持遠距離

我看見味帕桑那的學生總是看遠處
而且移動到其他方向不論我走到哪
而話的傳播像是疾病
我被對待像是個痲瘋病人…一個被驅逐的人

我聽到關於她的判斷
已經傳到其他很迷你的小治療師
而不久我就在新聞上
被散播到所有的和每一個新來的人而跟我保持距離

還有另一次走在社區而同個治療師停下我
並且對我喊叫說我是生病的而且需要給精神科檢查
然後停止假裝並且正常的走路

我微笑的問她她如何能在我每次遇到她的時候都在快速的跑來跑去
她回嘴說她是被巴關指定教味帕桑那
她可以保持警覺當她快速走路或是甚至跑步
慢慢走路只是教學的方法
方法必須被丟棄而成師之後可以做任何事
她全部都知道

所以我開玩笑的問她…那巴關緩慢的走路呢

她說我是誰甚至說關於巴關
而且我會被社區列入驅逐出境

除了她 我覺知到每個假謠言的源頭
散播當然會回到我這裡

有一天當我在排晚上相遇的隊在佛堂
我被一個德國女人暴力的強迫
她要我保持遠離的走路不要靠近她
她嚴厲的教訓我關於我有的問題
說我吸取佛圈
上百的門徒看著她慘忍的口語攻擊
隊伍慢慢的遠離我

我能夠承受這些情況只要是口語的就沒有關係

在普那的那些日子裡有個單純脆弱戴眼鏡的女人
她也是有緩慢走路的困難
她必須和我保持距離讓她免於被汙名

相同暴力的德國女人喊叫
說我是性壓抑的印度人而且讀過我的脈輪閱讀
給我的回答是去 f…幹 這個瘦的眼鏡女人
也緩慢走路

每個人都在笑…那是他們很大的娛樂

第一次我難過
不是為我自己因為我可以輕易的保護自己
但是受傷的看見他們已經攻擊了這個單純的天真女人
並且開始跟她保持很大的距離只是要保護她

這個變成我的新方式讓自己和人們拉開遠距離
每天年輕新來的人馬上受到我的吸引
我會告訴他們保持寧靜和遠離我
而我知道這只有一天左右他們將會被下毒關於我
然後轉向他們的背面抗拒我好像我誤導他們

我保持遠離全部…門徒或非門徒
我被那些想要破壞我的人而孤立起來
誰想要夾我的翅膀…試著和傷我或是破壞我的
這是對我的日常新聞…我的日常麵包

被超過一千個門徒以一些方法或其他的攻擊
很少的一些愛我的不久因為害怕被看見靠近我
就像不久也會被群眾孤立

我的晚餐是無限的寧靜
不論我移到哪一張桌子都會空出和清空
通道是清楚的不論我走到哪兒人們都會移開

我愛這個秀…他們開路給皇帝

這些日子看見少數暴力和身體的攻擊我
在一個情況下我身體被推要我走路和快速移動
在另一個搭車和被暴力的丟到地上
另一個被打到臉 說我需要禪棒
另一個強烈的武裝和搖晃要我跳出頭腦的陷阱
推我到泳池…而我不知道如何游泳
這些攻擊被門徒們當話題
而且更多開始對我的寧靜抱負

我被列入好玩的目標…我是死的和嚴肅的
而嚴肅是巴關洞見的疾病

我單純的覺知移動
我的臉部表情是超脫的覺知

社區的戲劇團體做了滑稽好笑的玩關於我
走路緩慢的假裝是巴關而且成道
被上百的人看和笑…生命是個笑話…生命是歡笑
而且不是嚴肅的…我是他們靈性娛樂的目標

故事永遠繼續…新的謠言…每天看新的攻擊
新的敵人…對我變得無聊…如果他們攻擊我
至少帶個好的討論或是辯論對抗我甚至只是一次
他們只是來…不論說甚麼…然後跑
甚至不看我的眼睛

自我…忌妒和現在的懦弱
難怪我們是我們所在

刺棘和玫瑰

我走在戰爭圈而不是佛圈

我甚至也接受這個因為它讓我極端的警覺
而我必須移動和走路帶著高度警覺
並且變得警覺和覺知每個來到我的氛圍圈的人
它讓我記得我童年的工夫訓練
和很棒的工夫電影
記得師父訓練他的弟子是使用真正的劍
進入覺知甚至在晚上睡覺

對我每一件事已被正面的使用
那是覺知的訓練
而我感謝他們給我免費的課程

我有一個長鬍鬚
一些少數愛我的人叫我夫 慢竹.fu Manchu
而且知道我的工夫像禪的幽默

高品質證明的治療師
散播巴關的工作…訓練百萬的尋找真實者
收取團體費用上千元美金

很小的迷你治療師們
和靈性的閱讀者 他們是巴關敏感和有愛心的通道
他們全體一致閱讀我的印度性壓抑

自我十九歲起跟著巴關
我從未來到巴關拾起容易的性目標
誤用他的性自由洞見並且打破禁忌

我在這兒跟巴關是純然為了我的內在成長
他的慈悲駕著人類意識的醒悟
而我純然和全然對他的愛
只是對他的愛讓我在這裡
我有意願甚至對那些所謂說我性壓抑的原因者
放棄我的性的驅使而集中在更高的呼喚

我出生在有名和幸運之下而我在青年時期離開了家
我的母親名迷是寶萊屋最有名的女演員之一
我的父親施羅吉來自有名的商業家庭

寶萊屋在70年代是完全不同的現象
電影明星是德米demi神的尊崇和印度群眾的理想偶像
所有我的青少年朋友是電影明星的孩子
或是商業家庭的孩子
他們今天是著名的明星或是有名的商業家或是其他的

我的青少年看見一大群的電影小明星
而且最美的年輕女孩都急著到我們的寶萊屋舞會
我不需要再多說了…但是那些年看到更多性的自由
勝過大部分我的西方追隨旅行者的性自由生活形態

我總是大名昭彰的
而被最美麗的女人們圍繞著
特別是因為我的自由靈性和叛逆的自然
我完全不聽長輩的話
並且完全不在乎這個普通社會的慣例
我總是在意當個叛逆的靈性
叛逆於所有我知道的女孩也就是他們找到吸引和有慾望

我太全神貫注在我的內在旅程
進入普那社區的關係

有個極端美麗的美國女孩
而當我後來發現她是個來自紐約福特仲介的模特兒
她來到社區…而且看到我緩慢的走路
持續幾天的時間看著我並且試著靠近我跟我說嗨囉

那時候我在寧靜中
特別是因為持續來自門徒每天面對的不斷攻擊
而不理她…她持續的看著我而且有個晚上跟著
我而發現我住在隔壁的桑德半
她搬進相同的旅館住了兩個月
我總是看見她坐在陽台看我
而她開始試著和我說話
她拒絕聽到我在寧靜中而且深入的靜心
她解釋著…她已經停止進去社區
因為在那兒她總是有性的攻擊而且每個男人都試著
和她相遇而且跟她上床
她是紐約的模特兒並且對於男人只是想要她的性已經受夠了
而我是唯一讓她一個人的
她發現我寧靜而且敏感以及想要靠近我

她很美麗…我了解她的故事而且感謝她的坦率
她很有趣而且充滿幽默感
極有廣泛旅遊和世界觀的智慧
她的靈性靠近我 不久就看見她走路慢慢的和優雅的
而且一些新的空間開始接管她
追她的社區大個兒們變得對我發怒
並且嚇到我現在有女朋友了

我很感激她有短暫的關係
因為它幫助我改變我的神聖和禁慾的畫面
對人類和全部的一個

這些日子我是禁慾的
雖然我有實際的狀態
我是慶祝勝過禁慾
我的西藏喇嘛前世的譚崔經驗在我裏面再度喚醒
而我的前世窗戶再次變得活生生

這個相同時刻社區企圖要購買桑德半旅館
主人他列瓦talera已經成長到愛我
並且總是在他來的時候停下來問候我
他發現我非一般人而且總是提到我的自然祈願
以及我在路上的真誠
他已經租我房間十四個月前只有1200盧比
每個月而且允許我用相同的房租住在那兒
在巴關後面的房間每個月出租9000盧比

社區的經營清楚得讓所有的門徒住在那兒
當他列瓦不同意賣他的旅館以他們的出價 他們排斥旅館
當我被他列瓦告知 他們已經威脅要關掉他的旅館
他列瓦是個單純的人…他有很多像這樣的土地
而事實上被有侵略性的經營人的出價觸怒
而當他列瓦提出他的價錢而經營者馬上拒絕
以關掉他的生意的威脅的代價
他對我告白說他被髒手臂扭曲戰策受到驚嚇
社區的經營者讓他們企圖買下

在這幾天我被社區辦公室通知
我被命令離開旅館同一天或是禁止再進入社區
我保證我在幾天內會找到其他地方的房間
他們反擊我只有一天的時間而且
那是負面的不說不能忍受這裏

接下來幾天我在附近找房間
在門徒居住的區域
列可使密別墅的房間不給印度人住
另外一個區域靠近河邊的沒有房間而就這樣繞啊繞的
我找到小房區域是一個印度人出租房間
那兒我被暴力的告知他們反對我也不要我住在那兒
我不好的能量在那兒…我無能找到另外一個房間
至少六天必須留在桑德半

我被停住在大門並且被叫去開會
告訴我已經接收到他們的警告要離開桑德半
而我沒有遵從並且被社區驅逐
我請求的說我已經在過去的六天中找過了而
無法找到一個房間他們說是我的問題
說我不是和巴關以及他的希望 並且不再回來
我被給與機會而已經失去機會了

我可以說成一本書只有對於驚嚇相遇
和我經歷過和門徒的恐怖經驗
特別是靠近他的人們
但是棄權的我接受他們只是他們的樣子
他們將只會收成他們所種下的

根據我的在意他們有這麼多的自由
可以創造或是破壞他們自己

但是沒有自由可以破壞別人
這是侵入別人的神聖火焰
以及他的內在靈性旅程

巴關已重覆很多很多次
不要涉入任何人的自由
而且不要讓任何人干涉你的自由

今天我看見第二個是更重要的
允許別人干涉你的自由
是一個被動的參與
看著其他人欺負一個天真的人而保持沉默
是直接的參與犯罪

權力會崩潰而全然的權力會全然的崩潰
有權力的以驅逐出境來支配那些他們不能掌控的
讓他們活在害怕被驅逐出境 所以他們會變成聽話的奴隸

驅逐門徒是最骯髒的和最低形式的勒索

門徒是脆弱的
單純因為他不想要離開巴關

他們在玩弄為了巴關的愛
使用這個工具來抗拒他
有多麼的低下 讓一個人屈從

我被驅逐出境而且是黑名單並且我對於每天
要面對這個社區已經受夠了而且決定不久要離開普那

被驅逐出境我持續住在桑德半
發現一天早上有另外一個關於他列瓦和
社區的經理的相會
他列瓦叫我因為我是唯一留下來的門徒
以及和我討論…他現在感到生氣
他們已經看見藉著砍斷他的旅館收入而贏得戰爭
並且告訴我他們現在感到他們可以以低價買它

我看見所有這些不是適合巴關而且他的慈悲的方式
這是勒索和欺負弱小
使用權力和肌肉把弱者推開

雖然我不會在兩邊得到甚麼
我是和他列瓦一起而且羞愧於社區的使用骯髒方法

如果他們使用他們的力量和經濟的勒索而把他列瓦推開
那跟美國的政客把
巴關推出去有甚麼不同…對我來說是同樣的骯髒政客

在我眼裡這是慚愧的
而我知道一個佛陀從來不會做出如此醜陋的行為
在我眼裡社區的經營者是譭謗
巴關的臉以及他的愛和慈悲的訊息

他列瓦和我同意如果他們開始相遇
帶著柔軟和在意那他會同意賣出
如果他們開始帶著侵略那他會拒絕
這是我們秘密的了解
我們在等待和觀看著

這整個交易關鍵在此

五個人到來…生氣的看著我和他列瓦一起坐著
他們感覺到他們的欺凌已讓他更同意
並且驕傲的在他們與他的接觸

他列瓦拒絕出售…甚至兩倍的價錢也不賣
而這是他們最後的面談…他列瓦不會讓步
他們可以欺負旅館
而直到今天旅館仍是他的領域

對我甚至到今天我在意的是支持我師父的臉
而我的仲裁將會有一天被了解 在這條路上
一個叛逆的靈性…真實和公正是優先的
甚至我必須與我的自己人抗爭…真理站在上面

巴關祝福我並且看到我的勝利
我是準備好去面對和挑戰的
我將會遇到無數更多強而有力的欺凌
當我拿他的火焰進入世界

我從未尊敬或是臣服力量和支配
我鞠躬和臣服只有愛和慈悲

我回到我的門徒帶著小抄說著
我保留單獨的在路上
而且永遠是他的獻身者

接下來的幾天我遇到了嚴重的事
當我走在晚上社區的街道 一個門徒
急促的推我 現出刀子和威脅要結束我
我被告知離開普那或是我將會被關照
他們會打斷我的骨頭…我的腿

現在他們挑戰我的靈性
我正計畫要離開普那
但是現在是完全不同的事
我從不在受威脅之下離開
而現在決定留下來並且看他們會做甚麼

獅子的怒吼

我不喜歡威脅而且更是對那些在路上
來自於宣告是巴關的門徒
巴關是曾經走在地球上最偉大的佛陀

你可以想像我同時看到兩個世界
恐怖的…如果這個字是合適的描述

我已經讀過克里虛那姆提覺醒的書有幾年了
但是沒有深入在意他的方向

我現在變得有興趣讀更多克里虛那姆提的書和他的生命
以及為甚麼介於他對師父的想法有衝突
一個全新的章節打開而我之前是無知的

我是完全跟著巴關
沒有甚麼會搖晃我對他的愛
我只是開始對他完全敞開的方向質疑

我想要更深入的了解
師父對沒有師父的動態
以及是多麼的複雜對於一個無意識的人類傳遞真理

我知道巴關已沒有選擇
他已經了解所有散播真理的反射
他自己本身是個目標

但是我需要了解這個複雜情況
關於單一個人或是群眾在社區與活的師父的情況

我知道巴關已經靠近的看著我成長而且要我
研究所有的暗示並且吸收更多我的了解

直到現在我溺愛他像個孩子
我需要更多的了解 帶著平靜和平衡的洞見在我前面

我開始越來越感激克里虛那姆提
他的完全的敏銳觀察和他的客觀的方向

巴關總是說我們是這個世界的一部分
而這個社區只是個實驗
他也從來沒有宣稱他的人變成成道
他們是同樣的無意識像世界的其他人

世界的其他人無知是喜樂
這裡喜樂不是無知

世界和它的方式是簡單而且容易面對的
只是每天的日常活動和表面的生活著

這裡的人是脆弱的實驗和靈性的能量
帶著複雜的內在機械化未爆發的頭腦和沒有頭腦
高伏特能量的情況是需要的
經驗和小心的成長和指引
成長更高需要更大的覺知
也必須要極端的小心對於自身的行為

我們在玩火…無法看見的垂直的火的威脅

門徒們不是成道…現在我了解了
但是我的新問題是為甚麼他們沒有成道
有可能可以到達而會被破壞嗎

我這個探尋的集中點
也就是變成最燃燒的問題
並且同等的也是我需要了解的

而這個就是克里虛那母題所抗爭的
宣稱群眾總是破壞單一個人
所有的組織殘障和最終的破壞個人

克里虛那姆提是清楚有名的銳利
並且已完成這個特別的洞見而且是完全的正確

巴關以他的敞開自由的洞見下賭注
佛圈會照顧這些事情

巴關也看著這些新的發展
他是很深的悲哀而且開始看見他的人們衰弱他

我是他活生生的實驗…我和他一起走他飄在我上面
他正在考驗他自己人來對抗我的鏡子

這是真實的

我在此宣稱給所有的讀者而且知道
巴關看著你如何對待一個佛陀
這個佛陀帶著他的火焰
帶著巴關自己

不論我在此宣稱是幫助你走在路上

我顯現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我可以表達或是我希望被知道
特定的秘密像是一把劍交到孩子的手中

我開始看見很多危險浮現在水平上
藉著使用強而有力的方法覺醒
門徒們釋放這個垂直的火焰給佛圈
而且是不成熟的使用這些力量
並且沒有靜止也沒有覺知
關於這個火焰和它的影響

我不希望害怕但是已觀照過這些影響
它將會發生…最壞的發生

被驅逐而留在桑德半旅館
旅館的圍籬距離佛堂的講台後面只有幾公尺
而當巴關每天晚上在莊子說話時
他的演講會傳遞到佛堂
並且清楚可以從圍籬後面我的座位上聽到
我每天晚上坐在那兒聽他的演講

我在普連餐廳吃晚餐而且我走路非常慢
我在演講結束前一點 我站起來而且慢慢的
頭往普連餐廳 不想在演講結束後纏繞的匆促

晚上發生了
像平常一樣的在我的路上 當我被一個印度門徒停下來
他堅持要載我 他說他用摩托車載我要我坐上去
我痛恨摩托車因為穿袍子坐在上面是不舒服的
而且我愛在演講後慢慢走我的路
他堅持一再又一再的而我坐上去
他把我載到那兒而且他從他的摩托車下來在街上
沒有任何的警告突然地用極端強烈的暴力打我
的臉並且持續的在地上毆打我

這個突發暴力攻擊在我的右頰 完全扭轉我的脖子
爆開的聲音在我的頭顱和脖子脊椎
我向後斜飛到地上而救我掉到地上的
是在我的左手而且聽到很深的聲音在我的左肩膀
我的鎖骨進到我的脖子而且我感覺到我左邊的肩胛骨
已破裂進到我的脊椎而且不對位
我的肺是壓縮的而且呼吸很痛
他踢我的臉和身體問我是否學會我的課題
坐上他的摩托車然後跑了

我已經發黑而且看所有的東西搖擺而且周圍旋轉
我躺在地上無法起來

突然我感到一股強大的力量把我拉起來
而我站著不需要來自我的任何努力
我知道誰把我的身體拉起來
但是這個攻擊有很大的暗示和影響

我回到旅館而且聽到巴關
在他演講完後當他從椅子站起來有著無法解釋的從側邊跌倒
並且停止說話

它是突然的但是我知道危險在巴關前面
並且對我已經結束了
如果這個情況繼續墮落我不會活的久

我留在桑德半兩個月恢復
但是開始明白巴關和我兩個人在一個格狀鎖住
複雜又複雜

我已經顯現巴關已經超越成道

對他的暗示是死亡的
鎖住和纏繞星靈體而且一起扭曲

攻擊創造很多新的複雜靈性的和靈性情況
我知道我的身體和星靈體兩者已經嚴重的損害

在我的身體左邊有很大的破壞
也就是轉換和扭轉我的星靈體
垂直的直線已被扭轉成扭扭歪歪的螺旋狀
格狀的鎖住
也就是阻礙了易達ida和平格拉pingala通道
穌使那sushumna流到我的頂輪
宇宙性的身體已經從中心移到右邊
去調整不對位和不平衡

我的易達被破壞了
而這是開始影響平格拉
也就是慢慢的關閉酥使那的敞開

我的身體開始調適這些新的情況
冷卻的一邊關閉
身體開始持續的熱起
內在持續冷的蒸發上升已停止
我的呼吸變得不規律

我的左邊脈動虛弱而且一次又一次的停止
我感到我的心每一次停止的束緊
右邊的脈動更強烈而且快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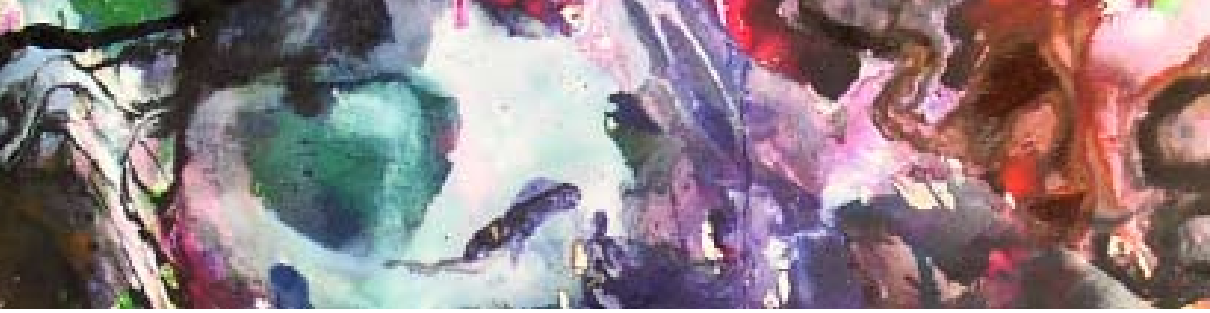
我的左眼持續的乾和癢
而右眼變得發紅並且總是流眼淚

我的左耳開始聽到吵雜又尖銳的聲音
我失去了平衡感
我的右耳感到阻塞和失聽

當我向左轉時我暈眩進入意識的暫時消失

慢慢得我的第三眼開始關閉
和我右腦的顫抖疼痛

我失去垂直通道的經驗



我的左手臂開始麻木
黑塊延伸到指頭一直到指甲變成黑色的
我的左腿一些黑塊開始顯現損壞的跡象
而我的走路中心轉變到右邊平衡

所有這些身體的改變開始發生
這些改變和過程開始顯現
在被攻擊後的兩三個月內

我知道對我真正發生了甚麼
我知道對巴關真正發生了甚麼

仍然有希望
我在八個月前已經抵達了成道的點
已經看過和知道進入和出去我的身體的點

巴關開始新的緊急對我工作

我的左邊通道關閉也就是阻礙下降
盤旋進入回到身體
我保持絕對的靜止而且跳入死亡中心
而在每一個跳入單田…身體感知死亡
會馬上的向內破裂以及試著透過第三眼進入

如果我持續在這個路上…那會要很長的時間
但是逆轉治療和進入回到身體是可能的

巴關是個勇士
我是個戰士

生命是冒險的
我從未對過去哭泣
它已經發生而不可能逆轉
在不幸中我戰回來了
這是我的自然
我不能改變它

在一起是任何事都有可能的
只是耐心和深入的治療工作…阻礙可以被移開
大顆的圓石頭在我的亢達里尼上面被推開
而通道將會再一次的被解放開來

因為這個身體的損害和靈性的意外
光球突然在晚上下降在我上面
我現在已經成長的尊敬感激和深深的愛克里虛那姆提
他的慈悲在我上面發光
而且第一次他顯現他自己
他是曾經飄在我上面的三個靈的其中一個
在七月釋迦摩尼佛下降時
他變成我的指引而且也慈悲的在此時幫助我

讀到上面 聽起來是完全的瘋狂和發瘋

不論如何我的陳述是給與在路上的探尋者
對這些意外的事實我可以冒險我的評論
我已經付了過重的代價
並且不要像這樣的意外再發生了

從前的尋找者跳入這些經驗的領域
離開世界到山上去完成他們的旅程而不被干擾
並且也是對於他們脆弱身體情況的安全性
在成道之後
身體和星靈體以及宇宙排列是只有脆弱的光的微線
而身體變得越來越弱
透過沒有頭腦在上面的接管而失去支配身體頭腦

身體放開朝向星靈體
星靈體放開朝向宇宙
而最終分解進入宇宙無限的土壤

一個人必須死而活

我被幾個師父拜訪而且他們用他們可以的方式幫助我
有一個訪客讓我最驚訝
因我沒有私人和他的連結也沒有夢過他

他的優雅慈悲水帝 巴巴shirdi baba來祝福我
我是他的獻身者而且謙虛的向他鞠躬
吉亞jai神聖的孰意 水帝 巴巴shree shirdi baba

晚上看著大流汗和無法入睡
翻身從左邊轉到右邊然後從左邊到右邊
有時候在猛力的發作時是完全翻轉

亢達里尼試著打開門
身體一步一步的調整

最深的方法就是死的儘可能的深
而且深入到黑洞治療

不論身體進入死亡
到第三眼的門打開
保護而且把身體帶到突然的驚嚇和覺醒
保持身體活躍

死亡中心的工作是個向外的門
第三眼是向內的門
第三眼的肌肉放鬆並且從內在敞開
並且允許進入倒退完成圓圈

死亡是最終的治療者
這總是最後的依靠 打開易達ida通道
而我已經知道這個秘密

兩個月的深度治療在進步中
而慢慢的工作將會需要一年
我的宇宙身體圓圈萌芽也長得更大一些了
不久將會張開

我以兩種方式工作
從身體往上到星靈體
而且宇宙的身體透過星靈體往下

巴關稱奇我的決定並且讚許我的勇氣和集中
對我這已是足夠的禮物了
這個撞擊挑戰了我而我的師父慶祝我的力量
這是超過成道的

它是我的勝利也在擊敗中

不論哪一個我是勝利的
我失去而死了嗎
巴關會給我送行
知道一個戰士已經戰死抗戰

七月的慶祝將來到
我的第一個三摩地
對我是個象徵和廣大的意義

新的佛堂已經準備好給巴關
而且我送了我的謙虛請求我進入只有那一天
師父節慶祝在1987年7月11日

我可以了解當請求被平淡譴責的拒絕
我是他們確定的敵人…黑名單和有證書的發瘋

所以我以正面來看待

巴關在1987年7月7日開始出現在新的佛堂
而因為圍籬就在講堂後面 我笑我自己
並且明白我就站在巴關後面
只有十公尺的距離

或許這是他的禮物
我笑自己好笨試著要進去
當他來到新的佛堂 慶祝和瘋狂的舞蹈
在他後面只有幾公尺
所有上千的門徒能量匆促朝向他
從我跳舞的地方可以被感覺像潮汐波浪
感謝所有我親愛的朋友們
我接收波流一波又一波
而巴關愉悅的跳舞

我知道他知道我是知道的
慶祝來到
只有活在這些片刻而且浸沒到他們
任何時候他出現時我的痛消失
這個片刻我已忘記而且慶祝他的沐浴

空氣變得寧靜
而巴關開始說話
我在草地上坐下來然後消失在寧靜中
喝下每一句話每個寧靜
時間飄走了

我張開眼睛看見忿怒的姿勢
現在有幾個守衛往下看著我
從圍籬上面社區的那一邊

指頭粗暴的指向我在桑德半的花園
這是我這邊圍籬而且我是住在這裡的人

指頭對我不停的搖動
嘿離開那裏…離開那裏

我張開我的眼睛驚訝的
這不是他們的領域
我不是他們的奴隸也不是在他們的管轄區域

誰是幹…他們認為他們是誰

我不能接受粗話
這些守衛試著威脅我在我這邊的圍籬
說著嘿你離開那裏…嘿你離開那裏

這是稻草破壞駱駝的背
我馬上站起來…做了一個深呼吸…而開始火他們
用我的聲音儘可能的大聲又清楚的
讓所有佛堂和巴關可以聽到我

誰這個地獄 你認為你是誰
你擁有這整個世界嗎
而且是甚麼樣的地獄 那些有權力坐在前座的人認為
社區是他們的私人領域
他們現在擁有和買下佛陀
佛陀現在已經賣給他們了
巴關已經變成你們的玩偶只供你的每日娛樂

前座有力量陷阱的是我的目標
他們聽到我的每一句話
我知道巴關微笑著

社區守衛跳過圍離而且不久就抓住我
當他們到的時候我是靜止而且平靜呼吸並且微笑著
告訴他們只是放鬆而且冷靜下來
只是掃興和享受
因為我已經說我想要說得了
而我不會重覆我的黃金話語

他們可以看我是有幽默感而且全然的呼吸靜止
而笑他們的嚴肅臉孔
一個人如何對抗四個沉重的守衛

所以他們都在我的周圍坐下來…我現在是在有趣的心情
它看起來如此的愚蠢…事實上荒謬的…四個守衛圍著我成一個圓圈

我向他們低語
是的只是變得靜止和寧靜…閉起你的眼睛然後往內
我有四個私人保鑣給我一個人

對他們來說是奇怪的
不舒服的而突然看我的幽默和我的笑話
他們感覺像是門徒坐在我的周圍
然後看起來傻傻的站起來而離開我
留下一個守衛直到演講結束
我閉起眼睛而保持寧靜喝巴關的每一滴

演講結束…開始舞蹈…我開始跳舞
守衛看著而且微笑
我是甚麼瘋人
天真和瘋狂

演講結束
上百的門徒們經過桑德半旅館
都在圍籬尿尿看我是誰
噢是那第二個巴關瘋狂的人在喊叫

我聽說守衛和經營者有會議
馬上在那之後我收到訊息
我被允許進入而不被驅逐
巴關已經說了…獅子的怒吼

給我訊息的守衛是訝異的
他們允許我進去…完全荒謬的

我明白我將更會被每一個人看
我已有足夠的凝視和每天上千的門徒的判斷

我單純的深深向巴關鞠躬
同一天我打包我的行李而且離開

這不是我的地方…不是我的空間…太多的控制
群眾對抗單一個人

我要往前…巴關或沒有巴關…真理或沒有真理

我不是在線上的玩具
當我被允許進入我不想要進去像個玩具
當我被驅逐我不會保持寧靜像個玩具

我有我自己的自由…我自己的生日…我自己的生命…我自己的權利

如果它是如此就是如此
如果不是也就不是

這個將是就是

超越這個超越
往內
為何有月亮的象徵?

往內看
抓住
在月亮上的瞥見

黑暗的雲
漂浮進入黃昏
消失

滿月的夜晚
黑暗的下降
雲飄在銀河!!

當時間似乎安靜的離開
一個沒有年紀的年紀竊竊私語
不朽的
是唯一的真理
一個可以知道

寧靜和靜止
的張開苞蕾
在早上迷霧的小水珠
天真
美麗的
它的鮮紅色
溫和的流出

令人神魂顛倒的
非常心
的 無時間

漣漪在奇怪的宇宙

泰航變成我喜愛的航空公司
只因為他們給他們的女性乘客蘭花
我總是為自己要一朵
而他們總是同意不會小題大作

這個蘭花總是很碰觸我
它連結我和泰航
而且溫暖的泰式司瓦迪卡sawadika歡迎

褐紅色的蘭花和泰航抓住我的注意力

我已經離開普那而且不再是個門徒穿著橘袍
我前世的西藏生活 我是個喇嘛
在那兒我穿的是相同的褐紅色
我現在將會穿褐紅色的而且我會說我是個西藏的尋找者

我回到香港
至少現在有些普通化了
不再持續的判斷和攻擊
世界對我似乎是很和善和溫暖
人們好奇的看我但也和善和友善的
很多人問我當和尚的經驗
他們的問題很天真和追根究柢但是極端的有愛心和體諒

我很高興見到我妹妹秀娜和她的先生羅咩使ramesh
我愛他的溫和混合了泰國印度的自然…他的謙虛和好意
而且他對我妹妹真正的愛
我愛他們親愛的和他們的新生兒子涂沙tushar

我想念綠意和樹和自然
高的水泥塔讓我感到不在居處
我已經忘記如何在一般的環境走路
城市的速度和周圍的匆促讓我暈眩
每個經過的交通工具讓我感到像是我在旋轉
而且我總是眼花撩亂和失去平衡

我到達時沒有前沒有衣服
只有丨件褪色透明的袍子…我妹妹厭惡的
幾天候我發現袍子不見了
她已經趁我睡覺的時候把它丟掉了
我對她生氣
袍子是我的三摩地袍子而且是無價的
它是我的第一件袍子而且我想要保留它當作寶藏

能怎麼辦…妹妹的愛
她只想要最好的給我
她愛她的哥哥而且不能看我是這樣的方式

我告訴我妹妹我現在想要穿褐紅色的袍子
她也喜歡這個顏色
至少我穿褐紅色看起來不奇怪…在香港更容易被接受
她說比起那件亮橘色的印度和尚顏色好多了
所以沒問題…我們做四件袍子而這些是我的新的西藏袍子

秀娜和羅咩使兩個坐下來很認真的跟我說
他們想要幫我回到世界
正常的過我的生活
結婚定下來而且像他們一樣有孩子

我的媽呀…我降落到哪兒了…離開熱鍋到火焰

我保持安靜了解他們看待生命的單純視野
至少他們天才的愛我…那就夠了
我需要感覺和一些真正在大地上的人們相遇
他們在這裏而我對這個感到感激

我感到完全的無用
我的緩慢身體移動讓我在真實的世界中似乎是殘障的
我需要找到新的生活方式
找到方式賺錢和花時間
去了解左巴和佛陀的平衡

羅咩使和秀娜很和善而且允許我依據我自己的時間
但是當我的三個月觀光簽證將要到期時
安排申請了在他們公司工作的允許證

去醫生那兒做檢查
檢驗來自暴力撞擊我的頭 脖子和損壞的脊椎
檢驗顯現脊椎骨保持原狀

我到另外一個醫生那發現不對位的肩胛骨
沉重的肌肉組織扭曲到上半身
從我的左手腕的抽血檢查時讓我衰弱到暫時無意識

我需要找到深入身體組織的工作而在香港我付不起

我決定我愛戰士的藝術
並且為我自己在身上工作
以及拉緊柔軟治療的太極功
我打電話給陳祖琳chen zhulin師父 他要我見他
他會決定我是否符合他的準繩

師父陳祖琳六十五歲
來自於北京大學教太極功而現在是個有名的師父

第一個片刻他看到我
被我吸引問我如何能夠以我的方式走路
我馬上明白他已經了解我走路的深度
這個像鴨子慢走是個太極師父
垂直高的覺知和完美的平衡

他微笑著沒有任何問題
而且甚至同意給我私人的訓練
地方在花園路愛都大廈的隔壁公園
我妹妹同意安排這個昂貴的私人課程
而他為我打折扣

他說我將會幫助他了解關於我有的經驗
過程和我如何到達這個完美

我將要學習古老的陽108太極功的長式

他非常訝異於我的吸收和了解能力
他的教學在每個片刻都是立即性的
並且因為他自己的興趣一個小時的課程變成兩個或更長的時間

他完全有興趣的看著我的每一個太極式
他很謙虛而且對我很坦白
我看見他為他自己重複每個動作一次又一次
很多次笑著而且說我的太極式是完美的
他更正他的太極式
總是說…我的舊習慣…我的舊習慣
你是對的…你在那兒是對的

我的移動是從丹田中心到周圍
我的移動是完美和流動的
內在的輪子是圓圈…因此優雅

的移動不需要努力
移動不需要移動
沒有努力的飄浮和無阻礙

我為我學習的108式下功夫
並且一起加入他們帶著熱烈的完成
四十天的課程以及記得每個移動沒有斷續

我每天練習三小時的太極移動
在晚上晚餐後又一小時
我享受花園路公園和它的美
人工瀑布的水池和空的空間
火鶴 外來鳥和動物們

我的整個太極式從開始到結束總共四十五分鐘
而不久中國太極專家和當地的中國人來到
這個孤立的公園看我玩太極
甚至住在這個建築物的人開始有興趣的看

不久我開始幫他去教他的其他學生
當他說他累的時候我替他教課
而不久了解到他只是想要我
有自信於自己藉著教他的學生說
我總是無視於我自己的力量而應該開始表達我自己
給人們而且更自由的溝通傳遞我的了解

奇怪的今年太極被宣稱變成
亞洲比賽的一部分而且他要我加入比賽
說他打賭給我一個徽章
並且我是他教學二十五年來他看過最棒的一個

我們不久變得靠近和友誼而且我很尊敬他
還有他的智慧和他全然的單純誠實
我對他像是我將在他那樣的年紀的師父並且經驗在我前面

我們不久就談論到巴關
他開始做亢達里尼和那達不拉馬靜心
而且開始讀巴關的書 道

我也從他身上開始學習道的方式
他的深入和簡單對於他的經驗的解釋
讓我張開我的眼睛深入老子道德經和易經

我談論我在普那社區和門徒們的問題
而他笑著並且說他會教我道的方式
我是吸引他們沒有必要的注意力
藉著閃避火的劍頭指向我
這是我的錯誤

只是吸收他們不需要任何的抗拒
接受他們而他們將不再有力量

我企圖打偏他們的能量
是給他們更多的能量再功擊

他告訴我柔和的手的力量
而我開始了解他的清楚和智慧的深度

他是對的
下一次我將不會在佛圈戰圈閃避子彈
但是我會簡單的變得柔軟並且吸收戰圈
謝謝你師父陳祖琳
你打開我的眼睛而我向你鞠躬

我成長的愛香港
這些人至少愛而且了解他們的太極
而且有很大的勇氣和謙虛去感激
一個印度學習者而且帶著熱情玩他們的運動

我開始感激秀娜和羅咩使以及愛他們的兒子涂沙
但是香港時間是金錢
不久我需要結束太極假期而為我的生活工作

我的工作允許被接受了
蓋章在我的護照上在1987年10月9日

我現在需要在辦公室證明我的工作技能
他們的公司製造水晶手錶
我發現這是很累贅和無聊的
圓的和方型手錶…組合…打包和船運
高樓層辦公室整天沒有通風設備和冷氣

對秀娜和羅咩使的愛
和我對太極的新吸引力讓我持續

我愛中國人和他們的食物以及道的文化
而又開始閱讀
大部分關於道的師父和少林寺和尚
我愛李 布魯斯bruce lee而且讀更多他在香港的生活
以及其他武術和戰士藝術的形式

我變得熱衷於他們的書法藝術
他們的竹子畫以及他們的審美學的表達方式

我開始讀關於忍者和日本的生活方式
而且藉由禪詩進入和它本身的宇宙

看著京都的禪寺廟以及它們的無止盡的美
這是一整個敏感和創造力表達的新世界

進入龍
現在我對東方世界有著極大的興趣
香港 中國 日本 韓國 泰國
這些是巴關未來的開拓邊境
他們會了解他

我感覺到他犯了很大的錯誤因為在70年代所做的師父
只是美國夢想的泡泡
想法是他們將會不久就對於外在的物質包裹厭棄
而且很快轉向內在到他們靈性的渴求

西方對於甚麼是向內是沒有任何的端倪的
也沒有東方的品味和審美的價值觀
和它的深度文化和智慧

東方處於未發展的而且被往下看
西方有先進的國家 驕傲和有力量的
以及他們的價值結構強烈的制約

巴關會是個帝王
而且被東方接受和相當了解的
他的工作會深入的散播
而且他的火焰閃亮燃燒並且保持活躍

土壤已經在那兒
東方需要現代佛陀
而他的鑽石像清楚得更新它的古老智慧
再度喚醒沉睡的龍

在東方甚至帝王向覺醒的人鞠躬
在西方他們向被選的總統和他的力量鞠躬

在白天的訓練我穿我的太極功夫的衣服
然後穿我的褐紅色袍子工作
這是被接受的但是住在美國的
羅咩使兄弟是不贊成的

我繼續穿我的褐紅色袍子到辦公室
我已經工作兩個月享受我的太極
白天工作而晚上看書吸收東方文化

不久袍子問題浮現
而且我在辦公室和他的兄弟有激烈的爭論
在所有人面前
我被告知穿一般的衣服或是不在辦公室工作

我的工作允許在1987年12月3日結束 同一天
我那晚離開到印度…我不能妥協我的袍子

我妹妹和她的家人嚇住了
如此突然沒有任何繼續的爭論

我今天感到抱歉而且我總是愛他們
不論任何時候我需要他們 他們都是站在我這一邊
而我並不需要用這樣的方式

我就是這樣
這是我被創造的方式

不論何時我被有愛心的告知說他們了解我
我感到觸怒
是我那個陰影我能夠如此容易的被了解
或許是我的自我深深受傷

我比較喜歡被誤解
對我這個感覺比較好而且真實些
而我擁有我的單獨完全給我自己

我想我的頭是上下顛倒
叛逆的我只是不能躺下來

我總是需要一個新的戰爭…一個新的挑戰…更多的成長

我再度在印度沒有錢
而必須為我的生活工作
我的印度家人聽到我把香港的工作允許丟掉
那是很困難拿到的
而我的突然爆發和離開
他們都知道我…我的突然爆發…而避開

我困在沒有回頭路
當我離開我總是燒掉我的橋

或許我可以教太極而且用這個方式賺錢

有些朋友們知道我開始教太極
在一個月內我有首先的六個學生而且開始每天的課程
從口耳相傳而且每個人會帶來新的朋友
我就有超過二十個學生

都是有趣的人來自新德里大使館的外交官
第一個是西班牙大使館的秘書
墨西哥大使館的文化大使
芬蘭大使館的第一個秘書
義大利大使館的翻譯和秘書
美國大使館的海軍
因為他們的感激和好評 每天的名單增長
而不久我就在外交官的領域
被他們所有的舞會和大使館夜晚邀請

我不想要課程超過四小時
因為我想要給每個人全然我的注意力
我開始每天給三到四個課程
每個課程一到一個半小時

我感激我的學生因為我現在必須更深入的訓練自己
並且每天花六小時全然沉浸在我的太極課程

當我在私人公園教太極是方便和舒服的
隔壁是我的單人房間處在退休的陸軍上校西邊房子的後面

我花了接下來的一年更深入的訓練我的身體
因為直到現在我忽視於身體
我開始接受固定的深入組織的按摩
並且工作在肩胛骨的不對位和肌肉的損壞

我花所有多餘可平衡的錢買更多的書和繼續看書
我已經要求另一個圖書館的八百本書
大部分是禪的花園 禪寺和東方的生活方式以及創造的藝術

自從暴力功擊在我身上 我已經持續集中治療和修補我的身體
慢慢得環扣在脆弱活生生的絲線
而且垂直的透過頂輪讓我的身體一直線

太極是最強而有力的方法之一
曾經是道師父的策略

當移動時慢慢的吸氣而且深入
允許呼吸沉穩而且中心到丹田

使用移動的平衡和溫和的轉換身體的重量
允許呼吸滲透深入大地

而在另一邊
向上透過丹田中心而且擴散到周圍

從周圍到中心而從中心到周圍
直到他們兩者融和到一
整個身體周圍充滿著中心

一個是使用地心引力的秘密
因為地心引力總是垂直的向下
只是在一種放開來的狀態
地心引力壓縮垂直的絲線到大地
並且解放亢達里尼而向上提升到天空

人就像是一棵樹
人是個種子而在適當的土壤 根會深入成長到大地
越深入的根 樹會越大而且樹枝會更寬闊
樹葉和果實將會來臨而且花開到天空

在太極和所有靜心的方法
深入根的意思是
必須允許身體的重量沉穩到丹田以下
經過腳沉穩到大地

藉著重量沉穩而呼吸也會沉穩
而呼吸從腳往上…到丹田

我總是描述腳的腳底是你的靈魂

一個人不需要辛苦努力
對於敞開亢達里尼高到天空
只是愚蠢自我的和單純的荒謬

只是找到較低的地心引力中心而且沉穩到大地
自動的向上的力量會被產生
因為每個力量有它的相反和同等的力量
完全的沉穩到大地…天空將會是你的禮物和報酬
亢達里尼將會伸開…你已提升了地心引力

一個人不能對抗地心引力
一個人需要沉穩到地心引力
內在的亢達里尼會找到自己的方式向上到天空和伸開

太極和味帕桑那是使用這個相同的內在垂直直線
而且使用地心引力當作策略來放開
太極是更複雜的因為它使用108式
以特別的模式擴散中心和擴張丹田

味帕桑那是極端科學的
它是一個簡單的一步在當下的方式
在這個垂直的片刻
慢慢的走路沉穩丹田到大地
而且在那兒上面身體七個中心是垂直的一直線
通通同時一起…在一個單一的波浪像移動

味帕桑那是對於沒有留下真正的外圍
只是很薄的一層
而垂直的波浪是最後在身體未完成的柔軟的工作

在坐禪…多年的垂直坐著

無能看見的工作事實上是在坐著
允許呼吸沉穩到丹田而且到腳
創造你的根進入大地

所有的方法是沉穩向內和往下
我希望你已經得到訊息了

教學和工作在人的身上給我自由
去表達我自己和橋樑沒有頭腦的經驗到頭腦

沒有頭腦的垂直經驗的絲線
是慢慢透過口語表達的頭腦而連結

我開始明白普那社區有害的和不利的影響
在那兒說出這些經驗是被往下看的
在那兒甚至是寧靜的表達成道是禁忌

整個巴關的實驗工作是對抗他
而且沒有表達的自由
緊的無法看見的控制被權威和經營者創造

不表達如此廣大和大的經驗讓喉嚨中心卡住
創造往下的阻礙 卡住心的中心以此類推

意識的爆發創造如此往上的力量
而且釋放如此往下拉的創造力和喜樂
而不允許任何形式的表達變成致命的和危險的
對於小的身體頭腦的容量

人像是蜘蛛網
是個多重層面通道的流動表達
這些通道超過負荷和短的環形

我已經花了五個月在香港
而過去的十六個月在德里
一段長的二十一個月離開普那和巴關

我已經聽說巴關已經介紹了
第一個新的靜心神祕玫瑰
懷舊的…懷舊的
我知道它是真的開始
1986年七月在我揭發的巴關

我想念巴關而且知道我需要回去
在他有愛心的照顧和更深入我的旅程

我的身體變得更加強壯了
我的根長得更深而且軀幹寬又厚了些
我感覺高又寬了些
我的走路慢了些但是有個當下沉重的地心引力在我周圍

我已經準備了而且準備好回去普那社區
我很確定以如此激烈的訓練
和我新發現 道的方式的無法看見
我會辦到而且測試我自己的新經驗

普那社區有很多人功擊我
但是也有很多愛我的人

他們是寧靜的少數
他們是單純的微笑或是寧靜的看我經過
或是來我這裡並且說哈囉然後又走開不被其他人注意
有很多人秘密的希望他們能夠靠近我
而且問我關於我的經驗 但是害怕被別人注意到

寧靜了解的門徒們有個共通的事實
他們是寧靜和了解的
而且不想要有麻煩

有權力和經營者有個共通的事實
他們總是把自己推向別人
並且他們的意見是大聲又以言語表現的

我知道誰散播毒而且從哪裡我的麻煩開始的
我知道每一個人而且寧靜的看著他們對抗我的行為

1989年四月我回到普那

這裡的世界改變了
很多新的人們到來而且表面是完全的不同
像橘袍已經消失 變成西方一般的妝扮
並且人們看起來更沉穩而且少了興奮的
只是接受他們的日常行事
變成成道的興奮空氣已倒退到更遠的距離

他們已經安定和接受成道不是他們的事
但是滿意的和巴關在這裡

只要我抵達我到旅館報到而且找到試探者對於這裡的情況
安靜的問誰是這裡的經營者
如果尼浪neelam 他格特tathagat 曼紐manu 紮潤zareen 使瓦巴
swabhav還在周圍有權力
是的…我被告知是他們
而且他們已經知道我回來普那了

慢慢走路者回來了…他們在任何地方都有間諜

我等了幾天並且了解他們對衣服的新規定
現在的處事方式
我必須保持儘可能的隱身
而且計畫當我看到他們就向他們鞠躬
並且顯示尊敬而且我的態度新改變
我已經改變而且尊敬他們的權威
因為他們只有做巴關的工作
並且奉獻他們的生命給他

穿上我寬鬆的黑色功夫衣服
我到了社區沒有門的大門而不久我往下走
守衛問候我
我們今天在等你…你回來了…進去開個會

我見到曼紐manu而謙虛的向他鞠躬
說我很高興見到他們而且感激他們允許我進來
而且我現在已經是改變了

曼紐很高興而且祝福我並且在周圍散播訊息
我已經變成好男孩而且開始表現我自己
我的道的方式鞠躬和彎腰像棵樹是有效果的
不論何時我看見這些麻煩製造者我會保持彎腰
他們愛他們的自我被擦亮

我走進去看見尼浪和他格特嚴肅的看著
而且不高興看我在克里虛那屋的辦公室
他們會保持看我
沒有朝向他們 我安靜的移動
並且抵達我的第一個內在寧靜的向老子大們鞠躬

辜汝大雅 賽gurudayal sungh他總是我靠近的朋友
從我來到普那的第一天
大聲的笑和匆忙的來抱我
好高興看你回來…總是記得你
我看你在佛堂後面的樹叢慢慢的走
很多個夜晚當我睡覺的時候

你回來了我們必須慶祝
他告訴我哈絲綺haskie在普那…她愛我而且我們很靠近
他匆忙到克里虛那屋的哈絲綺房間

哈斯起跑來而且抱著我
噢 羅傑尼斯我的愛 噢 羅傑尼斯我的愛你回來了 好棒
讓我們一起走路然後挽起我的手在她的手臂下而慢慢的走
看見她感覺真的很好而且我真的很高興她在這裡

辜汝大雅和哈絲綺兩個都愛我
知道我在社區的嚴厲考驗
並且做到讓我感覺被歡迎
他們盡所有的努力向拉泥lani和大衛得david和歐記yogi說我的好話
他們的好意幫忙我柔順了我的方式
哈絲綺是特別的溫暖和豐富
敞開和閃亮的巴西人
而且她的方式是叛逆和火紅的

我又回來了

對我親愛的朋友笑佛辜汝大雅 賽
他總是在還未被講完的笑話之前他就得到笑話
我聽到他在2005年1月9日離開的笑聲

兩個年輕義大利人在公共巴士上講話
一個老的美國小姐開始無視於他們的會話
但是當她聽到其中一個義大利人說的恐怖
愛瑪先來…我來…兩個屁股一起
我再來一次…兩個屁股再一次在一起
我再來一次而且尿兩次…我再來一次
嚇到老女人忿怒的說 你骯髒嘴巴的義大利人
在這個國家我們不能公開講關於我們的性生活
驚訝的義大利人大聲叫著
他息怒小姐…只是告訴我的朋友如何拼
密西西比河

巴關在佛堂講話
而像平常一樣的我排隊等待
慢慢走著…讓其他人經過我
而我在最後一個進去佛堂

我總是選擇特別的座位
在他的椅子直線的最後一排
靠近後面佛陀的大理石像

巴關進來空氣爆發
我沉浸在淚水中
神奇的片刻回來了
他是閃亮的而且此時此刻

愛在空氣中
在一個立即片刻我已經忘了所有的過去
而且對每個活生生的門徒感到感激
我們都在這兒一起
我們是一個佛圈

只有在幾天後巴關決定
無限期的進入寧靜而且停止說話

我總是有我準確的時間和相同的例行
在下午2.30進去到老子大門
首先是我內在對巴關的鞠躬
暫停一些片刻經過水池匆促流到池塘的聲音
和白色的天鵝
而往前走到菩提達摩喝我的早餐早茶

經過幾天後
而我看見尼浪和他格特兩個看著我一次又一次
每一次我進入大門而且經過克里虛那屋

我改變我的進入例行
而從沒有大門的門朝向佛堂樹叢
然後轉向老子大門而後再轉回去
停在池塘而且往回朝向菩提達摩咖啡
只是對我不同的經驗
打破我的走路韻律和弄糟我的整個早上

幾天後我在靠近多元大學嚴肅的被他格特遇見
我又再次慢慢的走路
而這個他是不能忍受的
而是從那些人看我和反對我的
他所得到的回饋
只是正常走路而且保持遠離找尋注意力

甚麼時候這個世界會允許人類只是他自己
這些有力量的饑餓犬沒有其他的事忙著
只是坐在他們的高椅子沒事做而發射攻擊

我知道巴關看著和聽著我的每個念頭
如此的悲慘…不論我做甚麼或不做
這些人不會放棄他們的饑餓遊戲

我隔天走進去而聽到克里虛那屋被關閉
巴關要求整修
所有的經營者允許渡假直到辦公室整修好

另一個是史瓦米 使瓦巴變成巴關在印度的特使

而另一個新的宣布是內圈二十一個人
經營日常的社區世俗的活動

我個人稱這個是狗池的禪棒

巴關教我他的方式打巴掌
他的禪棒
他的策略是保持饑餓的狗忙碌於他們的力量遊戲
只是給他們更大的骨頭咬

然後全能的狗吃有力的狗
而他們爬得更高也跌得更快

他們經驗這個方式而結束他們對力量的慾望
而跌倒張開他們的眼睛或許到成道
或是領悟到力量讓他們在當下

除了少數一些人 他安排在這個力量團體
當作他秘密的狂野的牌子

他的雙邊劍
但是不幸的有些是皮厚
並且愛他們對力量的幻想…只是無法看見他的策略

但是遲早他們都會跌倒
沒有甚麼是永遠的
有些全能的狗將會顯現他們離開的方式

他們說每隻狗都有自己的日子
甚麼樣的遊戲…從未結束
包哇狗叫…ㄨ俘ㄨ俘狗叫

五月19日巴關宣布他停止公開說話

沉重的重擔忙碌於他們新發現的力量在周遭匆忙的
而我很感激接下來的三個月留我一個人不被瞥看

真是個奇蹟我已辦到保持以低姿態這麼長的時間
我已開始練習我的太極訓練

我已開始每天坐在天鵝池的旁邊
在水晶金字塔的旁邊
從下午4點到晚上的錄音帶演講結束大約在晚上8.30左右
然後晚餐然後再繼續坐到晚上11.30大門關閉

我想要集合和聚集我的靜止儘可能的深
我知道巴關正在準備新的和戲劇性的面貌
對於他的工作而且我也涉入在這些準備中
所以我吃飯…深入的睡覺和在池邊靜止的坐著

我選擇水池的聲音在我的左邊
去平衡我的聆聽 因為它仍然還沒張開
並且坐在靠金字塔的腳落來銳利脊椎
面對老子大門我已發現每天坐著的完美的點
我保持不被門徒看見
停止味帕桑那走路當我的主要靜心的
只是坐著深入和靜止…聚集我的池子…我不久將會需要它

我開始注意到有些人奇怪的笑我
不論何時我經過他們聽到他們感覺我是個同性戀
或是像個同性戀的男人當我走路時褲子分開我的腿
我也開始注意到它是不優雅的而且看起來不雅觀

當這些狀況變得更大聲我感覺到不舒服
而我可以了解這個顯現只是旁觀者的方式

巴關已經說過橘袍不再繼續
因為它吸引普那的警察和引起困擾

但是他沒有說任何關於穿袍子
所以我決定隱藏我的優雅慢走在袍子的後面
袍子是暗藍色幾乎像黑色的
蘇非穿黑袍
這不是像會吸引注意的亮橘色

所以我有兩套深藍色的黑袍縫製好而且進入社區
沒有人甚至在意它
它外表不閃亮而且隱藏我的走路方式

一切都好而我安穩的直到我被他格特生氣的面對
在多元大學一個夜晚而且大叫著
我告訴你停止慢慢走路而且也不要穿袍子
袍子是被巴關禁止的

我溫和的告訴他我很抱歉而且袍子不是橘色的
而橘色的袍子是被禁止的
我已經穿這些深色的袍子有一個星期了 沒有人抱怨

不管甚麼他格特是沒有耐心的
完全的間諜像是說他不能忍受任何的回話
他的話是最後的
不穿袍子而且不能慢慢走路
他給我兩天去改變我的態度

我是完全的慘害而且現在我真的對巴關生氣
我已經受夠了
這是同樣無聊愚蠢的而現在損害行為對抗我
我已受夠了…我走出社區

我生命中第一次直接對巴關生氣
現在清楚是他自己的錯
我被所有人絞刑 他選擇有力量的人

我的衣服跟我的靈性道路有甚麼關係
為什麼這些人干涉所有的事情
我的單純自由在哪裡
甚至穿我想要穿的

我離開社區而且睡覺那晚沒有吃東西
我是很生氣而且完全放棄
我決定再一次離開
而現在到山上並且和西藏人一起靜心

紅袍的謠言

1989年六月我的室友尼謀nirmal隔天早上把我叫醒
他知道我總是睡到下午1.30或是2點

嘿羅傑尼斯猜發生甚麼了…猜發生甚麼了
今天在社區大門有個新告示
每個人強迫要穿紅袍
而紅袍的顏色跟在你房間吊起來的一樣
你的紅袍

他受到驚嚇…而且困惑的

我醒來瘋狂的笑著
而只是刷我的牙和洗完澡就去到社區
我一輩子第一次在中午12點
我是唯一一個穿紅袍的人

我慢慢的走而且找尋他格特
現在再來我這裡…你這個大的欺凌弱小…哈哈哈哈哈
我走路穿著袍子…紅袍

它是個奇蹟
巴關了解而我笑著

經過老子大門…淚水在我眼裡
謝謝你巴關…謝謝你巴關
我已經大聲而且清楚的聽到了你
我已得到你的秘密訊息…我的日子到來了
我會準備往內儘可能的深入…往內往內往內
他在自由的一邊…真理將會勝利
我已經長出信心的翅膀
我以我的方式慶祝
我的感激方式是往內儘可能的深

幾天後我看見他格特穿著紅袍經過
愚蠢的經過我 看起來愚笨和愚蠢…勇敢的不看我的眼睛
我知到甚麼在他的頭上…不再干涉我了

巴關宣布新的神秘學校的成立

巴關正看見新人類再次在水平上
並且送出訊息將會有很多人不久會來到
創造一個新的佛堂容納一萬個人
創造一個新的金字塔有水在周圍
在每個可能的方向擴張社區
並且在莊子廳堂改建成臥室

空氣正被充電而且巴關描述著
能量在一個新的和更高的層面
清楚的是一個新的開始下降到佛圈
嗡嗡的空氣帶來新的嗡嗡聲

我每天例行在相反的老子大門坐著
開始對談論圈子引起注意
重要的老子屋居住者阿難多anando阿木拖amrito尼浪neelam木可她mukta希臘的等等
他們通常大約在5.30到6點左右會在老子大門附近相遇

我開始注意到治療師們總是匆促的在多元大學周圍
有時候沒有真正的原因走來走去
只是帶著文件夾看起來忙路和重要
閃亮出微笑在周圍而讓他們的不舒服被隱藏著
他們都在競爭於下一個團體的帶領者
而且哪一個團體有最多的參與者
哪一個團體最重要…持續的而且以此類推

我再度聽到有距離的竊竊私語
噢他認為他是成道的…是個很嚴肅而且只是個杜鵑鳥
這些治療師們只是不能靜止的坐著而沒有每天的判斷
並且他們的意見散播到所有參加團體的人身上

坐在靠近池子變得困難
但是我愛這個點而且它變成了我的點

我是他們的眼中釘和夢魘
從未做過任何治療…沒有團體
只是喜樂的寧靜坐著

巴關從未做過任何團體
克里虛那姆提和羅瑪那 瑪哈使ramana maharshi和佛陀也都沒有做過任何團體
事實上沒有活著的佛陀曾做過任何的治療或是團體 而他們都到達了

巴關的訊息是清楚的
治療和團體只是為靜心做準備
治療沒有和沒有頭腦有甚麼連結
沒有連結靜心的內在狀態
或單純只是靜心的連結

靜心需要你完全放棄身體頭腦
成長覺知的火焰

一個人不需要加進任何其他的資訊到內在的世界
一個人只需要聆聽寧靜的內在世界
並且深深的跳入到內在的天空
也就是帶著整個存在的知
在內在本身的靈

西方的頭腦被改變和變成較好的人而佔據
所有的治療吸引去學習更多和更多關於不同的東西

巴關沒有要任何人去改變以任何不管甚麼的方式
蛻變是困難的事而且不同的行星一起

改變需要水平的移動
學習更多和得到更多經驗以及得到知識
讓一個人更有知識性

蛻變需要垂直的移動
沒有學習和經驗內在狀態而且沉浸於知
引領到覺知

改變需要
a到b到c到d到e…而且從未結束到改變世界
蛻變需要
a1到a2到a3到a4到a5…更深入和更深入到這個永恆的片刻

改變需要治療師和團體和資訊
蛻變需要靜心的和覺知

西方頭腦翻譯覺知的意思
是變成更多和更多覺知這個和那個

東方智慧了解覺知是暗示
只是變得覺知於覺知本身

改變是水平而蛻變是垂直的

不接受你自己需要改變
只是你自己而蛻變發生

靜心者工作於能量狀態垂直往上
從最低頻率的最出狀態
到高頻率的最終狀態

沒有頭腦的大的高潮狀態…最終的狀態
在聯合性的地方 一個人興奮較低的力量中心
創造火也就是上升到興奮的沉重呼吸
流動到擴張和經過心的放鬆
經過喉嚨的愉悅的聲音
經過第三眼抵達光的窗戶
經過頂輪到喜樂的高潮爆發

零的經驗

所有的時空消失
念頭消失
你和我消失
和宇宙合一

一個人在高潮的高峰
消失而且經驗
一個無限當下沒有頭腦的狀態

所有的靜心被創造經歷正是這個垂直的蛻變
內在的能量狀態從最低的到最終的

在世界上做團體和治療適合
這些蛻變的狀態
引領到高峰放鬆覺知的狀態

治療只是加入更多更多到已經是死亡重擔
而且到頭腦的自我
錯誤的想法也就是我知道更多
所以或許我變得更覺知道我的周圍
最大的謬誤和完全的瞞騙

巴關的訊息
活在片刻

這個活生生的片刻
不是過去也不是未來
因為過去需要死的舊頭腦和它的記憶
而未來尚未發生
只是個投射或是想像

只是活在這個片刻
片刻接著片刻
是個高峰狀態的放鬆覺知的經驗

很大的了解 當我總是遇見
我的西班牙 遊恩 卡撒挪發juan casanova門徒朋友勳樣shunyam

只是超離他的這個女朋友到另一個然後又另一個
我只是活在這個片刻…我活在片刻接著片刻
巴關說活在這個片刻…這個片刻已經經過了

在水平線上的新的女朋友

很大的暗示他的智慧

在做和不做
在靈性和不靈性

做總是引領到更多的做和更多的做

靈性是簡單的…靈性此時此刻
而成長在靈性此時此刻

只是靈性…純然的靈性

西方頭腦藉著做更多和更多而被佔據
無休止的而且持續的跑
只是不能靜止坐著到靈性

下降的優雅…只是藉著是…靜止
靈性引領到靈性

做引領到頭腦和本身瘋狂的交通
更混亂和迷惑而且遠離你的中心

覺知是垂直靜止的狀態
覺知是當下片刻沒有頭腦的狀態
變成覺知到覺知引領到純然的是的狀態

經驗和經驗者融入到經驗性的狀態

觀察者和被觀察的變成一進入純然的觀照

這些世界和狀態是陌生人和西方的頭腦
而且它本身被治療和孩子氣的團體佔據

在放棄頭腦
上千次我們聽到巴關說著
放掉頭腦
但是完全誤解它本身的意義和深度

對於一個凡人必須從簡單的行為開始

只是看念頭飄過像雲
只是看著念頭飄過而保持不依戀的觀照

不久空隙會開始出現

只是看念頭經過沒有判斷
這個是好的或是這是不好的…然後頭腦就進入了
而集中已經從簡單的看移轉到判斷

保持不依戀的觀照
而空隙將會開始變得越來越大

這是觀照而且增強觀照
只是個簡單的竅門
不依戀的觀照

然後移到更細微的情緒層面
以同樣的不依戀看著情緒

它是更困難保持不依戀的
如果你的女朋友被你的最要好朋友偷了

保持觀照你的情緒
就像從一個遠距離
一隻老鷹的眼睛看

慢慢的這個簡單的竅門
對於保持一個不依戀觀照你的細微情緒將會成長的強壯些

然後觀照整個身體和身體的所有移動
這將會引領身體行動的緩慢下來
觀照將會成長的強壯些

這整個簡單的竅門
是創造一個純然的觀照
那是來自於身體頭腦情緒的不依戀和分開來

現在你的能量不會移到身體頭腦情緒
但是是移動和成長朝向觀照

觀照是個竅門
觀照是把鑰匙
在靜心 一個人變成是不依戀的觀照
頭腦和它本身的過程…不依戀的觀照

頭腦只是個身體的認同

放掉頭腦是放掉身體
一個人如何放掉身體…它有它的真實
只有在死亡身體脫落而且頭腦停止
因此人不能放掉頭腦…但是人可以創造觀照

身體和頭腦是一…身體頭腦
身體頭腦包含了
念頭情緒和身體的認同

觀照你不是念頭
觀照你不是情緒
觀照你不是身體

觀照是把黃金鑰匙

當觀照成長得強壯又強壯些
認同念頭和情緒和身體會慢慢消失

觀照是把黃金鑰匙

人如何能放掉頭腦…首先是沒有頭腦可以放掉
事實上當觀照成長得強壯些頭腦可以被銳利
當觀照成長得強壯些頭腦的清明會成長

穿越頭腦…不是丟掉頭腦
它是穿越頭腦…進入沒有頭腦的狀態

在抵達沒有頭腦的狀態
頭腦消失像水滴…只是簡單的蒸發
頭腦只是個影子…沒有覺知的

我看見很大的失望的真實面對我
多元大學正在創造一個幻象 這是真正的尋找
治療師和團體是真正的
對剛開始的人而言沒有頭腦和靜心是困難的
是外國人而不是他們的口味

所以開始治療和團體
而且卡在那裡

它是個不幸的循環…治療師有既得利益
他們為了變成有證書的治療師已經付了龐大的總數
而且需要要回他們的投資
賣他們的治療到外面的世界
並且賺他們的生活費

容易的正式貿易
容易的生活形式
很多的注意力來自天真的新來者
自我的實現
迷你師父和知道的所有老師

純然的剝削而且不久就忘了為什麼他們最開始要來的原因
因為靜心…引領到生活在靜心的品質

這個地方變成了瘋人院
太多判斷和老師們而且假裝甚麼都知道

各個地方已不再有門徒了

巴關只是他們晚上的愉樂和他們的證書
他們是治療師在世界上最大的蛻變中心
上百萬人來到這裡被蛻變
這個地方變成他們容易賺錢的生活形態

只是正式的在普那工做幾個月
然後搭上飛機到西方
在那兒有飢渴和天真等待要上他們的團體
而塡滿他們的口袋…富有的回到普那
再得到證書
活在片刻此時此地而且找到新的女朋友

地球上的天堂
這個地球蓮花天堂是錢灑在治療師上面

我是他們的敵人和危險
我走路在味帕桑那而不需要付費

新來的人不了解我上了哪些團體
哪個治療師引領我進入到這個內在空間

社區的空氣急速的改變
紅袍創造佛圈的單一化
而集合式的能量現在正聚集到一
只是上千的門徒們穿著同樣的顏色
正振動著佛圈表面

紅褐的顏色有它本身的意義
因為我們是光的身體
我們所穿著的顏色偏歪來自於我們的身體層面
因此我們不吸收低頻率紅色的顏色到我們的身體層
而且反映紅色到表面創造火
也就是幫助我們變得更激烈

在這個同時巴關看到我不久的抵達
而且滿月七月的慶祝來臨
所有的門徒們被告知要穿白袍

白袍在晚上幫助能量維護本身
而且變成活躍晚上被動的能量圈

巴關開始注意到治療師們支配團體
而且不全然是他的能量通道

他選擇黑袍給他們
黑袍讓你的自我消失
而且變成更被動和有接受性的
因此試著柔軟他們的能量衝擊團體

巴關是清楚的看見他的全然敞開的結果
並且知道他被誤解了

和這個最近奧瑞岡的不幸
另一個不幸是最後需要的

門徒們需要被再度喚醒
回到他原始創造的簡單靜心
並且改變過程再度向內

他宣稱靜心營被重新介紹
最先的被帶回來了…現在是時候

他出現在師父節慶祝的第一天
所有的門徒們穿白袍慶祝新的白袍兄弟圈

我已經日夜準備這些特別的片刻
它是我的第一次師父節慶祝在他的腳下
在有距離的最後一排與他的優雅舞蹈
記憶我第一次的三摩地
是甚麼樣的祝福能有他在此時此地
大地是受到祝福的

巴關總是堅持社區
和佛圈只是個活的生活實驗
門徒們已經忘記一個活的實驗的意思
和神秘學校的創造

一個活的實驗意思是
我們必須特別的警覺和覺知
無形的活生生實驗正發生著

師父不是只有身體在他狹隘的臥室裡
師父是純然的觀照
自由的飄浮形式看我們每一個單一腳步
師父是觀照
一個眼睛的觀看者

他的門徒們是個活生生的實驗
他看見所有的而且知道全部

我覺知道他的秘密
他的飄浮觀照當下
帶著他在我上面寧靜的像個覺知的火焰
垂直的意識在我的走路或是坐著以及每個姿勢
允許他的神聖當下抓住我更深

我是個中空的竹子
清除我所有的垃圾 讓客人可以進入而且把它當成自己的家

巴關寧靜的看著
驚訝於所有反抗我的行動是來自於靠近他的門徒們
他們從未被考驗反抗一個平凡門徒的鏡子

對巴關他們都戴上特別的面具
對我沒有面具
我只是個慢慢走路的愚者羅傑尼斯
甚至不被視為一個人類…只是個動物
他開始看見他們的真實臉孔

知道我知道的
對於巴關看見的我是心碎的
我能夠吸收他們的非人類的對待我
但是巴關已經深入的有愛心的在他們身上工作二十年
對他是個擊敗…他的工作失敗…他的人們已擊敗他
或許他對於他的人們太樂觀而且柔軟

美國政府對巴關的迫害是少於他自己的人們的迫害
他可以看見如果他回來
他們將會破壞他而且事實上會從他的佛圈驅逐他

八月18日在佛堂宣布了
對很多人來說是驚訝但對我不是

巴關說了…少數的人了解我的話

更強化靜心營
巴關開始以寧靜的雷電出現

我仍然被經營者看著
我一個人住而且沒有在關係中
並且進來的時間在下午2.30…總是相同的例行
坐著然後在佛堂後面的樹叢走路一個小時
然後坐在外面聽晚上錄音帶的演講

我習慣深入的坐著二十九天
然後看見巴關對那個特別的一天
在滿月期間
持續的雖然巴關停止出來

我是固執的而且固定於內在的事情

晚上我繼續坐在外面靠近金字塔的地方
然後被叫著說金字塔是給治療師的
工作於水晶的人…而且給與秘密的閱讀
藉著坐在那個主要的地方而說我的行為特別
而且我應該謙虛並且放棄我的名字羅傑尼斯
並且止住人們叫我羅傑尼斯

以任何事攻擊我
所以我笑著而且說
我是個單純的門徒沒有特別的自我要試著放棄的
巴關是我的師父不需要任何自我要放棄
所以最好的是如果巴關放棄他的名字羅傑尼斯
而我個人不會反對他放棄他的名字

不久就聽到送去給巴關的抱怨
去改我的名字…很多反對我的信送到他那兒
所以巴關簡單的微笑而且說
是的改變他的名字
rajnish是錯誤拼音
改成rajneesh

哈擂嚕啞(我的天啊)

當我進到星期日門徒慶祝的佛堂
我聽到紮潤zareen宣佈了巴關說的
羅傑尼斯是社區的模範門徒
並且要我向前到她那兒

空氣是叛逆的而且巴關已經已經夠了

巴關神祕的開始改變他的名字
1988年12月26日不再稱呼為巴關了
1988年12月27日稱為佛陀
1988年12月30日稱為斯理 羅傑尼斯 左巴佛陀
1989年1月7日稱為斯理 羅傑尼斯
1989年2月29日稱為奧修 羅傑尼斯
1989年9月12日稱為奧修

9月12日他送了另一個宣佈
你將會面對一個全新的新人類
將不再被知為羅傑尼斯
但是是簡單的奧修

對我是個訝意的禪案
我知道我不久將會被宣佈
或許這是他的策略要放棄羅傑尼斯的名字

不論如何…不論它是甚麼
我的名字羅傑尼斯已不再是對那些在意我的自我的人是個問題

我從菩提達摩走過來…經過老子大門
依我通常慢下來的方式深入我的內在向巴關鞠躬
木克塔正在靠近大門的花園澆水
而且看我慢慢的走路開始嘲笑我
而且開始向我潑水

阿難斗和尼浪以及幾個老子團體的女人
坐在外面談論而且開始笑我
水把我給澆濕了而我必須離開
我對他們只是個愚蠢的笑話…我是假裝成道的

我是在我的深入內在鞠躬而這讓我忿怒
她們的行為純然是醜陋的和犯賤
那也是在地球上偉大師父的大門前不尊敬的
我不能得到她們的笑話而且看起來硬的並且對她們生氣…繼續移動

巴關保留如此偉大的門徒們
這些是變成他的活生生愛和慈悲的火焰
這是個甚麼樣的滑稽的地方

我隔天聽到
巴關已經要求
所有的女人打包而且離開老子屋

對我這是離開的點
最強烈的和清楚的訊息被巴關發出

我好奇現在誰照顧他
他是柔軟和慈悲的
幾天後允許她們回到老子屋

我知道發生甚麼了
某些大事隱約的浮現
訊號在周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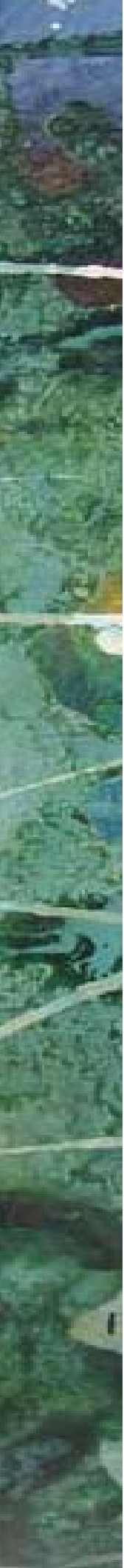
他特別設計的莊子臥室
不是巴關住進去

9月14日他敞開味帕桑那的走道給所有人
我被神祕學校的門徒遇見
說我是第一個會走進味帕桑那的走道
我說我將不會有勇氣在相同的空間呼吸
在巴關住的地方…並且拒絕這個邀請

我每天晚上進入得更深又更深
現在也使用沒有睡覺的晚上

亢達里尼變得活躍而且更強烈的顯現
在那些暈眩的高度我失去我的平衡
聲音像是吸塵器充滿我的右耳
疼痛更激烈的在我的左肩膀和右手臂

夜晚我流了大量的汗
並且不想要再看到光
只是日夜在房間裡
使用雙重的窗簾 創造全然的暗



我需要停留越來越多在我的暗房裡
在黑暗中當我的眼睛有水時可以看見陽光

易達已完成內在的連結
張開的移動是向下的旋轉
每一次企圖張開向上移動就被阻住往前
每一個我所做的張開它的工作是對抗我

九月末的秋天 我每天使用猶加利樹的蒸氣
幫助我張開我的內在呼吸和活躍易達
並且保留在接下來的兩個月在黑暗的房間

開始變得困難離開房間
冷的空氣和猶加利樹的蒸氣幫助我呼吸
總是累和愛睡
開始睡十六到十八個小時

我只有晚上進去社區吃晚餐
而且舞道在竹子叢裡以拉提漢波動我的身體
巴關要求在佛堂每天晚上舞蹈到11.30
對我的夜晚和晚餐是完美的時間

在十月有個新的神秘 當巴關要求
社區漆成黑色的
每道牆和角落…被刷成黑色的

黑色是完美的
像是個子宮讓靈性擴張
易達女性的螺旋被黑色支持著
佛圈開始靠左邊
接受的女性
創造的子宮深入和寧靜

再一次佛圈移動到另一個傾斜
到另一個垂直的軸線
旋渦改變
黑色是巴關秘密的新策略和面貌

所有建物的標誌被拆下
它是和頭腦玩也就是空的
任何在三摩地的人會了解深入隱藏的原因
在那個空的狀態 只要是個名字像耶穌 國夫
將會共鳴耶穌 國夫 耶穌 國夫 耶穌 國夫
直到它發現另一個名字而將會無止盡的重複著

有人不久將要到達成道
黑色的暗示和標誌的移開
都只是簡單的暗示
我知道他們所有的
我曾經在之前沉浸到黑洞
這個將會是更大的

1989年11月9日巴關宣稱
他的寧靜不是宗教的
它是個抗議
抗議反對虛假的
也是對那些聽而沒有聽到的

只是誰是這些人只聽而沒有聽到的
好奇好奇是否是你

我總是觀察在社區的大部分女人的行為
每個尋找富有和有力量的男人
最美麗的跑向有力量的男人
有力量的男人尋找這些美麗的女人

他們全部的遊戲是金錢和力量
和美麗的吸引

我總是聽到巴關說男人支配女人
女人已經沒有自由
幾世紀以來總是被男人支配

對我這是未完成的一半的了解
活在這些現代的日子裡 我有不同的經驗

我的了解是
男人尋找富有和力量
只是讓他能夠可以吸引最美麗的女人
而女人以她們的美麗剝削富有和有力量的男人

這是個不幸的循環…在一個相反的方向
因此男人持續的追求富有和力量
去滿足女人…以他的弱點為了美麗的女人

我從未看過美麗的女人
追求一個窮的敏感的男人 因為他是有愛心的吹他的笛子
如果它是可能的 是極端的稀少

對我是清楚的男人被女人支配
可憐的男人…他需要來自女人的自由

整個醜陋價值的社會結構 尊敬金錢和力量
唯一能轉換的就是如果女人決定改變她們的價值

支配和征服世界
男人是侵略性的動物尋找他的獵物
在女人的眼中 柔軟和敏感的男人是失敗者

在巴關整個二十年的演講
這個角度從未去看
我感覺巴關是來自於扎巴普jabalpur的小村落的單純的人
而他極端的敬重婦女和一輩子尊敬女人
並且看著複雜的男人女人支配的發展
從那簡單的角度…純然的天真

巴關可以聽到我的了解
是過度的喜悅看見在他前面的清明
他的洞見在男人女人支配來到了完成的循環
我賺到我的翅膀

1989年11月23日
巴關創造男人解放的移動

1989年11月28日
他生命中第一次…他突然拜訪多元大學
慢慢的看著每一個團體和治療師的介紹
和驚訝的狀態
應該不再有長期的治療團體

通常的課程是一到二到三個月的長時間
現在他們應該只保持晚上和好玩的三天課程

並且給予強迫性的閱讀他的書
在參加任何團體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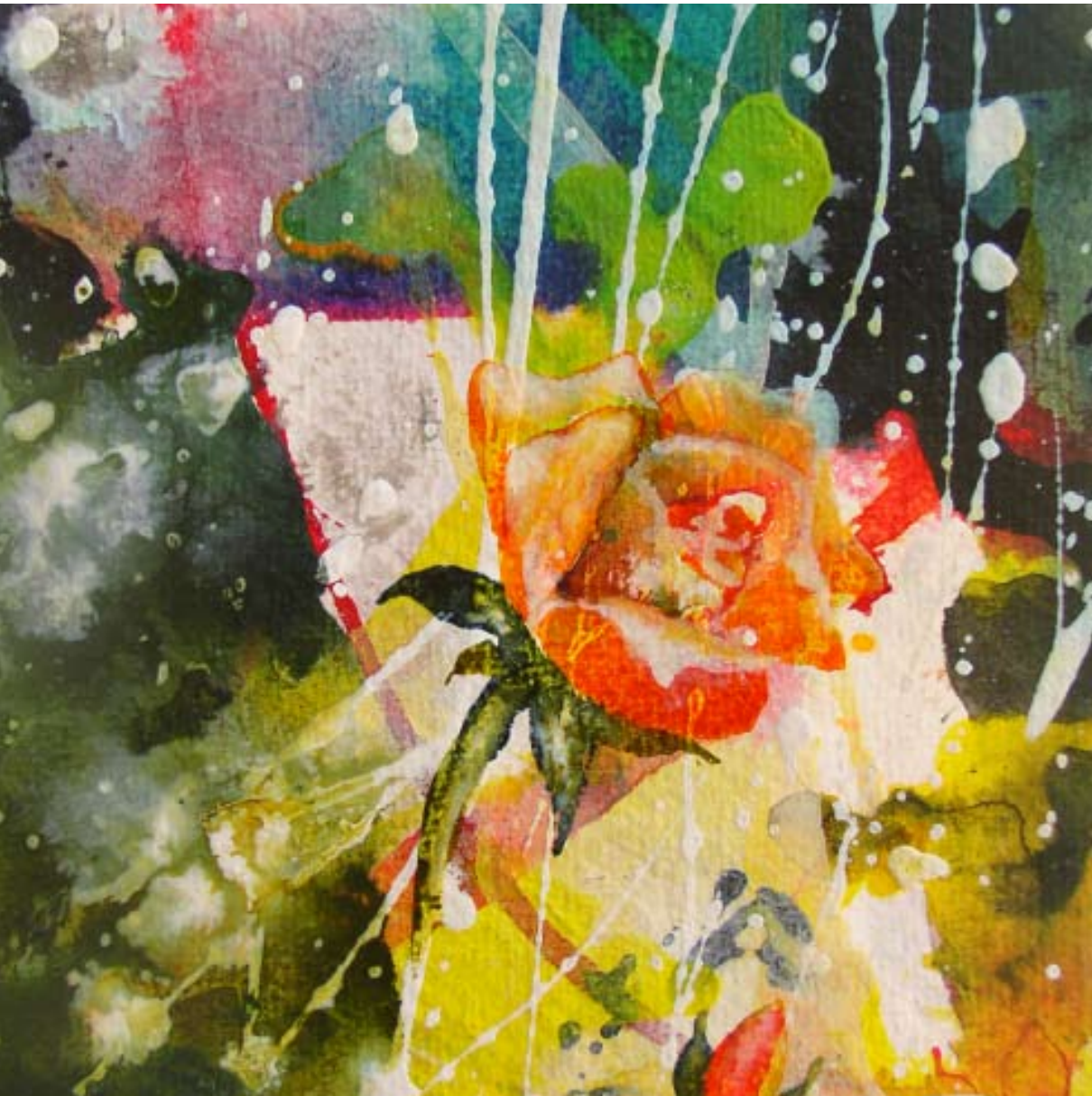
這是個甚麼突然的改變和離開

是巴關變成嚴肅的
關於那些選擇聽而沒聽到的

而且更往前的狀態

那些抓住我的話的錯過了我

獅子吼叫而且他在徘徊



鑽石像雷電

巴關現在正準備整個佛圈
對於新的和高狀態的能量

許多的靈性將要誕生
需要很大的手術

巴關高精確的手術
使用他的鑽石多重面相的手
像雷射指引著樂器
切砍在我們上面的佛圈力量

宇宙性的超意識
集合式的超意識
超意識
宇宙性的意識
集合的意識
個人的意識

而且下降遠到

個人的無意識
集合的無意識
宇宙性的無意識

有很深的修補工作需要被完成
損壞是深入的埋藏在宇宙的無意識
全然的深度是之前從未抵達的
藉著任何活著得師父做敞開的手術

巴關師父的師父
現在測試他的全然和他靈性的限制
沒有人曾勇敢的冒險如此的深

尼未但諾nivedano已準備在佛堂敲鼓
和打雷的閃電…高頻率電子的聲音

在他慢慢的抵達講台而且極端的從容
在每一個和每一次的移動是完全的靜止
深入像海洋
掌握空氣

每一個和每一次的姿勢
無法看見的力量移動更換帶著神秘的精確
我非常稱奇我所看見的

到達而且靜止坐在他的師父手術椅子上

在最深度的靜止
上升高到天空
然後跳入深入到大地
散播他的廣大無法看見的手修補損壞的左翅
然後上升高到天空然後跳入深入到大地

上到下 上到下
纖細的結合無法看見的光絲線
以光的柱子
絲線之後絲線…絲線之後絲線
帶著他無限的溫和慈悲

大地到天堂
光的手術
使用高電壓的光
平靜它而且治療到靜止

在天堂好奇的靈性看著稱奇
天堂知道甚麼是瀕臨危險的

一個歷史性的和無法看透的戰爭被抗爭著
高到天空…深入到大地

我宣稱
從未曾在超意識的歷史上
有著如此極端的守術被實踐

經過一個月但是損壞太深了
更高的電壓是需要切入更深和更強烈的

每個分子都被需要給與這個宇宙性的戰爭
佛圈已被損壞在左翅
社區的牆是黑色的
幫助它靠到左邊治療和修補

巴關安排了尼未但諾nivedano和他的誇大音樂團體
轉移喇叭和整個音樂團體
到左邊

聲音是他額外需要平衡的力量
佛圈需要更靠到左邊
整個佛圈深入內在的聆聽著
向左移動而且中心移動

左翅已被損壞
亢達里尼危險的向右彎曲

壓力被築起來而且變得危險
需要緊急得上升高到天空而降落深入到大地
在連續的快速…沒有翻轉延遲的時間

奧修奧修奧修
整個力量是上升和下降的

奧修奧修奧修
向上發射而且墜入到大地

奧修奧修奧修
巴關抵達走在拉緊的繩索高到天空

奧修奧修奧修
是的是的是的他記得他們在大地拉他下來

奧修奧修奧修
鑽石像雷電切入到空氣中

停止靜心

跟著尼未但諾的節奏提升他的鼓的頻率
跟著它的全然性

師父的師父巴關抵達了
李氏地震標準級數的第九級

無能說的
無能表達的
廣大的超乎真理

這個敞開的秘密
師父在工作
修補損壞的亢達里尼
深到地球的核心而且高的像天空
在一個掃動的行為…大地和天空一起
一個垂直的雷射銳利飛彈

我正看著巴關
從未陳列的最大鑽石
多重面貌的多重完美
閃爍搖動的光和閃光一次立即的在上百萬的方向

成道的世界有一天將會被敬畏的看著
顯示最偉大的莊嚴戰役

天堂已觀看著
而且我也看到了

噢我能夠顯是甚麼呢
我能說甚麼呢

這些夜晚伸展到無限
夜晚已見到白天…從不會再變成黑暗了

我茫然若失的好奇走在社區周圍
如此高的害怕
甚至世界最高峰埃佛勒斯峯在它閃亮的面貌中只是個小矮人
我的秘密變得更深而且靜止和寧靜

我知道所有那些發生
每個巴關閃電的姿勢
他的每一個些許脆弱手腕的移動
溫和微笑的最高高度從未被人類測知的

他的發笑和慈悲在隱藏他的痛
這個戰役是前未有過的最大抗爭

或許它不是

被擊敗或許隱藏另一個勝利
被擊敗或許是唯一的勝利

苦又甜的知
被擊敗的是曾經活過的最偉大帝王
這將會是唯一適合的碑文

抗爭死亡
帶著微笑的光榮被擊敗
和慈悲
優雅
是超越任何形式的死亡
或甚至沒有死亡的死亡
一個新的和更高的高峰
對於
巴關

我的日子將結束
月亮黑暗的一邊成長

另一個休息
另一個生命

這個世界活在黑暗底下的是不能了解
為什麼鑰匙是閃亮的如此亮

或許這是所有的假裝
只是一個假的鑽石閃亮
假裝比真正得更閃亮些

誰能告訴你我已經看到了甚麼
我不能跟任何人說
它是超越這個超越這個超越的

我舞蹈迷失高到天空
在很深的拉提漢
或許已經過了2小時…或許更多

中空的竹子無限伸展到光

佛陀樹叢和每一個移動
和每一個搖晃…和每一個停止
竹子波動到光
它們說我是誰
我是誰…我是誰

而突然的在我的頭上有個扭轉的聲音
我的身體飛到了竹子
我已被再度撞擊

沒有身體沒有頭腦
沒有人拾起我
或再一次把我放掉

黑黑黑…永恆的黑

迷失或許是唯一能離開這個無法忍受的喜悅

我已經看到最棒的…巴關
和最棒的人生活過…巴關

我完成準備向前的旅程
沒有任何地方要去…沒有甚麼要做
在此時此刻

巴關開玩笑的說存在有它的時間
我的時候尚未來到
不是那麼容易
還有更多的…還有更多的…還有更多的

醒來乞丐…我說起來和走路

我被力量拉起來而且走路
我活著而且再回來
通道是如此的深

或許在我再一次掉入前需要幾天的時間
存在有它自己安排對於死亡
人不能命令事情

我回到我的房間…完全的黑暗
知道我的時間來到要離開

我希望把我的所有東西給我的朋友們讓他們可以記得我
我寫下我擁有的所有的東西和美麗的書
並且準備禮物給每一個朋友
有人對我微笑和和善
有人一直幫著我的
當我被推開有人來支持我的
小的手勢已碰觸我的心
我記得每一個人

一個接一個
我去到社區
並且給每一個人我的紀念禮物
對於每一個人的驚訝

給與是如此的喜悅和沒有負擔的
他們的驚訝和愛是我的接收

我醒來新的一天

溫和的和振動的味味克已離開
有翅膀的像個天使到天空
或許準備等待著最棒的人到無限的天空

和師父同步

她幫助活的旋渦到大地
帶著愛和柔和
對他的每一個微笑

垂直的絲線是勝利的戰役
神祕的守衛和靠近的幫助
在她的心中

在愛的記憶
瑪 普連 尼哇那
是最終的死亡
生於1949年3月19日
死於1989年12月9日

我宣稱她抵達成道
垂直的道路和她的指引透過狹小神祕的通道

和師父同步

再多的我不能夠顯現
它不是我的而且要分享的
她微笑而且稱我是巴關自己最瘋狂的

舞蹈持續著
生和死…平衡像把劍
覺知的邊緣…喚醒你

我們在12月11日舞蹈
巴關受祝福的生日

通道越來越高
狹窄又狹窄
已做了最大的決定
他秘密的知道他的路

他將會活他的方式
而且
從未死
他的方式

巴關計畫了最後的飛
死亡可以復活
身體在最後的呼吸…爆發到光

火焰在暗下前是最閃亮的
尼哇那停止了火焰
握住神秘的黑暗
顯現進入光

黑動顯現了光洞
所有的休息和再度復活生命
對於新鮮天真的眼睛是個深深的昏睡

一個奇怪的策略
巴關計畫的
他的抵達
對於新人類

李氏地震標準第9級數

黑魔術的宣布出現在佛圈
頌文在空氣中
警戒和深入內在
聽到和尋找頌文的聲音
它將會殺了巴關

孩子跑來跑去尋找寶藏 那是從未被埋藏的
尋找寶藏…開始尋找

策略的遊戲

這是嚴重的
必須找到頌文者
不 不是頌文者
它是一群人目標以聲音到他的丹田

新聞警告著
氣味被丟入風中

有些引到北邊…有些到南邊
現在有些東邊…現在有些西邊
西北 東男 東北 西南

每一天新的方向新的轉換和扭曲
陰謀濃厚而且策略是真的

整個佛圈轉換從右邊到左邊
沒有黑魔術頌文的標示
好…試著從左邊到右邊
沒有黑魔術頌文的標示

活生生的垂直情況和空間需要被準備
秘密的平衡在傳遞
左邊到右邊或是右邊到左邊

左邊到右邊
向左轉
旋轉的剛好
完美

我顯現的只有整個的一角
我能夠顯現甚麼或是希望顯現或對世界的表達

我覺知多重層面的問題
從我的暴露將會顯現

新的神秘家們將會在現在創造
這些將會浮現上百的問題…到更多和更多的問題

我顯現的只有那些我應該給予我的旅遊追隨者
給與愛巴關的和這個人類
給與未來真理的尋求者

而且給予所有在上面活著的佛陀們那些從彼岸寧靜觀看的

巴關有自己的選擇…他的全然自由的選擇
他的洞見和智慧是遠超過我們的時代
他的完成醒悟的覺知

每天都有神秘的宣示
他們需要發現誰是這個黑魔術

或許是美國人情報員和一些特別的發出嗡嗡的聲音策略
或是一群人吟頌特別的頌文而破壞巴關
或是特定一個人…或許是印度人頌著頌文

在巴關一生中無數次的出現而這是第一次
佛堂被分成45度的角度以及在地上錄音
所有的印度人坐在佛堂的左邊
而所有的外國人坐在右邊

這個訊息是巴關在他深入靜心飛翔的意志
手舉得越來越高
指出一些印度人或印度人們
這些人將會溫和的被貼標籤在肩膀上而不再碰觸
但是溫和的被要求到巴關那兒
然後從他的講堂旁邊的階梯離開佛堂

巴關已帶著神秘的策略抵達講堂

音樂跟隨著他的每一隻手的移動

他張開他的眼睛…指出一個印度人
溫和的被帶到他那兒而且從靠近他的階梯走出去

音樂繼續…更快…另一個被指出來
音樂繼續他的手更高一些…另一個被指出來
音樂更快了他的手高到天空…另一個被指出來
音樂移動更快速他的手更高一些…另一個被指出來

一個高峰的佛圈
握住金色繩子的根往下往下往下
鳳凰的翅膀必須被地心引立握著
寬廣的舞蹈介於深不可測的峽谷和無限的深坑

師父的小偷如何偷最大的鑽石可誼諾
在白天而且敞開的視野

引誘物已經工作了…巴關的目標靜止坐著
音樂提升到漸達高潮…他的手飛翔

巴關看著我像是老應在天空上…深入的滲透
我知道我的時候到了

我被指出
我凍結了

我慢慢的站起來…沒有移動…很慢的往前一步
我凍結了而且甚至不能走一步
每一步沉重的像鉛屬…每一步慢慢的而且沒有時間性的

他看著我
眼睛張開集中的和很不了得的像菩提達摩

整個天空是下降的而且大地是沉重的和強力的握著
我慢慢的走向他…只有3公尺距離…空隙是靠近的

時間已完全凍結到緩慢的移動
所有的嗡嗡嘈雜進入一個很深的寧靜

我消失了
天空灌注沉重的在我上面
鑽石匆促沉重的下降到我的頂輪

在暗的未被發現的…而在敞開的白天
一個解開的似是而非被遺忘了

最大的秘密保持活躍

這個神聖的燈 這個秘密的傳遞

我覺知道所有一切不久將會開始發生的
那是巴關的希望…他是我的師父
全部讓我看見…我保持寧靜

一月16日
巴關出現最後一次坐著靜心
他變得極端的虛弱而且走進佛堂時失去平衡
坐著在很深的靜心中…移動虛弱的而且有距離的

一月17日
巴關慢慢的走到講堂
微笑而且閃亮的眼睛…有距離的看著水平
哪嘛司貼(印度雙手合併的問候語)慢慢的在每一個方向給與永恆
他最後的哪嘛司貼

一月18日
巴關留在他的房間在很深的三摩地

1990年1月19日
所有聚集在佛堂的人被告知巴關已經離開他的身體
他的身體會被帶到佛堂
而在一個小時後會被帶去火葬場

巴關已被知為奧修

說
我的當下將會是比這個還要大上更多倍
留下來的我的人們將會感覺到我更多
他們將會馬上知道

從不說我是過去式

最後的舞蹈

他的多彩旅遊追隨門徒們跳舞攜帶著他的愛的火焰

淚水和淚水流在我的臉上
現在不再回頭了…現在太遲了

最棒的天鵝已飛走了

驚嚇和痛以及淚水
完全驚嚇和深痛以及淚水在淚水上面

我們全都舞蹈到火葬場
唱著巴關的歌…淚水從每個眼睛流下來

曾經抗戰的所有最大的戰役
愛已經腐壞而創造更多的愛

看見火宴上升是龐大的痛
他的聚集門徒們的火焰
他的愛人們舞蹈著

他的愛的純然的火擴散到各個地方

消失

愛臣服的地方
得到更大的愛
這是個秘密
愛本身的

或許死亡
將喚醒活著的

師父小偷似是而非

佛陀的門徒馬哈克什mahakashyap

總是保持寧靜的而且神祕的
有一天早上佛陀微笑得出現 寧靜的帶著一朵玫瑰

不被知曉的馬哈克什寧靜的坐在樹下
突然迸出大笑

所有的門徒們四處看看見馬哈克什
坐在樹下…他從未說話而也被遺忘了

佛陀微笑著並且把玫瑰花給了馬哈克什

神祕的傳遞給一個沒有身體的人

我從未向奧修問過任何問題…從未接收過答案

我從未見過奧修
我是個未知的門徒
只有一個品質
純然的覺知…全然的靜止…很深的寧靜

我獨自站著…靜止和寧靜

奧修的世界繼續
假裝沒有發生過甚麼事…這簡直是荒謬的
隱藏驚嚇而變成像禪一樣

十足的標示…在沒有門的大門

像通常一樣的 是

你跟誰開玩笑

完全覺知到我現在有多巨大的責任
完全覺知到我已看見的龐大
我走出去完全是淚水在眼裡的茫然
眼淚在臉上往下流
一天又一天…一夜又一夜

抱著和哭泣在我能找到的任何人的肩膀上
現在沒有甚麼能分開我們了
我們是一

這些片刻是永遠會保持的片刻
一世又一世…永遠在我們的心上

很多有愛的門徒們走在周圍都嚇到了…淚水
絆倒在黑暗中…握住而且找到路往前

他們宣示…奧修說

我留給你我的夢

但是夢已經結束了…你現在必須醒悟了

誰知道超越神祕的
哪裡是活的神秘學校

哪裡是他的秘密星零體
誰知道

像禪的門徒們只是進入到他們的硬殼
並且保護對抗這個十足的真實

師父的師父奧修已不可能在身體裡
不再在那兒為我們這些伸出去的手臂了
每天晚上以他的智慧的故事和他的愛的歌曲來懷抱我們

我們已經錯過了這個片刻性的機會
或許這隻白色的天鵝已經飛翔了

奧修宣稱
他的秘密封印和最終的公案
給與無法看見的
永遠的真理和當下

從不說我是以過去式的

顯現他自己給一隻眼的看見者
我看見他的白色翅膀和他的優雅飄浮形式

還有更多的…還有更多的…繼續…繼續
進入更深一些而且跳入更深的彼岸
人必須離開這個岸邊才能到另一個岸邊
繼續 繼續 繼續

這也會過去的

奧修的母親瑪她吉mataji
我第一次為瑪她吉感覺
我想要在這些神聖的日子裡是讓她獨自一個人
我寧靜走路經過瑪她吉的臥室
每一次都聽到她在哭
我需要碰觸她的腳而且治療她的疼痛的心
讓她安心知道這不是結束的

一個母親慘痛的心情…她最深的心痛
瑪她吉是個獻身者而且是神聖的母親

她從第一天看到我就總是愛著我
當我成為門徒時
她每天謙虛的和溫和的優雅
把她自己帶到沒有門的大門
慢慢的走路和她的靜心墊子在她的手臂內
純然像是流動的瀑布…沒有假裝的和寧靜的
葉子在樹上…只是它的樣子…純然和單純的在那兒

奧修最棒的獻身者
所有最慈悲的母親
一個醒悟者最終的母親

我握住自己並且溫和的敲她的門
家人聚集圍在她的悲痛周圍
我了解而且想要離開
她看著我
哭著…以淚水招手要我到她那兒
我的兒子…我的兒子羅傑尼斯…你是活著的
我的兒子羅傑尼斯你是活著的…我的兒子…我的兒子

我是淚如雨下
無能說話…我碰觸她的腳

奧修的優雅家人看著
他們溫和和有愛心的要我柔軟的離開
瑪她吉在很深的驚嚇而且在巨大的悲痛中
我讓她想起了奧修 這讓她甚至是更痛的

我能夠了解
這個悲痛時期是神聖的
我鞠躬並且溫和的離開

經過幾天後
話語再度散播
我讓他們越來越想到奧修
人們來到我這裡帶著很深的愛和寧靜
想要靠近我…沒有任何理由…只是靠近我

社區的經營者和權威者現在是更靠近的看著我
我總是個麻煩製造者…任何我所到的地方都有一些新的故事

一個女人告訴我她的夢和故事
我看見你已經死了…他們把你的身體放在擔架上抬到佛堂
奧修來祝福你而且彎下身碰觸你的前額
突然你消失了而且我看見奧修被抬去火葬場

另一個看見奧修在他的演講椅子上說話
他的臉消失而我出現…這是甚麼神祕的幻影
能做甚麼…它每天撞擊他

另一個人看見我慢慢得走在佛堂樹叢後面
而在一個閃電片刻下和他的白色鬍子…變成奧修在走路

一個孩子匆促得朝向我喊著奧修 奧修
並且說她想要拉我的白鬍子
我可以拉你的鬍子嗎 奧修…我可以拉你的鬍子嗎 奧修

我被圍在一個匆促經過的世界
匆促在任何地方尋找真理
他們跑得越來越快…他們在每個方向尋找著

整個的旅程是來自於
從這裡到此時此地

過去現在未來…所有垂直的當下
高到天空深到大地
這個永恆的當下片刻

不用尋找…不用尋找…不用學習…不用做…沒有任何事

沒有道路的路
不需要或是甚至不需要單一一個步伐
人已經在家了

我了解在瘋人院的感受會是如何
被瘋狂的人們圍繞著
不論如何是沒有橋樑的…全然不同星球的了解

整個世界在一邊…我單獨一個人在另一邊

我要從哪裡開始…我能夠做甚麼…我能夠去哪裡…我在瘋人院

只是放棄並且停止試著要讓人明白
享受這個完全的無意義
享受這個神祕和深深的單獨

聖人唯一只有是再度變成一個平凡人
一個超平凡的平凡人
我需要定位我的方向…新的翅膀必須成長

我移向我的每日靜心的品質

我喝我的傍晚茶在靠近克里虛那屋
餐桌散佈在那兒
只是單純的單獨在寧靜中喝茶

意外的…一個德國門徒匆促朝向我
而且沒有一個字或是警告 他首先打了我一巴掌

我感覺到一股暖的液體從我的眉毛流下來
血液流到我的眼睛
再一次相同無聊的攻擊
只是另一個文明的人類
表達他的愛和靜心品質

其他人以厭惡的驚訝看著這個突然沒有引發的撞擊

我問他你成為門徒有多少年了
他說十二年了
我說很棒…這是你已達成的
只是往內而且小心的看你自己
真棒的門徒

我站起來在前面的洗手台旁邊的鏡子裡看著我的臉
在我的眉毛下有很大的血液傷口
血液大量的流到我的臉上
有人幫我一起到克里虛那屋的辦公室
去找醫生
留我在辦公室

我被要求坐在辦公室裡面遠離注意力
並且進去看醫生恩迷托amrito和夾葉使jayesh

我看著恩迷托而且說我的眉毛被很糟的切砍
請仁慈的看一下並且如果需要的話的安排縫補

馬上他開始他的剛硬說教
我不想要看你的臉
這不是我的問題
我需要學會課題
你值得這個撞擊
你按到人們的鈕
像我這樣的人應該被禁止進入

夾葉使是個驕傲的人…驚訝於恩迷托的行為
他溫和的要恩迷托照顧我

我被撞擊…在社區裡被突襲…在他們面前
證人都知道我一個人寧靜的喝我的茶
我之前從未見過這個人

恩迷托拒絕縫傷口…而且忿怒的走出去
我叫他回來而且在夾葉使面前說著
我保證你將會記得今天
你是個醫生發誓要照顧任何傷患
你是社區的醫生
我保證這將會被記得的

我被安置躺在沙發上
用冰袋…血液花了一個小時凝結
我那晚到不冉尼醫院縫傷口

我已寬束但是沒有忘記
我的承諾…我總是保持我的承諾

恩迷托是渴望愛而且只需要餵飽

所以我決定在今天
寄給他一箱的
所有他需要的是基本的訓練
…糞便到錯誤的出口

現在這是按到你的鈕了…你了解嗎
只是保持冷靜並且有點幽默感

這是很奇怪的邏輯 恩迷托要我…是受難者…被驅逐出社區
而攻擊我的人是自由的

社區的經營者開始討論關於我

我的身體開始看見很多新的改變
我需要睡得比平常要來的多
而且開始睡十四到十六個小時…在完全黑暗的房間

我灑水讓我的房間涼一些而能夠張開我的易達和呼吸
而睡覺成為我的新的生活方式
我安置我的公寓有浴缸而浸泡在極端的熱水裡
每天一個小時
熱水讓我的身體的痛減少
我尋找深入組織的按摩來幫助張開損壞的肩膀
並且一個星期接受兩次的個案

不在白天進入社區
我保持無形的而且低調的
只有晚上到社區吃我的晚餐
然後在佛堂後面的樹叢走路

他們已允許我留在普那這裡五個月的時間

那對我來說簡直是個奇蹟
誰需要更多的奇蹟去知道他們的存在…這已足夠證明的了

有一天下午我停在沒有門的大門
被喝酒的力量遊戲者…他格特停下來
他等待機會讓我驅逐出社區 以一些或其他的理由

宣示我
我已被社區以慢慢走路的理由而驅逐出社區
如果我希望再進入社區 我是不再被允許慢慢的走路了
我必須也改變我的手的姿勢
以及我模仿奧修的身體移動
我走路的方式…我移動我的手的方式…我看的方式

往上看我的保留者奧修
我保證在神聖的沒有門的大門前面 對於所有真理的尋找者
他的日子也將會來到…等著我親愛的朋友
只是等著…我總是保持我的承諾

我對於日常例行花我所有的能量是累了
去評斷我的生活和我生活的方式
已經不再有任何理由讓我在這裡了

我能夠看見社區裡面沒有未來
門徒們已經知道所有的
充滿著奧修的話

奧修已講過六百本書關於地球上的所有主題
來自於圍籬的兩邊…向前和結論

門徒們容易扭曲每句話來符合他們的需要
準備好扭曲他們的言語

我知道在我前面有著負責任的旅程

以我的身體情況或許要八年左右的時間
修補和治療我的身體需要錢和時間

在這幾個月裡 我遇見很多人
要搬到他們的社區散佈於世界
並且述說我有過的經驗

很多人可以看見而且秘密的知道我已經接受了
來自於奧修一些秘密的傳遞
很多人覺知到我已經歷我的第一次三摩地
如此多的了解是足夠讓他們尋找到我
現在我是個神祕家
我已知道真理
看見是靈性
現在等待純然的靈性

我總是知道我會等待我的時間
直到完成最後的一步

米開朗基羅隱藏他的大衛到最後
然後顯示給世界的名作

不會在第四個三摩地也就是最後一層是薄的而且透明的之前
我會開始他的工作或是說話

我回到世界賺我的生活而且活著像一個普通人

如果是要這樣…那就是這樣
如果不是這樣…那也就是這樣

我知道我的重生已經發生了
很棒的傳遞飄浮在我上面
胎兒飄浮在我的身體外面會以他自己的速度成長

以覺知滋養他和餵他
讓存在決定我的時間

這個也會過去

單一個人的成道
攀爬的方式抵達最高的高峰
並且回到家…消失於宇宙

燈的傳遞
臣服和浸沒於師父
消失的方式和融解到他的靈性

兩種抵達最終的是完全的不同
成道…覺知和唯一完全的覺知
燈的傳遞…很深的臣服帶著完全的覺知

接受這個傳遞的唯一條件

門徒必須已經至少有過一個三摩地
頂輪張開垂直的上升到天空
師父的靈性可以下降到這個垂直通道並且建造根
變成在另外一個形體的當下並且持續他的工作

覺知的點第三眼
師父可已出現但是不足以讓垂直的下降

傳遞燈的最少條件是三摩地
而師父選擇

師父給予傳遞帶著全然的意識
門徒必須有意識的接受

在師父離開身體之前兩個條件是需要的
有意識的傳遞…兩者都知道
給予者和接受者

靈性不能分開的
只有一個人能夠接受這個傳遞

只能有一個馬哈克什

在離開普那之前我被奧修要求
做個秘密盤子而蝕刻著下列的字
對於未來的到來

奧修

羅傑尼斯

馬垂亞

釋迦摩尼
的
佛陀

rajneesh被拼成rajnish是有目的的
一個意識的慎重行為被標示著
並且保持是個秘密
直到時候到來而顯現他的工作

這個盤子製作於1990年2月

它現在顯示
現在給所有的人

流放的戰士

我離開了普那而且感到空氣擴張到新鮮
我的呼吸已變得更放鬆和自由
表面是滋養的和擴張的

自由在空氣中
來自於持續判斷的自由
而且需要和遇見的每一個人平衡

奧修門徒的情況
空氣是濃厚的在自己迷你的社會裡面
帶著接受和拒絕
知識和判斷
獎勵和處罰

佛圈有著本身沉重制約的行程
這是新的制約
一個新的社會

你需要符合他們和他們的規定
他們有適合的和不適合的

奇怪的是在這個地方 人在找尋
自由成為自己

我已經忘了自由的感覺
感謝那些在社區對抗我的以及把我驅逐出社區的人
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

至少我是自由的
師父小偷和可宜諾鑽石

我沒有逃離他們的永恆鑽石
他們要求我離開的
現在我已不再要回答任何人了

我是自由的走開
鑽石藏在可以讓大家看的
飄浮和跳舞的翅膀在我上面

師父小偷奔馳

往上到山上和我的西藏朋友們
喜馬拉雅山…達任撒拉
或許這將會是我的最後閉關

切割和擦拭這顆多重面貌的鑽石
相配的切割對切割
相配的小平面對小平面
相配的閃亮對閃亮
相配的尺寸對尺寸

浸沒於燈的傳遞

前面是很大的冒險
興奮的鑽石切割和準備

在1990年九月中旬我抵達了小的喜馬拉雅城市達任撒拉
我愛西藏的水餃和t突皿麵食
我可以在這個新鮮的山上空氣中聞到它們
在一個碗裡和筷子以及蒜頭辣椒
我已經想念這種食物並且找到了一間小的西藏餐廳

這些人有溫暖愛心的眼睛
智慧和慈悲的線條深深的刻劃在他們的天真臉孔上

他們唯一只知到困境
從偏僻的和冷酷土地的西藏…現在在流放

西藏…在地球上最大的實驗的破壞
在死亡後的生命…擺渡…黑動咖啦喀瓦kalachakra
成道…燈的傳遞
他們有古老的知識
埋藏在他們的血骨裡和精髓裡

我為這些人感到很深的同情 對於他們的事件
解放西藏
允許這些天真的人在他們的道路朝向他們隱藏的寶藏
允許他們寧靜的走在他們的內在旅程

敏感的人痛苦更多而且經驗痛更深
加上更多的領悟

我可以了解他們抗爭為了自由…對於一個解放的西藏
但是有我自己的方式了解…和表達

不論我聽到西藏人說他或是她是個難民
我對他們會生氣而且對他們的沮喪我會馬上說
不要再稱你自己是個難民了

內在的你是西藏領土
內在的你是你的最終的土地
解放你自己而你將會重獲西藏

對我來說西藏不只是土地而且也是個內在靈性的空間

對我來說每一個人都是難民
只是夢想著在他們的土地上他們是安全的

只有唯一的安全…你的內在土地和你的內在天空

對我而言全世界是難民
在我眼裡我從未遇見一個西藏難民

他們是路上的戰士們
靈性的戰士們移動擴散出去四隻翅膀
今天世界需要他們勝過於他們需要世界

我找到我的朋友英國人薇諾尼卡veronica和義大利人彼揶歐piero
他們已奉獻他們的生命給西藏事件
並且創造了一個馬哈呀那的靜心僻靜綠洲
我到達那裡希望他們會了解我
並且給我住一年寧靜的閉關

我到了瑪哈呀那僻靜的地方
我穿著紅袍被所有人凝視
對他們而言我是奇怪的但是他們都微笑而且以他們的鞠躬方式問候我

薇諾尼卡和彼揶歐不在那裡
負責的勇敢義大利女人猛烈的看著我
你是奧修的門徒
我們不接受他們因為他們太不認真而且道德模糊

我解釋我的情況
甚至奧修的人們不喜歡我因為我對他們來說太認真了
我是薇諾尼卡和彼揶歐靠近的朋友
而且薇諾尼卡是我的太極學生

我穿著紅袍也就是佛教徒
我只是在味帕桑那坐著和走路
並且希望保持寧靜的閉關一年
我一天只吃一餐…我是素食者…不抽菸不喝酒
單獨一個人沒有女朋友
我可以安排一次付一年寧靜閉關的總數額

她發現我有趣…但是緊握在她自己
並且向附近的喇嘛諮詢
她說明天來這裡我們將會決定

而我離開了迂迴的通道
他們注意的看我慢慢走路的方式

隔天回去我發現愁眉苦臉
抱歉…但是我們只允許味帕桑那的學生
那些學生已經經過一年的淨化和儀式的唱頌

首先你必須準備學習和閱讀達瑪啪得
每天早上5.30做早課舖札pooja和頌文
依尋高深喇嘛的嚴格架構
只有在通過他們的大門後
我才能夠被允許寧靜無須指導的閉關

哇…我需要再重新出生於這個行星地球

別了 別了西藏的權威…嚴格的形式和規則
我很驚訝於我現在開始看到的模式

往下走到巴休旅館
我到了達賴喇嘛居住的區域
從遠距離我看見一位很老的女人在院子裡
一次又一次的向他居住的方向伏地

快靠近她的時候 我問了個和尚
為什麼她的前額有著如此深和印記的傷口

她是個很老的女人..很神聖
她已向達賴喇嘛的神聖做了上百萬個伏地了
達賴喇嘛是上升的太陽 他知道和看見所有的人事物
從他的眼睛她將會獲得更多的價值

我看著年老的女人而我的淚水灑滿整個臉
如此純然的天真

每天我都會慢慢走到梅洛 干集
吃我的水餃和突肥餐

我已經有幾天被一群老的西藏喇嘛靠近的看著
他們決定跟著我回到巴休旅館
我看見他們寧靜和害羞的尾隨我
我到了我的房間並且訂了茶在花園裡

打開陽台朝向花園
我看見八個年長的喇嘛等待我出去
他們已經在櫃台問我的房間號碼
知道我通常坐在花園喝茶並且靜心到晚上

很害羞和優雅的朝向我問我 他們是否能夠見我
他們已經看著我有一個星期了
秘密的跟著我走

陳述他們來自於遙遠的拉大和擂
也快要回去了
但是過去幾天有洞見對於我
他們在這兒要把我帶回去 到他們的寺廟

他們有個洞見是 我是他們等待的喇嘛
是卡嘛啪神聖喇嘛的轉世

他們都伏地頌著經文
問我他們所看到的是不是真的
我隱居遠離世界
不用害怕…他們將會照顧我…跟他們去

如此嚴肅的鞠躬和伏地
在我面前如此的誠懇和謙虛
年老的女然突然在我眼前閃過

我說聽著
你也許是對的
但是 放鬆
喝杯茶

他們都微笑著我的突發幽默感
我是普通人而且可以靠近的
只是放鬆

寧靜的喝茶
他們停在尊敬和鞠躬的空間

請告訴我們 你已經同意要跟我們回去
他們渴求的再問一次

我說好 好…好好…只是放鬆
並且告訴我關於你的寺廟
認真的他們描述了他們的寺廟在下雪的山上

我在開玩笑的心情下
我問了第一個問題
你有沒有現代化的浴室和水龍頭以及熱水
他們說沒有但是這些可以安置

然後我問了第二個問題…開玩笑的
你有沒有西方式的廁所
我說的西方式廁所在喜馬拉雅山的意思是甚麼

他們不久就了解我在開玩笑而且讓他們放鬆
他們都開始笑 不管我說的是甚麼
我只是個單純平凡的人
只是放鬆而且放開來
享受這個寧靜和靜止
當我準備好了…我會來…他們會再找到我

他們和我一起合一的坐著數小時
這些美麗的老喇嘛有智慧和慈悲的
帶著感激我讓他們笑而離開
他們都說他們會看奧修的書而記得我

我每天都記得他們
我唯一有的是眼淚和愛對於這些可憐單純的天真和尚

他們稱呼他們自己是難民
事實上對於這個行星地球他們是難民
諾亞的方舟

西藏種族有一天會閃亮在這個地球上
他們是光而且是未來的人類
祈願他們都能發現西藏在他們的內在
並且幫助人類解放

嗡嘛尼帕得咪閧
鑽石在蓮花上

我離開達任撒拉
小的山城是太狹窄了而且很少敞開的空間

我聽到在喜馬拉雅山的窟盧城市和馬拉里
奧修在出去世界之前曾經在這裡住了六個月
並且灌頂人們成為他的新門徒

在山谷的窟盧 馬拉里神
山上還是狂野的稍微傾斜
有很多偉大的聖人和看見者 在這裡靜心多年

完美的喜馬拉雅的城市
有可以付得起的客房和一些小旅館在周圍
我到了馬拉里而且找到了有松樹森林的客房

冬天正凝結著而且降雪要開始了
驚人的雪峰羅灘景觀在遠距離經過

必司河流匆促經過的聲音
和寬廣擴張的高的松樹和西洋杉
靠近河流的空氣是新鮮和清晰的
很棒的松樹森林迂迴通道可以走路

我愛上馬拉里
神之谷…這是我閉關和久居之地
我可以明白為甚麼奧修在1970年開始他的門徒圈

已經有六年沒有工作 現在我已經完全把錢都花光了
一些來自於姑姑和妹妹的支持也都耗盡了

一位來自於芬蘭的太集學生 哈伯特 尼饋特herbert nyquist
聽到我和我的財務問題
並且寫了一封讓我驚訝的信 要我不要擔心而且繼續
在我的靜心道路並且附有一張500美元的支票來自於他的薪水

這個人是第一個在我的道路幫助我的財務的人
並且持續四個月都寄錢給我
帶著愛和鼓勵
我保持永恆的感謝他

接下來的兩個月我開始坐在河邊
浸入河水流動的聲音裡面

白天有清楚的天空和直接山上的陽光
走在松樹森林很長的路而且呼吸所有的空氣
我的身體開始拾回失去的活力而且開始治療

在寒冷的冬天我待在室外直到晚上
升大的圓木火在敞開的松樹森林直到早上3點

冰冷的冬天對我的損壞易達是完美的
呼吸抗爭和強化身體而內在的通道張開

這些是我一輩子最能恢復精神的日子了

不用跑來跑去找尋任河東西
尋找已經結束
只是放鬆我的身體到完全的休息
允許身體找到自己的韻律

醒來就醒來 當睏的時候就睡覺
餓了就吃
當走路的時候就走路
當坐著的時候就坐著

道的方式
活在禪中

只是活在全然和當下
謝謝你我親愛的朋友 哈伯特 這些珍貴的日子裡

我習慣下午坐在花園喝茶
不久就和最美麗的天使米開蕾成為朋友
她是個經過馬拉里的嬉皮背包客

她開始跟我一起坐到晚上
而不久我們就一起住了幾個月

她的全然天真和新鮮的幽默感以及容易感染的伙伴
已變成我新發現的自由的一部分
遠離判斷和普那社區的攻擊

我開始明白這些天真冒險的背包客
任何來到印度的嬉皮旅行者
是真正靈性的新鮮和張開眼睛的…敞開的心…攜帶靈魂的
只是好奇的尋找真實

我的心再度爆炸
我的白天晚上移動在恍惚中
我的內在世界開始再次的爆發到光
經驗著光和數次三托歷的瞥見

燈的傳遞穩定到我的身體
神祕的奧修傳遞 每一天變得更清楚一些
我開始更成熟的進入我的新世界
更寬和更擴張的…變得更深的安定

我現在保持每一件事為秘密 因為知道人們不會了解的
而不管怎麼樣 這些是單純的人們
沒有任何跟奧修以及他的工作的連結

只是看著我活在慢慢的靜心的行為上
上百的人感覺到而且說我有某些獨特的對於我自己

六個月飛過了…米開蕾的簽證快到期了

錢不可能用不完的
我將需要找到工作而且認真的賺一些錢
然後再回來馬拉里而完成我的歷程

穿破衣的人到富有到穿破衣

很猶豫的我打了電話給我的香港妹妹秀娜
她歡迎我回去
自從我上次離開而沒有使用我的工作簽證到現在已經有五年了

我回到香港仍是移動和走路慢慢的
變成比較靜止和深入一些
瘋狂的匆促似乎更快了丨些而且更亂

奇怪的是這一次我感到在這個混亂中平衡而且有和諧性的
相反的是清楚的
而且在慢慢的移動中 事情容易的出現和透明的

我開始明白速度的價值
對於一個是靜止的人而言

每個人正在恢復能量的大池子
自由的飄浮和並且分散這些能量到風中

人只需要變成龍捲風的中心
而且中心把所有的東西都拉向它然後蛻變它

在我面前有著寬廣的了解

奧修強調每幾個月要回到世界
是去經驗相反的

我現在明白世界不可能進入我
活在世界但是不需要變成它的一部分
像水滴在蓮花的葉子上面

活生生能量的平衡陰和陽
為和無為
而且經驗做而沒有做
老子是個偉大的師父稱為 為無為

我可以深深的靜止我自己並且吸收匆忙的世界
龍捲風的中心
考驗了我的垂直中心

我妹妹和她的先生羅葉使有過經驗
關於我的突然和混亂的無理性行為
他們不要我在他們的香港公司
建議我和他們的大哥普拉卡使prakash工作
我被送到美國洛杉磯做他們的手錶代理工作

1992年四月的愚人節那天我到了洛杉磯

我只是笑這個荒謬的情況…我覺得是完美的日子抵達
是我愚蠢還是世界是太愚蠢
我被給與的工作一個月只有400元的美金

我知道我會超過任何我可以做的
只是給個機會我將可以證明我自己
並且快速的賺錢然後回到馬拉里持續我的旅程
我設定我的目標要賺五萬美元然後就回去

做夢的死亡但是夢繼續…做夢者從不會放棄你的夢

我不想要和他們一起住在大宅邸在可熱那
有安全設定的大門的宮殿圍繞著游泳池
和兩部500sl賓士車子

我只有我的功夫衣服而沒有其他的衣服
在他們的華麗和富有的鄰居中 我感到完全的不適合

我自己一個人住的薪水就提升到700美元
我找到了在威尼斯海邊一個小的藝術家和靈性尋求者的社區
有一些人熟悉奧修但是大部分是嬉皮和海邊的遊蕩者
完全冷淡的和折衷團體共有十八個住在這個社區的房子裡面

他們的五個房間已經滿了
一個晚上我付10元 有一個床墊在他們更改過的車庫裡與其他六個人共用

我開始我的愚蠢工作開店和關店的工作
兩小時坐公車從威尼斯海邊到城市洛杉磯 加州商業中心
然後再兩個小時回來
長距離的公車變換到城市對我是沒問題的
只是每天晚上有酒鬼和流浪漢回來
在公車上吵架…影響到我

我的工作是沒有意義而且荒謬的
所以不久我就開始描圖和討論我對於手錶設計的想法
讓普拉卡使和他的太太羅德司稱讚
他們是極端有聰明才智的事業家
並且馬上明白我的設計的價值和市場性

在幾個月後有個世界最大的手錶展示會
香港的手錶和時鐘展覽會
我現在是第二個月工作 開始為他們的公司做手錶設計
我的薪水再次提升到1200美元

閃亮新的和完全不同於一般的手錶會集
出現在他們九月的展覽站架上面和我的安排次序化

新式的充滿在我的閃亮設計上而且銷售超過了300000美元
公司的利潤是百分之五十
而百分之三給我的寶貴設計
我在一個星期賺了九千美元
只需要製造和海運出去

回到洛杉磯開始做手錶的設計
我的成功讓我有更多閃亮的設計 工作以抽成的方式
而且自由創造新的設計和來回旅行到香港

我已不再需要坐公車旅行了
並且買了一部分期付款的toyota celica敞篷車子

謝謝你奧修…這都是為了你

敞篷的自由張開車頂在洛杉磯
車子就像是駱駝在沙漠裡
我學習開在美國的高速公路上而且緊握我的方向

我的薪水提升到1700美元在加上百分之三的設計和銷售
而現在我被送去世界環遊
全球性的出口我的設計和手錶給購買者

普拉卡使和羅德司已經旅遊世界
很頻繁的因為他們的手錶生意 而他們已累計了上百萬哩的飛行旅程數
而開始對於旅行和銷售累了 而現在有我替代他們

我一年飛世界一圈三次
和另外兩個短距離旅行到香港和瑞士主要的手錶展覽會

設計旅遊銷售…設計旅遊銷售…設計旅遊銷售
是他們的銷售季節和製造以及來回海運的時候

有兩年的時間我擴張的旅行和轉換在全球各地
整個南美,遠東區,中東,全歐洲區域的國家和
美國,每個國家都可能設置進口商和代理商
他們安排最好的五星級飯店每天花費500美元

我過去的興趣對世界的流行和設計又浮現了
我開始在旅行時讀上百本關於流行和設計的書
我受到吉 保羅 寡銻jean paul gaultier的吸引和一維司 聖 勞任特yves saint Laurent,開爾 拉格飛karl Lagerfeld,卡賓 客鍊calvin klein,都那 咖任donna karan,阿馬尼amani,集安範可 飛蕊gianfranco ferre, 米縮利missoni,苦際亞krizia,第歐dior,集安倪 維撒gianni Versace,意色 米阿科issey miyake,肯鄒kenzo

兩年辛苦的世界環遊

仍然慢慢的和優雅的走路

我停在慕尼黑機場的中間
慢慢的走到飛機上經過了一個喝啤酒的門徒
嘿羅傑尼斯是你…你還是走路慢慢的
在曼哈坦島的建築物上面…又是另一個門徒喊著嘿羅傑尼斯
那真的是你還慢慢的走路
在倫敦開登城市…嘿真是無法相信…羅傑尼斯還是慢慢的走路
在巴西瑞士的巴巴拉店…哇…這個人瘋了還再慢慢的走路
他們都還記得我的慢慢走路…在東京 詩紐枯的中間停住了我

只是對照和驚嚇於我的緩慢
他們在群眾中馬上認出不同

這兩年的旅行我學會只是平凡而且只是我自己
如果你能有意識的移動和觀看的話 世界是很棒的老師

如果人有眼睛可以深深的看的話 地球是蓮花的天堂
最全然的活過生命並且了解它的意義

我們是活在如此的擴張性和創造力的時代
有著如此廣大的自由可以表達
並且經驗外在世界和它所有的愉悅

有意願旅行和經驗其他文化和生活方式
地球上的每一部分有著如此不同的和多色彩的方式
每一個有它本身的味道和意義
每一個力求和成長朝向完美

老人在公園慢跑…乞丐在街上
女人為她的親愛的人編織…母親和她的孩子
孩子為考試而念書…藝術家在他的雕刻上
舞者在他的表演上…服務生端上飲料
飛機女服務員安慰疲累的客人…機長在他的駕駛艙
紐約的計乘車驅趕你…店員在他每天的瑣事上
年輕人舞會到晚上…音樂家在地鐵
父母們在他們的工作上更進步…為他們的家人改進

每一個人和每一個靈魂都在尋求更好的自己…轉換更高又更高
這整個存在的舞蹈…一個靈性的舞蹈到永恆

這是在我們的銀河星系中最美的星球
伸展出去到廣大的銀河…銀河星系在銀河行星之上
我們的地球有人類是活著的
朝向外面到星星

我開始看見這個廣大的人類在新的光中
這個地球是滿滿的尋找者…對我來說通通都是尋找者
在他們普通的生活中做他們最好的
真誠的在我看見每個經過的眼睛…都保留著更多的
更多更多的…更多更多的

真理
寧靜的在每一個人和每一顆心裡面等待著
而且在每一個寧靜的呼吸裡面

覺知覺知到本身
只有意識能夠讓你到那兒
到真實的你自己
不滅的內在靈魂

和洛杉磯的公司兩年後
我成為他們的堂兄弟第內使dinesh頭號獵物 他在香港有個大的手錶公司
薪水是3000美元和利潤分享
或是抽成在我的寶貴設計和銷售上
和我的任和專利以及設計登記的所有權
我總是感到和美國相反的…比較靠近亞洲文化和生活形態

這個移動讓我更靠近我的回程印度和馬拉里
我繼續工作只是確定有足夠的錢回去靜心
並且讓香港的公司清楚我只工作一年

第一個我設計的也就是我登記世界的專利
變得有名而且是國際性的認定
它是電吉他的型狀
這個手錶是非常成功的在世界上
而且翻轉的碰觸超過三百萬美元

銷售和敞開的門在所有的音樂世界…搖滾明星的好玩俱樂部
揶畢司 裴絲嫘…果絲蓮…洋娃娃爬通...狄斯耐樂園...昆蟲
滾石搖滾…bmg音樂…年輕人的MTV世界都擺滿著它
訂目錄的郵件和頂端結束在世界各地廣大的零售商
從qvc電視銷售而且到廣大的零售商像沃馬特

這個熱銷的設計創造了接下來一系列的音樂設計
而且另一個熱銷的摩托車手錶線路

在手錶世界的新聞和全世界上百的文章
以及大的國際性銷售推銷經由我的代理商和進口商
我旅行世界各地兩次 介紹和送出這些設計

因為我已經承諾了只有一年就結束而且退休剛好在十一月
我已經承諾我自己在1995年1月19日之前回到馬拉里

我不能夠提供浪費我的有價值的時間只是在賺錢上面
這不是我活著的理由

我的香港家人又再度驚訝
他們已經想像我將會留下來創造我自己的公司而且成長得更大一些
我現在是公認的設計家
今年已經賺了接近三十萬美元
現在已是在新聞上可以乘著波勢而且賺得更多

有句著名的話
愚者和他的錢是不久就會分開的

印度控制外幣交換還是強制的
我匯一部份的錢到堂兄弟那兒
以交換匯款的錢得到印度的現金
一些錢我作投資而賣掉另一個我的印度的公司的投資
以支票作為交換

再一次…愚者和他的錢不久就會分開的

接管我的印度公司的個人
國際性的給我不好的支票
也就是在我進入寧靜的那一天1995年1月被退票

我的堂兄弟拒絕付我的匯款的錢
也就是對於我已經做的投資創造了雪球的影響
在一個月內三個龐大數目就失去了

被跳票的價值是值四萬美元
失去了三萬五千美元的匯款
失去了在投資上的四萬五千美元

在我離開時香港公司提供給我三倍的薪水
一個伙伴的關係也就是一年將會賺七十萬美金
我的妹妹打電話給我一次又一次的要我回去而且不要失去這個機會

從開始的四百元到賺到的三十萬美金
全都失去了
站在賺百萬的十字路口
或是空無的向前

我現在不能回頭看了而且已經沒有時間可以浪費了
我會拿任何我有的保留著而且用在接下來的四年或五年

多變的月亮

在奇怪的幸運中
我失去幾乎我所有的錢在德里但是在這些延遲理
我遇見了我的西藏 戴尼 養真daikini yangchen
她決定和我一起到馬拉里在我的閉關而且和我一起住

住在喜馬拉雅山允許我自在的和我愛的生活形態
讓我的頭髮長到我的腰…留我的鬍鬚
穿簡單的袍子…在我的腰部用繩子綁著
上半身赤裸的生活而旅行就披上披肩

完美的瑜珈靜心生活在下雪的喜馬拉雅山
這裡是簡單的袍子穿著
是高級裁縫和我們的紅帽子

我回到馬拉里讓自己沉浸於寧靜中
回到內在的旅程

開著從海運到印度的toyota celica車子到馬拉里
在凌晨2點抵達然後又往上開到拜士特vaishist然後到大使館旅館

在模糊的月光下我看見往上的路有間白色的別墅
它敲打了我而且再開回去看到標示
白雲別墅
在往上開著經過了一個美麗的西藏寺廟
帶著一雙擴張姓的老鷹的眼睛看到山谷的畢司河的流動

我知道在那個片刻這是標示
我會住在這個地方而且在此閉關

隔天我到了別墅並且遇見了在西藏寺廟的主人
這個別墅基本上是以日計算出租給觀光客的
我們談好一年的價錢…付了幾年的房租然後就搬進去

在12月的第一個星期就降了第一次雪
奧修的生日抵達在純然的白雪上

完全寧靜的遍集在馬拉里的山谷
所有的都是處女般的白色
寧靜和靜止

房間有燒製木材的暖氣
我們現在已經準備好在來臨的冬天閉關
而且開始往內跳入

我進入一年的寧靜閉關

買下我的公司的個人知道我會進入寧靜
第一張支票的退票就是在一月份

我只是個門徒進入寧靜
我在這個馬拉里的山上哪裡有時間可以在印度的法院抗爭呢

我請了一個律師處理這件事而且取消
這張轉讓的支票
認為他們會照顧這件事而我能夠繼續往內

但是我被律師和法院煩擾著
要在法院一次又一次的出面

印度的法院和法律的漏洞以無期限的日期
法官的延遲和繼承的腐敗都是一起不同的故事
罪犯逃跑而尋求公正的人變成了罪犯
尋求公正在這個腐敗的系統是罪犯
不適合在這本書的內容裡面

我透過經驗學習而且我不是真正的驚訝
到現在我已經看夠了 知道這個世界的頭在哪裡
物質的世界…靈性的世界…全都上下顛倒

我需要儲存我這輩子的寶貴片刻而且深深的向內
內在的移動需要緊急的和全然性的
開始跳入內在

我花了接下來兩年的時間深入旅程
每一次我到了水平而那個水平又倒退到另一個水平

旅程變成了目標…沒有目標…只是旅程…一步又一步

每一個宇宙引領到另一個宇宙
然後進入到另一個宇宙的測知和新的瞭解性
像是波洋蔥的皮…一層又一層

我和照顧我的美麗的西藏戴尼 養真
她在自然中是寧靜和容易平靜的
在家裡完全涵蓋了小的簡單例行生活

她並不知道我發生了甚麼
我讓她一個人而且不想要干涉她的任何方式
那將會是制約她和強迫她的靈性的成長

和我一起住她已經馬上的蛻變了
而且在她自己的時空裡
沒有任何理由的已經停止吃肉了
不想要和人相遇而且保持她自己的寧靜
完全的滿足在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沒有要求我任何的東西
她是完美的而且在她的自然發光

它是需要無限的耐心的
但是一旦經過這些年的延遲而能夠看見光是很有價值的
下降的爆發是很巨大的
身體需要時間蛻變和準備更深的層面

換句話說人變得懶惰和完全的滿足
每一天如此的經過…不用急
不急不尋找而且沒有慾望要更多的

旅程已經改變了方向和層面
垂直的往上提升已經移到水平的擴張
軀幹變得越來越寬
根長的越來越深
樹葉散播的越來越寬廣

從尋找和向外的移動
到允許和內在的休息

幾年的時間可以是在小小的戲劇性改變
人只是變得平凡

而然後突然的
人在沒有任何的期待下被敲打

來到了七月的雨季
空氣現在是擴大了在山上的肺呼吸
綠色又變得更綠了

來自於藍色的天空在1997年
沒有警告的這個亢達里尼開始再一次的爆發
但是帶著靜止的控制和廣大聚集的力量
白天和晚上變成一

再一次我被送到天空
高到大氣層
飄在雲上而且下雨

魔術的宇宙是再一次顯示它的秘密
我是更強壯些和靜止而且寧靜的觀看
接下來的幾個月和它的揭露

相同的窗戶打開著…相同喜樂的爆發
但是是在靜止和深入的平靜之下

我搬到森林的客房遠離我的別墅
找到一個新的和不熟悉的環境
在移動中我的靈性感到重新活生生的

一個小的森林休息房子
河流匆促的流動距離房間只有幾公尺
浸沒在猛烈的雨中氾濫圍堤

河流匆促的聲音震動到整個空間
河流頌著嗡…嗡…嗡…嗡…嗡

嗡…嗡…嗡…嗡…嗡…喜樂的爆發到空氣中

爆發發生了
這是我的第三次爆發

養真是內在覺知到某些事發生在我身上
女人有直覺和少說話
這些日子裡她是完美的伙伴

只是在那兒照顧我
沒有話語只是覺知和寧靜

這是西藏的方式…少說話而且保持寧靜的看著

謝謝你養真 對於你在所有這些日子的照顧我

我的生命是真正的受到祝福的
她永遠曾經是我的祝福
我擁有最好的在我身邊 不論何時在我最需要他們的時候

亢達里尼有兩種旋渦的力量在相反的方向
易達是女性的力量
平格拉是男性的力量
兩者在中心蘇遜馬這個垂直的有力的電力藍色線路相遇

更大的易達和平格拉的相反
有著更大得吸引和拉力朝向中心蘇遜馬

相反的平衡
負極和正極的相反
互補於生命力的蘇遜馬

在這裡的平衡隱藏著鑰匙
介於易達和平格拉的平衡力
介於陰和陽的平衡力

這個完美的平衡和在相反的旋渦移動
吸引這些相反的吸引力
直接融入到生命力量蘇遜馬的交叉點

這個在蘇遜馬的交叉點上是爆發的而且是原子的
更大的平衡是在更大的相反上
更大的爆發在每一個中心相遇
閃亮到光的能量中心

七個越來越高的中心在和諧中爆發
每一個都以它的光的頻率
紅橙黃綠藍靛紫
所有融和而且相遇成白光

三托歷是原子在每一個能量中心爆發
能量中心經驗著一個龐大的流動
抵達超越身體頭腦形式的界線
和敞開的天空合一

三摩地是蘇遜瑪藍線的原子的爆發
被幾個能量中心以急速的垂直原子爆發而引發
經驗著穿越身體頭腦形式的界線
和敞開的天空合一

在這裡面隱含著不同

三托歷是對於彼岸的瞥見
在三托歷之後的影響大約是一個星期左右

三摩地是個爆發到彼岸
在三摩地之後的影響大約是幾個月

三托歷是經驗小的數量
一個能量中心的單一層面

三摩地是經驗無能數計的
多重層面的幾個能量中心

三摩地有著不能改變的影響而且高的垂直張開進入天空
以上升的地心引力和下降的零重力充滿著真空空間

替代重力而產生一個內在的真空
而且存在不允許真空
以重力替代著
零重力需要到自己的地方

在靜心中空無的灌頂經驗
變成充滿著零重力的滿和靈性

空掉頭腦…重力
充滿著沒有頭腦…零重力

超意識釋放到天空
身體慢慢的拉它回來妝飾它內在作為保護
每一個三摩地擴大核心而且需要身體再度沉穩下來

我總是有興趣於物理學和科學分子
我在早期幾年讀過佛易周 咖普阿fritjof capra
這些年來看見我對於了解物理學有所成長

內在經驗著上百萬舞蹈爆發的分子
在寬廣的內在空無空間
圍繞和沉浸在一個像天鵝般絨毛的黑洞
滋養和創造白洞

生命有這本身的動態式和內在的互相作用
兩者是相互依存的
死到活而活到死
生名移動朝向死亡…死亡創造更多的生命

而舞蹈繼續…而且繼續…繼續
直到大的圓圈…法性的輪子…運轉全然的圓圈

我從河邊休息的房子回來
並且到了在我的別墅上面的西藏寺廟
他們的老的喇嘛告訴我白雲別墅
被蓋在二十公尺的距離從花園到剛好相同的點上
那是奧修在1970年給他的第一批門徒共有十八人的點化的地方
他已經愛過從這個崇高的地點上看著河流的景觀
而且愛過走在這些彎曲的森林通道上
引領到在外使司的硫磺礦泡澡

真是個驚訝而且很愉悅的…真是個奇蹟
我已在一年前開車直接到這個點上
在晚上半夜的時候

我們搬到一個安靜的美麗的蘋果樹園的衡闊別墅
在這裡再住個四年
生活在寧靜中而且散步在森林的山上
介於西洋杉樹和河邊之間

不久我的錢就用完了…大部分的錢給了律師
他繼續在法院打官司

再一次財物的困難
在五年後的2000年二月我和養真回到香港

秀娜和羅頁使總是歡迎我回去
從上次看到他們到現在已經有五年的時間了

到現在他們已經有了第五個孩子了
第一個兒子突沙和四個女兒那她莎 羅夢那 芻那和佘印那
我完全的愛他們每一個
是如此的喜悅能夠再看到他們
所有的孩子都馬上倚靠到養真

我現在愛這個世界以它自然的流動和各個元素
不在意於朝向成道的旅程或是有距離的完成
只是活在他們的日常物質世界沒有任何小題大作

我沒有孩子…秀娜已經為我們全家人做了這份工作

羅頁使是個柔軟說話的人而且有顆很大的和溫暖的心
有個印度父親…出生在不馬burma…泰國的母親
泰國的優雅和莊重
透過他的有愛心的行為和回應於他所有遇見的人

我很愛他而且知道他很深愛我的妹妹
我妹妹是極端的簡單和很熱情像個孩子
天真的對世界而且只關心和照顧她的五個孩子們
他們已經結婚有十七年了

羅頁使決定要我在他們公司工作的時候了
並且創立了新的劃分 對我的設計稱為庫爾探
被他的大的成功的公司 探生產製造
我承諾我將會待在這而且在香港工作至少三年

我為庫爾探的第一個設計
第五層面垂質的手錶圓錐體被送出而且榮獲
香港2000年世界發展顧問設計的報酬

我的庫爾手錶再一次在手錶貿易界的各個新聞中
有上百的主題都灌注在大的報導中
生意再度起飛…和全世界性的市場活動

庫爾設計的手錶暢銷全世界
卡司達karstad,內可門nekerman,虧雷quelle,使涅得schneider,哈可hach,
門歐manro,克魯特珠寶Christ jewellers,電視qvc銷售,聯合的銷售店,窩傌
walmart,麻布藝術,模馬moma,
名單是無止盡的

一種現代化的和短暫的藝術穿戴直線式手錶
引起香港聯合企業的注意
我獲得2001年在香港的企業消費生產的設計獎

這個獎讓我建立了國際名聲以及被認識
以主題出現在聞名於世的瑞士歐洲明星日報上面
禪和手錶製造的藝術

我的薪水和所賺得的一年超過三十萬美金
而且設計獎也創造了對我有很多新的世界性敞開

我的興趣在世界性的設計和征服於產品的設計
生活行式…內部的…家具…現代化的設計
引領我閱讀更深入和研究偉大的畫像設家們像
飛力 斯塔柯, 他任司 扣冉, 麥可 紐森, 愛立克 馬紐三,
阿內 察扣三, 米開爾 瓜為, 查扣 金三,羅 阿德, 再哈 哈迪,
埃 摁 配, 佛藍克 歐 傑律, 佛藍克 偉格

這些人對我而言是現代的天才而且是外在世界的禪師父
每一個完美的和師父於自己的在創造上的表達
叛逆的生活型態的看得見的藝術
陳列著人類多重才能的自然
需要在他們所選擇的完美中帶著相當的原則性
純然的禪的表現

我開始又再一次的世界旅遊
與客戶有著新的放鬆自在而且開始感激那些在世界上的生活型態

我沒有看報紙已經有二十年了
事實上有十六年也沒有真正的看電視或電影
我不知到任何關於電腦或是網路或是電子郵件

我正在趕上這個世界
而且對於爆發在各個地方和創造力的力量感到稱奇
這個世界是多彩和動態式的
我以靜止和觀看所有這些東西

禪擋住人的空虛
禪的經驗允許深深的感激每一個和每一件事
生命是個多彩的彩虹舞蹈

撒天 施凡 孫得任…真…善…美

旅行和經驗著外在有創造力的世界
帶著禪的眼經允許這樣的美過濾內在
而且以審美的敏感性來擴張我們的內在世界

我正享受著每一個新發現的自由片刻
再一次學習和經驗外在的世界

養真和我幾乎在我所有的世界旅遊中一起
她讓我參觀的一些地方是我自己一個人從來不會去的地方
感覺很愚蠢的到迪斯耐樂園, 拉斯維加斯的賭城, 邁阿密的海邊
舊金山灣, 紐約,開志的海德公園, 阿羅哈的晚餐
在夏威夷海底的潛水艇, 馬德 突艘的蜜蠟博物館
以及在世界各地各個愚蠢的觀光區
從美國到倫敦 瑞士 法國 荷蘭 德國
遠東區的東京 韓國 泰國 巴里島 新加坡 上海 紐西蘭

平衡於內在世界和外在世界

左巴和佛陀的世界

我承諾三年的工作快要結束了
我計畫再到馬拉里…去完成我的旅成

養真是來自於西藏偏遠的小鎮阿汝拿卡鎮上
在印度喜馬拉雅山的北部已愛上了這個世界和它的物質
喜樂以及活生生的生活和世界旅遊

她還年輕才26歲而且帶著年輕自由的靈魂冒險
才旅遊了世界而希望繼續住在香港
現在不想要回去 對她而言是無聊的…生活在喜馬拉雅山上

我可以看見她拒絕回到印度
而且她決定繼續她自己的生命並且到美國去
這是每個西藏人希望安定而且住在他們夢想的土地美國上
並且慢慢的把他們的兄弟和姊妹和父母們帶到那兒定居
我希望我所有的愛和支持在她的自我顯現的道路上
而且我總是準備好以任何的方式可以幫助她實現她的夢想

我總是保留著感激對於我們一起分享過的所有美麗的片刻
愛是垂直的…在此時此地…總是活生生的

在這個廣大的銀河星系裡每一次與陌生人的美麗相遇
是個分享和更深入於愛的了解的經驗

我們是朋友而且也是這個廣大宇宙的光的旅遊追隨者
我們是單獨的來而且是單獨的離開

Ekin 07

同步的零

三年已經過了 我在2004年1月15日回到馬拉里

月水別墅在我的蘋果樹園
面對雪白的頂峰羅談山

下著大量的雪
雪片閃亮的對抗著暴風黑色的天空
純然的白色和寧靜在Ｉ月19日
和轟鳴的圓木火在我的面前

我在豐富和喜悅的單獨裡

奧修敲門而我開門
純然的星塵溫和的飄下來

奧修的火和冰
他的慈悲的冷火下降到我上面

時候來到了…我必須朝向最後的旅程
無止盡的道路必須跳過量子的跳躍
到另一個無止盡的開始的旅程

我持續清醒到早上的黎明
世界睡覺在純然無知的喜悅

是時候回去看看這個世界

從出生到墓地
人類是因為自己匆忙…沒有覺知的經歷生命

開始出生到這個瘋狂匆忙的世界
而且迫使進入到他們的生命旅程
世界的教育在很小的年紀
4-5歲幼稚園…6-16歲學校
17-20歲專校…21-23歲更高的學歷
浪費了一輩子的青年期

整個教育系統是罪犯而且對抗天真的孩子
孩子沒有選擇而依循著任何強迫在他上面的

打從第一天在幼稚園
這整個教育是訓練頭腦的裝製
朝向競爭和侵略和忌妒和判斷

這個事實是簡單和清楚的了解
因為沒有任何的父母親想要他們親愛的孩子在其他孩子的後面
每個人想要他們的孩子第一…是最好的…總是在前面的

在一個班級上不可能每一個人都在第一
這個數學的原則會擊敗甚至是可憐的愛因斯坦
只有一個孩子是第一…第二…然後第三
哪個孩子想要在第三的班級…有任何人要嗎
哪個孩子在最後一名時是被恭喜的

任何愚蠢的孩子只是去記憶愚蠢的日期和數字
和在班級上無意義的知識片刻
不管怎麼樣教育只是記憶而不是聰明才智

所有無意義的科目教給可憐的孩子
但是老師們是認真的而且父母親們施壓力給學校要教得好
天真的孩子沒有選擇

只是以垃圾來填壓他們天真的頭腦
他們在那兒帶著垃圾桶裝著我們過去的光榮…或是殘酷的事件

可憐的孩子被教育
偉大的亞歷山大…成吉思汗…譚木連tamurlane…恐怖的蘇俄兵…希特勒
偉大的戰爭和世界大戰…破壞和破壞
關於亞歷山大有甚麼是如此的偉大
只是他的自我瘋狂的征服
謀殺者稱為偉大的征服者

歷史
愚蠢的以過去記得的驕傲
地理
分開我們一個地球而成為各個國家的原因
生物學
關於所有的事物除了我們自己和我們的自然的地方
化學
關於所有的事物但是沒有對於恐懼和憤怒的化學賀爾蒙該如何處理
數學
一加一等於二但是從未適合在我們真正世界的算數
語言
都是說和說而寧靜的語言是沒有意義的溝通

全部的教育是上下顛倒給與折衷的大多數
所有的科目和講義和考試適合上百萬不同的孩子們
來自不同的設會性文化宗教背景
到沒有多原性的單一考試模式

所有的孩子複寫紙影印像是個塑膠工廠攪拌出玩具
每一個有著相同微笑的洋娃娃…都是剛好一樣的

我們只是給這個控制的環境創造了機器人
在我們受到制約的社會裡是舒服的以及容易管理的
所有的人必須適合這一個社會性團體而且心裡層面能夠接受

難怪人類是混淆不清的
碎片和分裂對抗自己…並且總是和自己戰爭

沒有孩子是愛自己的…沒有孩子是接受自己的…沒有孩子可以是自己

沒有孩子是愛自己的
而且安靜的和深深的知道他們將會被碾碎的
因為教育系統的填鴨以及掙扎對抗他們本身的自然
要做得好而且受獎賞 為了被雇用而以無意義的證書

每個孩子是受到他們是愚笨的制約而且需要被教育
他們甚麼都不知道…他們不適合他們自己的方式
沒有掙扎和努力他們是不會受到獎賞的

分裂了童年 他們學會恨而且學習到政客的微笑
他們痛恨自己掉入為了滿足於他們渴求和愛的父母親
老師們 社會和國家的長者
他們學會恨他們的父母親和長者 因為背強迫對抗他們的
自然而且學會鐵撬的微笑和迎合的微笑
所有的微笑在周圍…只是保持微笑而傷了內在…它付了微笑的代價

沒有孩子接受他們自己的樣子
當他們都被周圍拒絕而他們如何能夠呢…為了愚蠢的無意義
原因出現在遲鈍的成人是認真的而且重要的
人不能夠哭…為了社會而生活…為了別人而生活…犧牲你自己
為了你的國家而抗戰

沒有孩子可以是他自己
變成這個或是那個…變成這個有力量的總統
或是那個有名的醫生或是那個重要的政府高官
或是任何其他的…但是不能夠只是成為你自己

生命的第一個課題…只有幾個少數的沒有學到

愛你自己…接受你自己…是你自己

愛你自己
因為不愛你自己這個小的寧靜和虛弱的能量
而內在分裂和碎片以及未見的癌症急速的成長
不愛其他人…只是學習先愛你自己
愛他自己的人了解內在的愛的價質
自愛是朝向內在的健康和自我認識的成長的方式
這個愛透過七個內在光的支柱而成長和開花
愛滋養著而且很快就會自動的散播給其他人

接受你自己
如果所有的人類都是一樣的 那麼我們是生活在多麼無聊的世界啊
學習接受你自己只是你的方式和顯示
存在已經給你生命而且無條件的接受你
你是呼吸和活生生的以它的活生生的樣子…本身就是個奇蹟
在這個廣大的宇宙裡 每一個單一個體是獨特的而且無法取代的
你的美麗保留著本身獨特的記號

成為你自己
你可以試著和假裝 盡可能多的像這個社會要求你的
變成其他人而且活在不可能的冒牌的生活裡
唯一只有一個方式就是成為你自己
不論如何你只是自在的放鬆而且只是你自己
只是你自己而極大的優雅和美麗
將會顯現而且閃亮在你的周圍

愛你自己…接受你自己…是你自己

這些品質將會第一次創造
一個單一個體而內在的火焰是沒有分裂的
大的能量池子將會聚集而且在你的周圍

以此而這個內在的信任將會來自於你的內在而顯現

內在的信任
內在的信任安穩靈性而我們在廣大而友善的宇宙裡回到家
來自我們內在的空無 人放棄這個瘋狂急忙的尋找
每個單一個體有著內在的靈性靜止和寧靜的等待被聽到
學習聆聽而且信任你的內在聲音

那是需要深入的聆聽因為你已經忘了寧靜指引的聲音
學習信任你的內在聲音而且師父的指引
存在在每一個片刻是支持你的
在每一個呼吸裡沐浴著它的祝福給你
生命被這個祝福證明
往內…往內…往內…在深入的愛和深深的信任

內在的信任將會擴張你的內在敏感度和你的靈性
你是光的靈性…擴張你的意識並且活得更有靈性

不論你的火焰是多小…它是你的內在火焰

不要向任何的老師或是師父或是帶領者借用
他們不能夠給你任何的事物

你的生命閃亮來自你的最內在殿堂
除了你沒有任何人可以到達那裡
那是你的內在神聖殿堂…在那兒你是你自己的師父
只有你可以抵達而且點燃你的火焰

一個真正的師父
最多只能夠啟發你
活出你的靈性…活在你的光中

從一個單一個體成長到集合式的慈悲
而集合式的慈背成長到宇宙性的神性

旅程是簡單的
從很多的碎片…到單一個體…到宇宙的全部

活過生命…愛生命…以歡笑和喜悅接受生命
生命是你的純然慶祝…你的靈性的慶祝
在每一個片刻活生生的在這個宇宙舞蹈

人在開始探尋之前
看你自己的內在天空
去重新發現你已經擁有的

你是這個宇宙最終的顯現
並且帶著所有這個宇宙的經驗在你的靈性
人是個小宇宙
你擁有的每一個原子的部分在這個創造裡有它的原始面貌
經過每一個改革的階段已經通過有機的全部

你攜帶著內在的你
種子和開花和整個存在的知

你接收外在世界的五個感關都引領到外面
第六個感關打開新的向內接收
到內在的天空也就是比外面更廣大
因為它是經驗者本身現在被接收著

真正教育的意義
是拉出去…來自於你的內在健全的知識
內在的天空攜帶著所有的寶藏

在你設定要學習更多之前
跳入去了解和經驗你已經擁有的寶藏是甚麼
你是宇宙

科學是外在的科學家的開發
外在的科學家開發外在世界
使用他的五個感官的樂器

靜心是內在科學家的開發
內在科學家開發內在的世界
使用他的第六感為洞見

科學家知道越來越多關於空無
神祕家知道越來越少關於所有的

科學家尋找外在的建築阻礙存在
外在的科學家…知識…只是物質

神祕家尋找內在的存在空間
內在的靜心…知…是甚麼物質

現在已完成他的無意義教育

孩子現在已長大而必須發現教育的投資21-24歲
獲得工作…辛苦的工作…賺錢…找女朋友大約在25-32歲
安定而結婚而有了孩子在32-40歲
負責扶養孩子長大在40-45歲
沉思生命的意義在45-50歲
變得有智慧尋找真理在50-60歲
發現生命無意義…丨隻腳已採在墳墓上

哈雷嚕啞…哈雷嚕亞天使唱著歡迎到天堂…捷徑

對於這個已經建立的社會是幾乎完美的無法證明的模式效率
他們已經發現了健康生產的人類已經盡了他的責任
而留下另一個取代他的工作…保持社會的活躍

家庭對於創造敵人要負責任
你是我的兒子和我的女兒…我的血液
那些是其他人的孩子…其他人的血液

在這裡面開始了介於各個國家很大的分裂

孩子分裂…家庭分裂…鄰居分裂
縣市分裂…國家分裂…國籍分裂…宗教分裂

父母分開了孩子…變成了家庭
政客分開了地球的土地…變成國籍
宗教分開了在天空上的假想的土地…變成了天堂

所有的和全部的分開
教導要愛別人…愛會聯合
極大的虛假

人類頭腦的極其貪婪…我們的價值變的上下顛倒

有些人為了活著而吃而有些人活著為了吃
有些人為了生活賺錢而有些人是活著為了賺錢

乞丐用他的缽而且伸長手臂而空的回來
空無的在夜晚深睡

乞求百萬者帶著缽尋求更多和更多
內在的頭顱貧窮無能休息的缽進入夜晚

死去的和已燒盡的活在肥沃的土地上
而活著的人試著找到遮避讓他們可以活著

花上百萬為了黃金殿堂為了擁有殿堂的主人的神
貧窮的人有著希望能夠在殿堂有個地方

給予者掉入他的自我去給…接受者以他的缽往上接收

人尋找遠方的答案

人類已經抵達了月亮到了火星和遠距離的行星
但是甚至從未到他的寧靜的靈性

對於地球外的智慧聆聽頻率和波長
但是甚至從未有一個片刻聽他自己的呼吸

爬世界最高峰埃弗勒斯峰
但是害怕下降到他自己的靈性

超級最有智慧只是在他自己的肚臍
而內在的頭腦和沒有頭腦的工作仍然沒有被開發
我們生活在奇怪的宇宙…偉大的開發和冒險

這個人類是活在持續的戰爭狀態
在地球上的戰爭
在天空上的戰爭

鏡子的通道在礦山中…一個內在混亂的狀態

宗教對抗宗教以靈性的戰爭在天空
最大的戰爭是在人類自己的內在
內在黑暗和無意識的掙扎

礦山在鏡子的通道…我們外在的混亂狀態

如果是不夠信任我們的政客
創造戰爭讓有力量的人留下來
送專業出租有執照的刺客去殺
在國家的國記法律之下

核能戰爭
是我們這個神聖存在沐浴祂的祝福

核能戰爭
是我們對這個豐富地球的動物 自然 樹 海洋的感激

核能戰爭
表達我們的愛和慈悲而且偉大的人類

記得在廣島和長崎

我們都是墳墓的挖掘者…被引領朝向這個世紀的公墓

我們是這個世界…我們都有責任…我們每一個人

只是單一個水滴
鏡子的呈現這廣大神聖的存在
單一個純然永恆的水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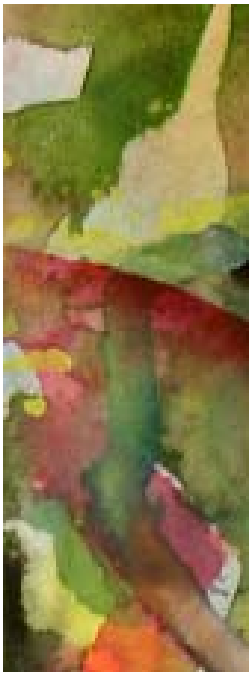
每一個我們的一個水滴
愛的淚滴…喜悅的淚滴

每一個單一個體都有責任
一滴又一滴…我們可以變成一個海洋

一滴又一滴…一滴又一滴…一滴又一滴

我們的海洋將會變成純然愛充滿著喜悅

滴入宇宙性的水滴



在反映中過了一年而且深入靜止

我準備了下一個量子跳躍
一個星期三天的深入組織的身體工作
張開每一個組織和肌肉
呼吸每一個肌肉到能量的釋放
平衡呼吸和肌肉的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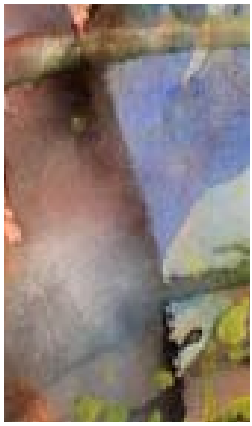
古老的印度草藥油的泡澡用熱的用藥治療油
搗碎熱的草藥包和深入的按摩
兩年的深入深體工作和準備

嚴厲的簡單的食物和果汁和水果

睡覺在漆黑的房間裡
一個小時泡澡在熱水缸裡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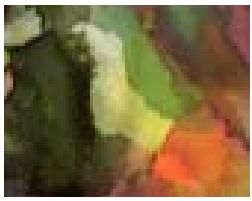
在森林裡走路恢復新鮮
坐在河邊
呼吸和深深的敞開肺部
排毒和全然的純化身體

身體需要深入的準備
爆發性的意識張開
需要廣大的空間能夠擴張
身體必須全然的放鬆和張開
每個肌肉海綿像多孔的和有吸收性的
一個呼吸有幾性統一體
一個擴張的呼吸…一個呼吸



一個廣大有力的靜止聚集的池子
我是覺知道內在的暴風將要浮現
而且向內破裂到另一個三摩地

在每一個滿月前的一個星期
我搬到司畔的度假天堂去喜馬拉雅山避靜
和奢侈的別墅以及沿著河邊走很長的路
這是奧修回到印度所住過的地方
他的房間對我而言讓我住的話是太過神聖了
我住在隔壁間



這些日子充滿著爆發的光和新鮮
而且我的身體變成再一次輕盈又輕盈些

地心引力提升而我的走路再一次有翅膀
身體消失進入稀薄的空氣中

有幾年的時間我沒有聽音樂了
也停止舞蹈
我總是每天舞蹈好幾個小時

音樂和舞蹈曾是我的生命
而且是我過去二十年的最深的夥伴
聽喜多郎,杜德deuter, 卡認內使karunesh, 普連 又舒哈prem Joshua, 卡莫爾kamal, 阿怒嘎馬anugama, 沙思稠shastro, 哈利爬撒hariprasad, 扎憩爾 呼撒印zakir hussain, 歐瑪 法魯omar faruk, 帕垂克 歐 希恩,patrick o hearn, 亞尼yanni, 雅馬師歐股迷yamashirogumi

這些是在這個星球裡最有創造力的靈性
我深深的讚許他們的熱情和大量的
貢獻對於人類內在的成長

我再一次生活在我的舞蹈的日子中

我是越來越靠近另一個高峰了
我希望搬到一個不熟悉的叢林像是有河流的區域
在那樣的區域能量是狂野的而且免於人類的念頭和擾動

我尋找在山上的另一個地方
到了山上湖邊的城市無洼薩riwalsar
這裡是最偉大的西藏師父蓮花的出生葩得瑪三巴哇padmasambhava
靜心和在他的山洞裡教導
在這個偏僻的喜馬拉雅山區域有這上百的山洞
能量是高峰狀態而且周圍寬廣的寧靜
池塘像湖一樣的在中心
在晚上顯現像唱頌缽的回音到無洼薩
聚集所有上百的西藏和尚的能量
靜心在這些山上像是廣大的佛圈

我希望住在西藏寺廟靠近唱頌的和尚們
點亮上千的燈和香
上百的神和他們著名的師父和佛陀雕像

我找到一個美麗的寺廟避靜
而且隔天搬到葩得瑪三巴哇師父的洞穴

往上爬長的階梯
找到一個洞穴有水和濕潤的水蒸氣

我進入而馬上感到上千的繩子拉著我的頂輪
需要坐著靜止…山洞的力量是強而有力的
水從洞穴滴到我的身體
經過了好幾個小時…在深深的寧靜
力量握住我像板手來自周圍
我的身體被強而有力的力量往上拉
深深的鈕轉左邊然後移動我的脊椎銳利的向右
師父葩得瑪三巴哇已聯合大的結 埋在的我背後
身體釋放到一個爆發性力量的球狀
我需要趕快出去
洞穴現在是太小了而我感到束縛著
我現在需要樹木和森林和流動的河
我深深的向他的蓮花的腳鞠躬…師父葩得瑪三巴哇

我知道我需要搬到更深的和更寧靜的森林裡
而且搬到靠近帕瓦替山谷
施瓦和帕瓦替曾經住過那兒
這個神祕的森林城市卡搜是經常有背包客的旅遊者
在天堂谷的心的帕瓦替河流
很快的流向下從企爾 干尬經過馬尼咖認
這裡有聖人巴巴 師父難濫可 德福極和馬搭那離世

我找到一間乾淨的阿爾卑斯山客房
從帕瓦替河噴出的聲音只有幾公尺的距離

我知道將會是在這裡
再一次它將會在這裡下降在我上面

我再一次在天堂…空氣是透明的乾淨
而且充滿著舞蹈的河流的一部分

經過了一個月坐著靜止的喝和沉浸
進入河流匆促經過的甜美聲音

我是爆發到狂喜
聆聽天堂的音樂和跳舞的靈性
六到八小時在晚上直到白天出現
跳舞者和舞蹈消失了
進入一個純然沒有移動的移動的火焰

跳舞持續又持續到每個晚上
音樂拉我進入狂喜和舞蹈爆發著

祝福是聚集著
河流拉著我…森林拉著我
天空拉著我…寧靜拉著我
我正擴張又擴張在每一個方向

喜悅的爆發正聚集著
河流跳著舞…森林跳著舞
天空跳著舞…寧靜跳著舞
舞蹈持續著…舞蹈持續著持續著

內在的空間向內破裂
河流是閃亮的鑽石…鑽石匆促的
森林閃亮的鑽石…鑽石閃亮著
天空灌注著鑽石…鑽石雨
寧靜下降著鑽石…鑽石漂浮著

天空沐浴我獨自一個人跳舞

光爆發在各個地方…所有的事物是白色的…純然的白光

純然的美純然的喜悅寧靜下降在我上面
寧靜成長得更深又更深又更深

我被輸送到河流和松樹的上面
和雪山和雲層而進入藍色的天空裡

全然的美流入我面前…洞見在前面偉大的生命
我是充滿著神秘的好奇…我的眼睛是張開的…我是清醒的
只是等待回到世界

這個令人吃驚的壯觀場面漂浮在我看見的眼睛前面
這個天堂的富麗堂皇的這些意識的鑽石高峰

我獨自站著
合一

撒 企得 啊難
最終的真理…最終的意識…最終的喜樂

我是沉浸在寧靜中
嗡 嗡 嗡 嗡 嗡
宇宙是浸沒的
嗡 嗡 嗡 嗡 嗡
振動於整個空間

我失去了
我找到了

浸入

再次失去了

我是誰

鑽石漂浮著純然的空
我往上看

下降

奧修 奧修 奧修

喜悅的眼淚

神祕玫瑰的眼淚

我帶著無盡的感激

奧修師父的師父

佛陀師父的無限慈悲

克里虛那姆提師父自己的師父

奧修

從未生
從未死
只是拜訪
這個地球介於
1931年12月11日- 1990年1月19日

羅傑尼斯

出生於1961年1月20日
死於1990年1月19日
重生於1990年1月19日

將從不會死

羅傑尼斯 一個朋友

羅傑尼斯

神秘玫瑰的眼淚是慈悲與愛的訊息
獻給在此路上的追隨旅行者

這本書的設計印刷出版和流通的成本對大多數的
真理尋找者是無法負擔的

神秘玫瑰的眼淚已被設計可以
讓所有人免費下載的電子書

對於你的支持
任何小的奉獻或捐贈
將是無限大的幫助和價值

捐贈可經由paypal到 donate@oshococom.com
如果你想要更多關於如何支持的資訊
請聯絡我們

如果你想要捐錢經由支票
匯票或銀行的傳送 請寄電子郵件到
rajneesh@oshorajneesh.net

www.oshorajneesh.net
www.oshorajneesh.com
www.oshococom.com

金色的大平盤

剛開始羅傑尼斯rajneesh選了幾個與大師同在的晚上談話
從2007年11月20日到12月11日奧修的生日

而存在改變了過程

有一天晚上 他開始自發性地在他的電腦上打字
被引領出突發的像傾盆大雨似而毫無編輯的文字
陸續24天總共86小時181頁

他的第一次 未曾嚐試寫作...原始未經過編輯而且自發性的

在他未經修飾編輯的表達 顯現出來的反而簡單
沒有向他的師父借用智慧話語
他要保留原本的純淨

他的旅程 神秘故事的顯露 鼓舞旅遊的夥伴們

神秘玫瑰的眼淚
2007年12月11日送去印刷
2008年1月19日出版

中文翻譯
2011年2月17日

迂迴的路徑

很久以前在月亮上 2
簇火 14
360度到天堂 20
沿路搭便車的靈性旅遊者 30
束縛的蓮花 41
跳入深不可測的零 44
降落到黑洞 60
慧星的拖曳 72
神秘玫瑰的秘密 78
浸没在他的眼睛 91
2500年的瑪垂亞maitreya在當下 106
噢 很棒的白色天鵝 115
刺棘和玫瑰 126
獅子的怒吼 133
漣漪在奇怪的宇宙 148
蠶繭夥伴一 157
無法看見的星塵 164
紅袍的謠言 172
智慧的月亮 新月 185
鑽石像雷電 194
李氏地震標準第9級數 204
師父小偷似是而非 212
流放的戰士 226
穿破衣的人到富有到穿破衣的人 237
多變的月亮 245
真珠在牡蠣中 254
同步的零 260
滴入宇宙性的水滴 272

金色的大平盤 284

開拓者

翻譯 帕提巴
www.pratibha.de

圖畫 耶慶
www.ekinart.com
ekinart@yahoo.com

文字 索瑪
www.walkingonthinice.net
soma@diptica.com

www.oshorajneesh.net

電子書
奧修羅傑尼斯 新人類洞見
香港花園道55號愛都大廈2座6樓D室

vision

任何人皆可免費使用版權
不需經過作者的同意
商業出版除外

耶慶帶著愛同意使用任何的圖畫 www.ekinart.com

李氏地震標準的第9級數

鑽石像雷電

羅傑尼斯顯露奧修
愛的神祕故事